

牧齋初學集

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九

東山詩集二起年已三月盡一月

三月七日發瀟口徑楊子寺踰石碕嶺出

芳村抵祥符寺

黔山峻嶒比華尊連岡屬嶺為重門我從瀟口旋登頓裏徊薜石過芳邨山墮谷襲水見底灘聲半出煙嵐裏千叢竹條衣石壁一徑落花被流水茅屋人家類古初橫枕溪流架樹居白足女郎齊碓蕨平頭兒子半叉魚路出洪中山始放黃山軒豁見容狀一簇蓮花擁閭闔千仞天都展屏障旋觀溪谷相迴縈浮溪如却容溪迎溪流環山山繞谷周遭匝如列城茲山延袤蘊靈異千里坤輿盡扶持倒寫萬壑流穢惡離立千山護空翠天心地肺杳難推明日懸厓杖策時一重一掩吾肺腑到此方知杜老詩

禊後五日浴湯池留題四絕句

香溪禊後試溫湯寒食東風谷水陽却憶春衫新浴後竊黃淺絳道家裝

其二

山比驪山湯比香承恩竝浴少駕喬阿瞞果是

風流主妃子應居第一湯尚部新書御湯西此角則此湯餘湯選

其三

沐浴頻看稱意身刈蘭贈藥想芳春憑將一梅香泉水噴向茸城洗玉人

其四

齊心同體正相因被濯何曾是兩人料得盈盈羅襪步也應抖擻拂香塵

奉和

素女千年供奉湯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澤都無分宋王何錄賦薄裝

其二

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駕喬黔山可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

其三

睡眠朦朧試浴身芳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遙喫香溪水蘭氣梅菟暗著人

其四

旌心白水是前因觀浴何會許別人煎得蘭湯三百斛與君携手被征塵

宿桃源菴作短歌題壁示藥谷主人余掄  
仲

天都諸峯屏障開白龍潭水綠浪迴浴罷湯池  
冥投宿流泉午夜如崩雷溪山至此非嘗調主  
人卜築領其要刻疏雲氣排窻櫺穿穴煙嵐置  
堂奧山中辛夷花放榮世上桃李俱落英却笑  
仙源迷子驥還綠藥谷訪容成老僧三年不出  
戶蓋頭莫為誅茅誤雨後黃山更奇絕看我青  
鞵去時路

夜雨

淙淙活活夜分鳴知是溪聲是雨聲明日穿山  
憑兩履却過雲外看泉生

黃山第三十一  
峯名雲外峯

初八日雨不止題壁

憑仗藜尖與杖頭浮生腐骨總悠悠天公儘放  
狂風雨不到天都死不休

桃源菴小樓坐雨看天都峯瀑布作

崇朝澎湃雨不止小樓翳翳雲霧裏千流競寫  
白龍潭四窻橫挂天都水水飛石擊相砢砢龍  
蛇攫拏山谷鳴軒楹圾坱天欲漏隱几屏息心  
怛怛薄莫解駁日車露次第呼童戒杖屨始知

急雨非無故天欲老夫看瀑布

天都瀑布歌

天都諸峯遙相從連綿嶂屬無罅縫山腰白雲  
出衣帶雲生疊疊山重重峯內有峯類皺染須  
臆翦合仍泥同會雲聚族雨決溜溪山天水齊  
溟濛是時水勢猶未雄江河欲決翻全壅良久  
雨足水積厚瀑布倒寫天都峯初疑渴龍甫噴  
薄扶石投奔聲喧喧復疑水激龍拗怒掉尾下  
拔百丈洪更疑羣龍互轉鬪移山排谷轟圓穹  
人言水借風力橫那知水急翻生風激雷狂電  
何處起發作亦在風水中波浪喧喧草木亞搜  
攪軒簸心忡忡潭中老龍又驚寤綠浪瀆涌軒  
窻東山根颯拉地軸震旋恐黃海浮虛空亭午  
雨止雲戎戎千條白練回冲融憑闌心坎舒撞  
春坐聽濤瀨看奔衝愕眙莫訝詩思窮老夫三  
日猶耳聾

初九日發硃砂菴逕觀音巖登老人峯

黃山之麓山區匝雙峯拱峙作門闔枝撐長訝  
巨石墜攀躋惟恐兩厓合壽藤古木相黃綠一  
徑陰沈少見天脚底溟濛踏雲氣頂上噴灑過

飛泉霞城乳竇亘山足陽壑陰巖互攢簇硃砂  
洞室趾天都采藥仙源接香谷振衣直向老人  
峯會雲疊涌銷虛空初似炊煙浮樹杪却看膚  
寸起封中縣縣飛絮却復迎團團車蓋遙相竝  
白衣蒼狗半有無樓閣華鬢遞穿迸蕩胸觸石  
彌網縕車馬決驟旌旗勢如濤如浪復如海至  
竟但可名為雲須臾雲歸如鳥集晞髮青松身  
溼溼回頭却望老人峯偃僂仍向天都立

緣天都峯趾度斷凡橋下木梯憇文殊菴

天都趾右石屏南墮山嶧嶺岨且巖峭壁崩厓  
罅欲裂異松穴石攢如簪嶽峯數里俄半攀峯  
峯百丈咸中弁峯巒移步貌改易蒼翠著面人  
熏酣崎嶇鳥道陟又下摧頽繭足縮復揆盤回  
下梯身入井嘯呼命侶聲出甌僧徒扶曳成右  
袒與人負荷長左擔俯躬正恐肱三折側足祇  
容劔一械挽葛千尋出洞穴誅茅一畝憇小菴  
天都東拱勢翼翼勝蓮後負形沈沈上擁趺石  
宮宅穩下臨莽蒼光景涵靈山削成隱佛土普  
門應現開精藍清曉梵貝響林樾午夜佛火明  
煙嵐香象拒門表奮迅神鴉乞食離嗔貪隨喜

幸到文殊座投暝還同彌勒龕軍持澆囊在何  
許桑下一宿吾所憇

宿文殊院夜起看月

三十六峯月魄裏老僧夜喚神鴉起空山午夜  
光景微濛濛薄霧露人衣

初十日從文殊院過喝石菴到一綫天下

百步雲梯逕蓮華峯憇天海

昔與炤上人共訂黃山約執手文殊院披雲一  
長嘯蓮花溝畔少人跡蛾度地行限削壁炤公  
前輓幻公推如上天門生四翼積沙披歷見幽  
居白石錯落爲周陸背屋屢屢疊雲浪下方軒  
豁呈日車亭午齋鐘赴天海接翅神鴉已先在  
盤回折下百步梯行人項領與踵齊九步喘汗  
十步息度樾穿林又枳棘青柯坪前繩韓愈蒼  
耳林中失李白須臾復出海子巔意行縣度兩  
茫然誰知絕頂千尋地只倚孤懸一綫天蓮峯  
未上日已晚放杖松窻聊自付莫愁山中石路  
滑終羨老僧脚頭穩

登始信峯廻望石筍紅

三十六峯拔地涌此峯歧之纓及踵臨深爲高

地使然附婁翻能瞰高家松枝懸度勢獵微略  
 約孤騫風從石徑會無飛鳥度茆菴尚有殘  
 雲擁上視近天心氣肅下臨無地鬼魄悚平鋪  
 萬狀盡雲練幻出千嵐似丘壑邈迤迴望石筍  
 紅萬峯轟轟攢穹蒼故知造化善戲劇遠使鬼  
 物齊開張破碎虛空作苑囿搏挖厚土成珪璋  
 孤撐扶陷互相詭妥伏感鬪不可詳益州二筍  
 何微眇天平萬笏空迴翔起視大壑限尋丈却  
 立萬仞憑堵墻高陵巨谷堆衆皺都邑嶺陸分  
 毫芒篆雲一點出九子突煙片縷回池陽心駭  
 神移耳目怠積蘇累塊今安在中天恟恍游化  
 人步地蒼茫窮豎亥錐鑿將無死渾沌刻畫何  
 當罪真宰經營團辭記靈異忽漫執筆成晦昧  
 眼看夕陽信奇絕安知夜半不遷改笑殺區區  
 刻劍人但認一漚作黃海

登煉丹臺歸宿天海

是日日御薄下春萬里一碧澄秋容煉丹臺陽  
 訪丹室斗絕下瞰馮夷宮靈區占據宜神物陰  
 雨穿穴多蛟龍何當劫友養伏火豈有石室支  
 劉風頰窺悼慄據櫺檻却倚眩運憑虛空丹峯

香爐屹相向翠微飛來翼以從三十六峯誰又  
 屬化質幻出千芙蓉俛仰堪輿恣枕藉烟海茫  
 茫天地易星河錯落九天近日月回周兩丸迤  
 高山矗立葦螳封巨浸微茫一牛跡憶昔軒轅  
 鑄丹鼎相度茲臺作宮宅抽添火候資陽烏採  
 煉陰符用月魄役使百靈守鑿鑿錯列千峯儼  
 陸戰一襲珠函至今在千年鬼物誰敢搃天風  
 蕭駭日已夕攬衣欲下心不懌文楸萬木聲城  
 城素女清絃響金石南斗闌千星可摘安得商  
 颺發兩腋望仙峯頂看月白

十一日繇天都峯趾逕蓮華峯而下飯蔥

先寺抵湯口

天都劣前不可上絕腰束胸將安往蓮花峯下  
 徑仄垂剉風蓬蓬吹勒回磴道千盤互攀援足  
 巡迴途目欲旋兩腋風生似掖扶絕壁雲遮失  
 泯眩靈山惜別如乍逢凝嵐積靄關重重丹厓  
 却轉圍紺殿翠微深處聞齋鐘未央長信已遷  
 改慈光香火十年在碧桃花開繞石塔砂溪水  
 流環法海晉門塔在寺後經丘歷廣重躊躇却  
 望青峯即畫圖築褶雲衣看疊嶂微茫雲逕認

天都六六連峯倚林樾嘆息青蓮久蕪沒會聽  
富時吳會吟惟有黃山碧溪月李太白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詩云昨夜誰為吳會吟又云我宿黃山碧溪月

十二日發桃源巷出湯口逕芳村抵瀟口

老夫入山雨洗塵山容水色相鮮新老夫下山  
雨祖道雨氣溟濛山更好春山皎潔如秋清先  
庚後甲雨却迎已放飛流縣瀑布更鋪雲海媚  
新晴人言此行天所予宜晴即晴雨即雨海市  
何當用禱祈石廩還應薦酒酤三十六峯憎我  
回屯雲卷霧晝不開桃花溪水尤惜別鳴車漑  
轍爭狀泗山中桃花紅未了人閒春去知多少  
試聽同聲山樂禽何如交響頻迦鳥汪澤民記聞啼鳥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余於湯口道中間之信然

湯池

圖經云湯池在黟山東紫石峯下香泉溪中有  
湯泉黃帝服還丹肌膚皺折浸湯泉七日故皮  
隨水而去斯須白龍見池中笙歌繞空雲霧消  
散見珠函玉壺持歸石室浮丘公題記于南峯  
石壁

峨峨紫石峯迸泉瀉天半下有湯泉口漬沸然

鑪炭陰陽交劑和涼溫互輸灌暄暖便枝濯清  
冷宜礦盥立象徵明夷流惡類奔竄蒸池匪檻  
涌瀆魁徒澶漫天為湯沐賜神用陰火燻不數  
碗黃狗肯比礬石潭天下湯泉多許礬黃氣惟礬山是礬石泉黃山乃礬泉

惟昔軒轅帝在宥天下亂神丹內服食靈泉

外烹煨一浴肌理皺七日毛髓換龍來雲翕集  
鳳吹霧消散漿露玉壺凝冠履珠函貫至今石  
壁題隱隱南山矸我來值春晚桃花湯渙瀾桃花峯下有桃花溪水名桃花湯流入湯泉香風解煩醒蒸氣渙微汗  
嚙嗽綠腸淨拂拭紫絡綵原憲腫可差皇甫痺  
應渙陸渾火焚灼焦原勢糜爛未能除人痾安  
用滌身瘡誰把浮丘袖永懷王女婢執熱竟何  
云睇髮起長歎

天都峯

萬曆甲寅普門和尚始陟天都絕頂丙辰閣庵  
和尚偕同衣九人再登累石為塔揭二竿縣以  
幡燈從下望之塔如人立幡從風迴翔厥後罕  
有繼跡者焉

天都九百仞竦出羣峯上我行陟慈光屢屐正  
北望繁如冕梳垂突如甲冑壯仙都儼侍衛蓮

花屹相向煉丹雖鼎足頰伏慙羣行削從大地  
 拔高與青天抗浮雲不能齊飛鳥孰敢竝古云  
 天之中軒轅此游放巉巖負斧依慢亭列衛仗  
 月白霞衣鮮風清廣樂張憑虛命天老排空召  
 雲將至今數千祀真都隱沆瑒晉門始荒度闢  
 菴繼策杖絕陁引猿臂缺竇縛馬柳橫窄身入  
 雙倒擲頭觸賞百仞更顛頻方石見輪廣累塔  
 象人立樹幡危石當神燈不可見色界吾安仰  
 昔聞三天都圖記互評量此為天子都彼為天  
 子郭廬率西南屏大郭東北嶂壁如侯甸服離  
 衛帝都王香谷氣方馥桃花水初漲帝將觴百  
 神吾欲合拒咤

蓮華峯

蓮華峯峯峯高與天都竝峯趾仄下垂屈盤隱  
 梯磴峯如蓮正闕趾如荷有柄綠莖拊其瓣百  
 折峯始竟側身竇石腹刺促藕絲經罅漏忽穿  
 穴藕孔隙光映上有半閤广凸如蓮子迸又有  
 蓮花心數尺四圓徑羣峯簇相拱田田荷葉盛  
 我來倚孤藤敢與劉風競支頤雲梯畔足跂目  
 轉瞪自從出湯口諸峯互延亘天都尊無如蓮

峯變難凭初疑王井頭如船藕相擎簇簇青蓮  
 房萬葉擁却迎及憇文殊院西面看最靚妙花  
 從青壁石瓣承其脛跌坐敷莊嚴明粧比端正  
 西北瓣未圓菡萏一峯稱南下桃花峯飛梁似  
 連贖王紫近可攀連理遙相命數武俄改易一  
 曠已幽夏側出橫秋波平鋪落明鏡顧吟良已  
 煩畫圖豈能評惟有青蓮眼嘗見勝蓮勝

石筍缸

黃帝上昇後靈山忽滴漬化成千尺峯乃是雙  
 石筍詭異窮堪輿象滋靡域吟幻化石有靈包  
 解筍無盡危缸如防盛列石類欄楯銳如浮圖  
 矗鐵如劔戟展叶闊如波濤散感如篆籀繁或  
 屬而駱驛連迆復徐引或宮而障圍撐柱匪因  
 儋或如經天星未及尺而隕或如靈胡掌裂  
 地為墳象物總雜糅搏搏互駁躡大地刻玲瓏  
 神匠碎齋粉琢鏤鬼盡驚奇謫天亦哂我來陟  
 此岡憑高數嶮嶭指顧眩景光心目困撫攬西  
 北山中折勢與削成準沆瑒仙都出青縹翠微  
 近廬江畫衣帶池陽堆庾困虛煙長藹藹人語  
 或殷殷側足臨大荒傾耳扣虛牝片石投下空

宿塔似雷貫中天腐骨輕下界夕陽隱生年厄  
枯符世事叢苞稔安知石能言不以我爲箇高  
日箇竹  
箇也

### 鍊丹臺

我登鍊丹臺迭蕩上青天旋觀六六峯一一排  
青蓮崇臺據中央宛如蓮的然千瓣復萬莖迴  
抱相鉤連玉屏展青嶂香鑪卷紫煙奇峯劔危  
石櫛列差髻肩橫若羅劔盾轟若奮戈鋌猛若  
屯天獸疑角夾九闔伏若萬金革擬鳴復收旋  
神靈既役使頑礦俱騰騫相將守丁甲誰敢窺  
汞鈴日車陽焰煖月駕陰火然至今丹鼎中光  
氣流朱殿在昔軒轅帝垂裳理八埏命龍戮絕  
轡驅虎定阪泉六相資輔弼五賊收狂癩藥得  
君臣配火用文武煎海宇鑪鑪定陰陽藥物全  
然後事修煉黃服朝上玄服食八甲子浮立公  
煉丹經八甲子黃帝服七粒上昇 登假千萬年有如世不治慕  
道求神仙張樂洞庭野採藥影山巔何異周穆  
滿車轍馬跡焉軒皇去我久刀圭世莫傳願發  
珠函祕進獻王辰前

### 慈光寺

普門頭陀行光明動 帝后 兩宮賜刺染少  
府給組綬脫却金紋衣麻鞵露兩肘毘盧金像  
設梵篋琅函剖煌煌慈光額 天子維獻壽金  
貂馳北黜銀榜賁南斗寺踞天都隴面勢抗龍  
首朱砂拱其左壘嶂掖而右飛閣千尋涌諸天  
四圍負龍像震旦尊鍾魚六時吼幡幢內家織  
齋鉢大官糗鋪張金世界變現錦陵阜嗚呼  
年來滄桑逼陽九宮移長信屢卜應沙鹿久玉  
衣寢廟重脂澤鏡奩厚八極誠晏如三災所時  
有椒塗恩賜節榆塞金錢走招提佐軍興衲衣  
裁短後我來禮慈光俛仰思 文母僧徒日魚  
雅禪誦午譚鉞空山猶昇平慈恩正攝受泉流  
石塔下桃紅碧溪口客拜漉水囊僧持埽花帝  
尚祈白毫力庶復金輪舊頂禮九蓮座宮中稱慈聖  
爲九蓮菩薩 涕洟重稽首

### 懷孟陽

下黃山留宿故方給事方石書館題壁兼  
春盤剪韭夜留賓高館明燈笑語親左掖雞栖  
傳奏牘中堂鵬止見承塵老成春後孤花少朋  
舊秋來宿草頻尚有故人頭白盡爲言茲會重



傷神

過方司馬子玄故第

秋卷書生射策過卽看殊錫寄關河白山節鎮  
烽煙少丹旄遄歸蔭敘多二八金鐘縣甲第三  
千鐵騎擁瑯戈白頭老友春風淚寂寞生芻問  
雀羅

訪孟陽長翰山居題壁代簡

三日天都約裹糧差池燕羽正相望却回謝客  
新游侵來訪盧鴻舊草堂長翰山中書數卷松  
圓閣外樹千章到門他日何人記莫漫題名字  
幾行

三月廿四日過釣臺有感是日聞陽美再召

嚴瀨瞳瞳旭日餘桐江瀧盡挂帆初老夫自有  
漁灣在不用先生買菜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

東山詩集三起辛巳六月盡十五年壬午

合歡詩四首六月七日葦城舟中作

鴛湖畫舸思悠悠谷水香車浣別愁舊事碑應  
街闕口新歡鏡欲上刀頭此時七夕移弦望他  
日雙星笑女牛榜棹歌闌仍秉燭始知今夜是  
同舟

其二

五茸媒雉卽鴛鴦樺燭金鑪一水香自有青天  
如碧海更教銀漢作紅墻當風弱柳臨粧鏡卷  
水新荷炤畫堂從此雙棲惟海燕再無消息報  
王昌

其三

忘愛別館是儂家烏榜牙橋路不賒柳色濃於  
九華殿鶯聲嬌傍七香車朱顏的的明朝日錦  
障重重暗晚霞十丈芙蓉俱竝蒂爲君開作合  
昏花

其四

朱鳥先連河漢深鵲橋先爲架秋陰銀紅炤壁  
還雙影絳蠟交花總一心地久天長頻致語鸞

歌鳳舞竝知音人聞若問章臺事細合分明抵  
萬全

催粧詞四首

養鶴坡前烏鵲過雲閉天上不爭多較它織女  
還俛俚月笑生時早渡河

其二

鵲駕鸞車報早秋盈盈一水有誰留粧成莫待  
雙蛾畫新月新眉總似鈎

其三

鴉犬舒光焰畫屏銀河倒轉渡青冥從今不用  
看牛女朱鳥窻前候柳星

其四

寶架牙籤壓畫輪筆床硯匣動隨身玉臺自有  
催粧句花燭筵前與細論

田國威奉

詔進香岱嶽渡南海謁普陀

還朝索詩為贈

威臣銜命報祿祥玉節金函出尚方天子  
竹宮親望拜貴妃椒室自焚香鯨波偃作慈  
雲色蝗氣銷為瑞日光岱嶽山呼那得竝海潮

音裏祝吾皇

燕譽堂秋夕

雨過軒窻浴罷時水天閒話少人知凭闌密意  
星娥曉出幌新粧月姊窺鬪草空堦蛩自語採  
花團扇蝶相隨夜來一曲君應記颯颯秋風起  
桂枝非君起夜來柳揮詩也

秋夕燕譽堂話舊事有感

東虜游魂三十年老夫雙鬢更皤然追思黃酒  
論兵日恰是涼風細雨前埋沒英雄芳草地耗  
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裏共蘭莊周說  
劍篇

中秋日攜內出游次冬日泛舟韻二首

綠浪紅闌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  
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炤水蜻蜓依鬢影窺  
簾蛺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  
碧流

其二

輕橈蕩漾緩清愁恰似明粧上翠樓桂子香飄  
垂柳岸芰荷風度採蓮舟招邀璧月成三影楫  
當金尊坐兩頭便合與君長泛宅洞房蘭室在  
中流

依韻奉和二首

秋水春衫憺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綵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煙水長如此，願逐鷗夷汎急流。

其二

素瑟清尊迥不愁，梳樓雲物似粧樓。夫君本自期安槩，有美詩云：雙安槩。賤妾寧辭學泛舟。燭下烏龍看拂枕，風前鸚鵡聽啾梳。頭可憐明月，將三五度曲吹簫向碧流。

和高中丞平仲乘城記事詩八首

有字  
崇禎辛巳閏賊破雒陽，下汝郊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高君平仲以御史巡汴，乘城死守，窮百道禦之，乃退城幾陷者數矣。天子嘉其功，立命為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平仲作乘城記事詩，自為之序。余讀而偉之，乃次韻屬和焉。平仲之序曰：圍城中數瀕死，惟自分必死，故盡力守禦，不復反顧也。傳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死於牖下，死不在寇羣子勉之。知言哉！偉哉！斯言可以辨賊，可以

辨天下事矣。并記之以示能者。

雒陽官殿污膾腥，汝郊烽煙接杳冥。幸有繡衣雄節鎮，何妨銅馬過郊坰。連營殺氣傳鼙鼓，列戍軍聲語索鈴。盡夜城頭拜南極，爭看弧矢直狼星。

其二

膏塗肉薄踐城梯，積甲真看熊耳齊。漫道無功曾使鶴，縱今有技已窮鼙。持來舊筆驚狐鼠，磨得靴刀瑩鸚鵡。飲血登陴更長嘯，儘教飛矢屬吳犀。

其三

汴京城闕倚高堅，垂絕頻憂臟腑穿。長技馬墻飛霹靂，短兵鼠穴接戈鋌。心同石礮俱糜碎，身與金錢總棄捐。痛哭商雲判血指，賀蘭燕罷正高眠。

其四

大梁城是漢黃圖，持重軍威絃亞夫。夜戰不曾開壁壘，先登誰敢呼蝥弧。指攜荆豫回強虜，鎖鑰幽燕拱帝都。何事至尊長側席，安危時至有人扶。

其五

率土兵塵暗不開羽書旁  
午疾轟雷請看襄  
新烽火還道昆明舊  
劫友戰壘非熊無一老  
議堂集鳳有羣才可憐  
七夜乘城客白髮盈  
顛馬亦爐

其六

候火傳烽逼孟陬  
淮奸絳謀滿青鞵  
牛羊賤抵將軍命  
蠅虱窮穿卒伍整  
天上旌旗垂四野  
地中鼓角殷層樓  
嚴城圍解爭相笑  
壯士還家盡白頭

其七

捷書夕奏賞朝論  
節鉞傳宣日未昏  
帝倚一身籌汗雜  
天留隻手障乾坤  
彤弓破矢應誰予  
大纛高牙賴爾存  
螳賊掃清還有事  
更扶八柱正崑崙

其八

巢車望處斷塵囂  
烏鳥聲傳寇遁宵  
對酒旄頭頻自看  
罷棋猿齒不曾驕  
瘡痍士卒連朝撫  
膏火軍書繼晷燒  
馮仗天威須折簡  
赤眉青犢待君招

長干行寄南城鄭應尼是庚戌同年進士  
榜下一別三十二年矣

人生忽如客行路少壯侵尋逼遲暮  
白頭種菜猶昔人紫陌看花想前度  
就中最愛鄭南城緩帶輕衣太瘦生  
七言詩句推渠帥千佛名經獨老成  
連鑣未幾忽星散中外差池不相見  
君因忤物坐地遭我緣鈞黨遭塗炭  
懷袖消沉字幾年長干風月總堪憐  
白夾風流樂府在青樓薄倖教坊傳  
應尼少游長干為名妓馬湘蘭作白練裙雜劇至今流傳曲中  
即今天下兵塵滿年少兒郎死樞筦  
武陵彤弓命未反括蒼鐵衣血新澣  
武陵樞相括蒼司馬皆同榜少年生也  
功名熏灼竟如何紅粉黃沙不較多  
游人尚酌湘蘭墓子弟爭翻白練歌  
不若與君贏得在瞻目支頤看流輩  
且將分鹿付覆蕉莫以亡羊笑博簿  
吳門仙治近麻姑莫謂盱江道路紆  
若逢烏爪經過便還寄丹沙問訊余

贈建昌痔醫黃岐彬

衰老翻於痼疾便靈祇告戒起纏綿  
得車知爾非論賞館客慙余已判羊  
果痔木癰除物害尻輿神馬得天  
全瘍醫本是天官屬醫國方須肘

後傳

江上聞梅中丞長公計二首

書生片紙到江濱不信梅髯計報真  
歷落鬚眉堪作鬼輪困肝膽可成塵  
挽回滄海誠無計經略中原更有人  
哭向蒼天聲淚盡西風吹折白綸巾

其二

勤王身自領弓刀為國家真薄羽  
毛嗣事闔棺留一合渡河升屋應  
三號護呼死賊如聞赦哀泣餘民欲聚逃  
公里居賊相戒莫敢犯早侍帝晨求保定莫忘明主正焦勞

小至日京口舟中

病色依然鏡裏霜眉閉旋喜發新黃  
偶逢客酒澆長至且撥寒鑪泥孟光  
撫髻一燈還共炤飛蓬兩鬢為誰傷  
陽春欲復愁將盡弱線分明驗短長

奉和

首比飛蓬鬢有霜香奩累月廢丹黃  
却憐鏡裏叢殘影還對尊前燈燭光  
錯引舊愁停語笑探支新喜壓悲傷  
微生恰似添絲線邀勒

君恩竝許長

寄榆林杜韜武總戎

不離戎馬作書蟬百戰功勞口不談  
黃髮老謀秦蹇叔輕裘方略杜征南  
車嫌生耳還推數劔笑成衣自出函  
莫厭將壇求解脫清涼居士卽瞿曇  
韓蕲王晚年自號清涼居士  
瞿曇武少以三教逸民自命故云

冬至後京江舟中感懷八首

懽騰心口自相攻失笑禁啼夢噬中  
白首老人徒種菜紅顏小婦尚飄蓬  
床頭歲敘占枯樹鏡裏天涯問朔風  
睡起船窻頻徙倚強瞪雙眼數來鴻

其二

世事那堪祝網羅流年無復感蹉跎  
繡書懶看窮愁志度曲誰傳暇豫歌  
背索偶逢聊復爾侏儒相笑不爭多  
晤言好繼東門什深柳書堂在礪阿

其三

威感羣鳥啄野田遼遼一鴈唳江天  
風光頗稱將殘歲身世還如未泊船  
懶養丹砂回鬢髮閉憑青鏡記流年  
百金那得封侯藥悔讀蒙莊說

劔篇

其四

屈指先朝侍從臣西清東觀似前身何當試手  
三千牘已作平頭六十人檜下可能來駿骨爨  
餘誰與惜芳薪閑披仙籍翻成笑碧落猶誇侍  
帝晨

其五

人情物論總相關何似西陵松柏間敢倚前期  
論白首斷將末契結朱顏緣情詞賦推團扇慢  
世風懷託遠山戀別燭花渾未炮宵來紅淚正  
爛班

其六

項城師潰哭無衣聞道松山尚被圍原野蕭條  
郵騎少廟堂鎮靜羽書稀擁兵大將朱提在免  
胄文臣白骨歸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  
斜暉

其七

柁樓尊酒指吳關畫角聲飄江北還月下旌旗  
看鐵甕風前桴鼓憶金山餘香墜粉英雄氣剩  
水殘雲倦仰閒他日靈巖訪碑版麒麟高冢共

躋板

其八

陽氣看從至下迴錯憂蚊響又成雷鳥鷲攫肉  
真堪笑魍魎爭光亦可哀雲物暖應生黍律風  
心老不動葭灰香車玉笛經年約為報西山早  
放梅

賀泉州孫太守得子四絕句

擁車鵲報石麟生乳哺喧傳燕喜聲太守政成  
推佛國遍飛佛乳慰泉氓地志泉馬閩佛國

其二

浴罷蘭湯早放衙玉牙新發刺桐花埋羹太守  
清如水湯餅偏能飽萬家

其三

忠獻堂前氣象迴龜齡碑版應三台東南父老  
爭傳說紫府真人又降來韓忠獻生於州治王龜齡有碑

其四

合浦珠還未足誇史君掌上抱靈蛇君從嘗熟  
湖頭看明月光先單水涯晉江縣東有嘗熟湖見歐陽詹文

半塘雪中戲成次東坡韻

千林見耀失藏鴉紫席迴簾擁細車匝地揚枝

聯玉樹漫天柳絮攪琪花薰鑪昵枕梁王賦雙  
燭裁書學士家却笑詞人多白戰腰閒十韻手  
頻又

其二

方壁玄珪密又織霜娥月姊鬪清嚴從教鏡裏  
看增粉不空中擬撒鹽鋪作瑤臺粧色界結  
成玉筋炤冰簷高山歲晚偏頭白只許青松露  
一尖

次韻戈三莊樂六十自壽詩兼簡李大孟  
芳二君與余皆壬午

幅巾杖屨古人餘步履頻過慰索居馬齒共看  
雙雪鬢菟裘終擬一蓬廬醉鄉祇恐愁侵逆睡  
國長憐夢破除勤買青春禁百歲眉閒三尺爲  
君舒

其二

共是衰遲託 聖朝欣看山木長春條庚寅屈  
揆偕吾降甲子堯年任爾驕六十平頭詩力健  
三分鼎足酒盃饒老顛風景應須惜莫歎餘生  
共寂寥

辛巳除夕

風吹漏滴共蕭然畫盡寒灰擁被眠昵枕熏香  
如昨夜小意宿火又新年愁心爆竹難將去永  
夕缸花只自圓悽斷鯨魚渾不寐夢蒐那得到  
君邊

壬午元日雨雪讀晏元獻公壬午歲元日  
雪詩次韻

九天凍雨合銀河一夜飛雲炤玉珂颺絮柳催  
幡勝早薄花梅入剪刀多寒威盡掃黃中壘殺  
氣平填黑水波漫憶屯邊饒鐵甲西園鐘鼓意  
如何

次前韻

玉塵侵夜斷星河油壁車應想玉珂歷亂梅冤  
辭樹早迷離柳眼著花多試粧破曉榮香粉恨  
別先春草綠波一曲幽蘭正相儷薰鑪明燭奈  
君何

獻歲書懷二首

香車簾閣思葱籠旋喜新年樂事同蘭葉俏將  
迴淑氣柳條剛欲泛春風封題酒甕拈重碧囑  
累花幡護小紅幾樹官梅禁冷藥侍君佳句發  
芳叢

其二

香殘漏永夢依稀  
網戶疏窻待汝歸  
四壁圖書誰料理  
滿庭蘭蕙欲芳菲  
梅花曲裏催游騎  
楊柳風前試夾衣  
傳語雕籠好鸚鵡  
莫隨凋斨美羣飛

留惠香

苙蒂俱棲宿  
有期舞衣歌扇且相隨  
君看陌上穠桃李  
處處春深伴柳枝

代惠香答

皇鳥高飛與鳳期  
差池一燕敢追隨  
桃花自趁東流水  
管領春風任柳枝

代惠香別

春水桃花沒定期  
柳腰婀娜鎮相隨  
憑將松柏青青意  
珍重秋來高柳枝

別惠香

花信風來判去期  
紅塵紫陌肯相隨  
池邊苑外相思處  
多種天桃勝柳枝

仲春十日自和合歡詩四首

綠波南浦事悠悠  
天上人間盡斷愁  
却扇風光生帳底  
迴燈花月在床頭  
平翻銀海填河漢  
別

築珠宮館女牛試與鴟夷相比  
苙苙五湖今日是歸舟

其二

綺窻春柳覆鴛鴦  
萬線千絲總一香  
應有先芒垂禁苑  
定無攀折到垣墻  
宮鶯啼處為金屋  
海燕樓來即玉堂  
最是風流歌舞地  
石城山色接吳昌

其三

數峯江上是郎家  
翰苑蓬山路豈賒  
立馬何人論共載  
駉鸞有女喜同車  
飯抄雲母層層雪  
筆架珊瑚段段霞  
伯世散花天女是  
可知天又遣司花

其四

畫屏屈戌綺窻深  
蘭氣茶香重幄陰  
流水解翻筵上曲  
遠山偏識賦家心  
詩成刻燭論佳句  
歌罷穿花度好音  
柳丹砂成狡獪春  
宵容易比黃金

春游二首

踏青車馬過清明  
薄靄新煙逗午晴  
日射天桃含色重  
風和弱柳著衣輕  
春禽欲傍銀頭語  
芳



草如當展齒生每向東山看障子不知身在此  
中行

其二

韶光是處著芳叢輕轆香車轆鏡中拂水礪如  
圍繡帶石城山作畫屏風柳因鶯淺低迷綠花  
為春深歷亂紅壁月半輪無那好碧桃樹下小  
房櫺

江上宿繆西溪從野堂故人及諸郎君置

酒感歎而作

瓦燈布絮野風吹碧血銷沉山鬼知兩字銘旌  
還有日一棺窆窈尚無期丁寧語笑追筵几戌  
削衣裳憶履綦老淚硬磨揮不得江天雲濕雨  
如絲

送涂德公秀才戌辰州兼簡石齋館丈

霜飛風擊白虹橫終古還看馬角生仗鉞不煩  
收李固舉幡已許訟陽城為臣為友皆成是從  
死從軍總一行太息輟耕何所道炷香稽首頌  
王明

題將相談兵圖為范司馬蔡將軍作

錦州城中塵垢塚大搶五樞紛么麼廿載軍儲

困劔鐵四海供輸窮箭筈當宁肝食求幹濟中  
朝辰告資剝則金甌破碎絲朱提玉燭叢殘為  
青瓊水上徒占頰尾多天邊未見梳頭墮忍看  
北極獨焦勞但看南箕又軒簸火燒武庫議曲  
突風急中流選楫柁廟郎誰子紆籌策圖畫有  
人殊破碣鴟夷舊策意匠精龍圖後身腹甲果  
垂簾白晝嘗深念蔽榻紅塵正匡坐憂國何時  
兩頰肥等邊更見雙眉鎖側席有人面相向虎  
頭燕頰呈決裸俯躬無乃問韜幹奮臂何當支  
拉擺料理茗香亦經濟位置置琴書自帖安童子  
夾侍狀蕭閒瓶花低垂意婀娜圍棋長日非等  
閑清嘯中宵笑侈哆羽扇綸巾葛武侯緩帶輕  
裘祭征虜此時前著借幕中他日戎衣拜道左  
眼中二老故自佳世上高人正亦夥豈無峴南  
共黍飯亦有衡山撥芋火指搗醜虜成沙蟲脾  
晚公侯類蝶蠹畫師畫師汝何頗再貞一人胡  
不可猿公石公非所希天津老人或是我

効歐陽詹觀月詩

崇禎壬午八月望我生六十一中秋少年對月  
不解既長大既月多年愁今年端憂值多暇蕭

辰佳日心悠悠疾雷掉車天膜破急雨迎陳陽  
 歎收須臾捧出端正月挂我東閣昇西樓青天  
 無塵淨如埽綵雲頰空凝不流平沈大地作銀  
 海改換人世成珠丘金波穆穆映入表天門蕩  
 蕩開四海林木分明羽毛恐滄江徹底魚龍憂  
 恰如身逢堯舜清明世燭房月殿光彩徧九州  
 人閒喧奴競宵宴老夫歡忻搔白頭人言中秋  
 月節候配五行秋者金之氣月者水之精水得  
 金而盛月因秋更清此夜平分後金水互虧盈  
 一墮西巖又隔歲譬如天醉那遽醒老夫念此  
 意騷屑東家笑語闌南鄰歌管闌促織瞿瞿陰  
 蛩切切壁銜殘燈揜菱明滅倦婢鼾睡高病婦  
 頻呻歇蔽榻芳塵凝盈尊昔酒竭老夫傍徨屏  
 營不能寢獨倚闌干顧影問明月試問今夜月  
 穿雲便炤閣道西先叶帝車中央自昏旦三能兩  
 兩猶比連紫宮台堦光掩藹似避月駕成延遷  
 招搖梗河杳相隔客星逃次玄戈偏紛紛車騎  
 颺滿野御策賤賤王良前試問今夜月橫空已  
 炤三門東明堂鬢髯羅宿衛騎官積卒堆沙蟲  
 北箕敖客狀突兀卷舌附耳紛追從東壁圖書

儼乙夜文光祕府收朦朧試問今夜月取次會  
 炤天庫無天街一條直如箭旄頭罕畢淪前驅  
 昂明畢暗胥失色尺組奴孽應稽誅叅伐左足  
 陷玉井鮮卑戎狄芒角殊試問今夜月東井東  
 南星蠱蠱狼星高張弧矢曲北落師門闔外蕃  
 天壘翻向虛南哭蚩尤旗長彗偏指五鍵旬始  
 光鏃鏃當陽匿影遜黃道昏夜敢與月徵逐可  
 憐今夜月不炤渝海水北鎮祠下燿火絕錦州  
 城邊血浪起胡兒角吹漢兒曲漢人骨築胡人  
 壘可憐今夜月不炤襄維陽紅袖登車松漠近  
 白衣游菟道路長空餘大隄繞高峴忍向銅駝  
 望北邙可憐今夜月還炤廬江郡居巢湖水叢  
 賊巢金丰城中失金印教弩高臺飛鐵鏃亞夫  
 古墳滿妖燐可憐今夜月還炤大梁城重圍未  
 解類月堂傳烽飛礮徹夜明金梁橋空月如舊  
 獻王樂府誰人聽喝月月不行邀月月不止問  
 月月不應如規珣兩耳下方昏墜了不知結鄰  
 黃文者誰子無爲耽樂徒問月妖魔反在月宮  
 裏人言金蝦蟇跳梁大無賴如兔顧在腹蝕月  
 吐光怪又言月中桂婆娑百畝外屈曲蔭大墓

盤互作患害，峨峨清虛府。二物爲芥蒂，能令月  
官窄。更使月光殺蝦蟇，不服罪張頤哆嘴鳴呀。  
呀幸逃上帝誅，與磔遑敢突。窩仍把沙桂樹在  
丹路，丁丁尋斧嘗。交加繞身創，癢療不得何能  
庇。彼癡蝦蟇仙人，暫輟修月斧，向我拱手長咨  
嗟。老桂擁腫亦何咎，蝦蟇礫碎不足科。君思隻  
手捫天橫，身蕩災禳胡不梯。雲入月，伸紙彈姮  
娥。姮娥本非天上女，乃是堯時諸侯妻。控絃助  
羿彈，九日解羽坐使陽烏微。一朝竊藥奔月窟，  
遁逃抵死不肯歸。虎齒何曾拜金母，龍工却欲  
師湘妃。投壺調笑素女竝，擲米狡兪麻姑齊嘗  
儀。占候良浸漉，有黃枚筮果是非。養成月精萬  
萬古，軒宮台室齊光輝。姮娥爾會不如女，  
媧氏鍊石會補青天闕。月宮八萬四千戶，朝降  
暮繕工。楮楮坐倚靈輪臥，圓景枝柱何曾費毫  
髮。爾會不如河漢女，素手札札機杼閒。七襄文  
章擅經緯，燦爛雲錦回。星躔滿闡天，帝欺窮相  
絕。漢橫索下禮錢爾會不如須，賤妾布帛裁製  
勤。婦功雖無巧心補龍衮，亦有能手資天工。彼  
挹酒漿困南斗，爾耽歌舞嬉月宮。教成霓裳羽

衣曲三千年後，唐天蒙阿瞞玉環歡。失日漁陽  
兵起，曲未終九辨九歌，悶天上遺此滌樂梨園  
中。姮娥姮娥，叵耐汝恨無八翼飛上青天，訴月  
府。月戶沈沈，礫不開飛廉慵墮，將誰與招呼。月  
御通我言，望舒司轡袖手咋舌不敢干。僱倩玉  
兔銜章之帝所，玉兔搗藥告我以不聞西河仙  
人。只有口喙長三尺，不顧後見我飛章又心悸。  
倚樹不眠，但搖手夜闌更漏急。白露團團風瑟瑟，  
瑟籬邊介鶴鳴。砌下秋蟲泣，月榭消香篆。風床  
卷書筴，老夫不語亦不歎。支頤癡向中庭立，病  
婦夢回笑空床。笑我白癡中風狂，誰家翫月無  
歌版。若箇中秋不舉觴，虎山橋浸水精域。生公  
石砌琉璃場，酒旗正臨天。駟動歌扇倚月魄，  
涼何爲煩憂。添哽咽，懣懣啾啾，夜不央。秋髮紛  
紛伴墜葉，細雨唧唧和啼螿。自從姮娥到月殿，  
長依金穴飛夜光。但聞高歌咏水鏡，阿誰彈事  
騰封章。章上倘蒙天一笑，素娥碁汝空奔忙。老  
夫聽罷心惻惻，低頭自問笑狂易。婦言可云慎  
勿聽，撐腸拄肚終難釋。天上素娥亦有黨人閒，  
白叟將安適。合眼猶見星煌煌，入夢仍聞笑啞

啞打門未許驚周公倒枕一任東方白

壬午中秋日誦盧仝月蝕詩吟咀再四徘徊

永歎余老矣關茸眊墮欲如仝之涕泗交下

心禱額榻有不能也歐陽詹翫月詩有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之思焉乃作詩一篇題曰效

歐陽詹翫月詩或曰韓退之效玉川子月蝕

詩取其似子效翫月詩取其不似仝乎詹乎

似乎不似乎世當有知之者中秋十七日謙

益書

寄劉大將軍

頭顱叅差出五兵衝鋒掠陣更專征泰山石礪

千行劔清濟流環萬壘營擲地漆顛供飲器漂

池血藩籬題名篋中亦有陰符在梅挾陳編作

老生

駕鵝行聞潛山戰勝而作

駕鵝雙飛天雨霜黑雲亘天賊壘長烽煙淚水

連渦水城闕襄陽竝雒陽其中獻賊尤佼佼毒

如長蛇疾于蚤潛山敗劔燿游菟棄壘孤栖走

窮鳥督師堂堂馬伏波皆帥貴花馬劉親斫陣

多廷佐三年笛裏無梅落萬國霜前有鴈過捷

書到門才一瞥老夫喜失兩足蹙驚呼病婦笑

欲噓鑪頭松醪酒新藝

黃長公七十壽歌石齋詹事之兄也

君不見清漳孤臣逮繫時轟雷掣電相奔隨北

寺紛傳葦筍籍石工待琢端禮碑又不見 聖

人一朝解羅網大闢虞門埽漢黨白鶴驚看華

表還金雞喜見綸竿上石公之兄隱者流蚤耽

黃卷今白頭雕龍吐鳳擅詞賦玉杯繁露傳春

秋七十長筵列孫子弟勸兄酬數千里共祝

皇恩無盡期漳海西連五溪水

送程九屏領兵入衛二首時有郎官欲上

書請余開府東海任搗勅之事故次首及

之

虜騎流聞薄紫荊頻年廟算倚徵兵綸中督陣

推君住玉帳論功在此行僕射父兄勤遠戍江

東子弟敢長征戍師誓戒先徒御最喜車攻頌

不驚

其二  
百萬援兵集虎豹羯奴送死更何疑直須撒豆

堪成隊况復投醪可犒師絕轡殘雲驅鞞鞞扶

桑曉日候旌旗東征倘用樓船策先與東風酌  
一危

壬午除夕

蓬葦依然又歲除如聞幽仄問樵漁耗磨時序  
心仍在管領山林計未疎爆竹聲中傳火急椒  
花頌裏解嚴初閒房病婦能憂國却對辛盤歎  
羽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下

東山詩集起癸未正月  
盡十二月

癸未元日

江天海日自新正官柳春條淑氣生花鳥房櫳  
看旋好竹梧池館報初成禁城雲護銅龍曉閣  
道風迴金虎清社叟醜錢期詛虜擬儲昔酒賀  
昇平

元日雜題長句八首

青陽王律應三元是日朝正會禁門北闕千官  
咸拜手東除上宰獨颺言上符元輔以  
師臣之禮甘泉烽  
火通廷燎綈幾香煙覆殿樽朝罷開顏定相賀  
年年虜退有殊恩

其二

長淮南北並喧呶鬼卒陰風捲地來計吏每憂  
烽燧近援師長畏驛書催奴鋒却以長驅頓胡  
馬疲於倒載回禽縱可知天意在藁街懸首不  
須推

其三

淮海諸侯擁傳車長沙子弟近何如空傳陶侃  
登壇約誰奉田疇問道書淮撫史公唱義  
勅王馳書相約投筆

儒生騰羽檄無錫顧杲秀輟咩野老奮耒鋤可憐驕虜非勅敵狼藉游覓待埽除

其四

東略舟師島嶼紆中朝可許握兵符樓船搗穴真奇事擊楫中流亦壯夫弓渡綠江驅滅貊鞭投黑水駕天吳劇憐韋相無才思省壁愁看屋海圖沈中翰上疏請余開府登萊以肆水師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其五

老熊當道踞津門一旅師如萬騎屯矢貫猓獠成死狗檻收牛鹿比狐豚懸頭少吐中華氣虜面全褫羯虜魂歲酒盈觴清不飲為君狂喜重開尊吳中流聞大馮君鎮天津殫餽子禽一牛鹿喜而志之

其六

廟廊題目片言中准擬山林著此翁陽美公語所知曰虞山正堪領袖山林耳客至敢論牀上下老來祇辨路西東延登盡說沙堤好刺促寧憐閣道窮千樹梅花書萬卷君看松下有清風

其七

此生贏得老痴頑眼底孫劉亦等閒潘岳已從槐柳列石生寧在馬蹄間中宵不作乘車夢清

曉長舒對鏡顏邵尉梅花侵夜發香車明日向西山

其八

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將春病却鈴華綠隄舊譜薑芽字綺閣新評王蘂花山警二林河東君所板實訂其名為王益之記曉鏡十眉傳蜀女晚簾雙燕入盧家江南尚喜無征艦院落燒燈聽鼓過

閩人陳遜鴻節過訪別去二十年矣

嘆息吾衰甚矣時廿年重見益淒其未通問訊先垂淚不識形容但記詩亂後情懷聽夜雨別來踪跡看殘棋憑君卷却梁溪集其對簷花盡一卮鴻節以李忠定公梁溪集相贈

留鴻節

突兀相看執手時依然舊雨憶前期觀河面皺嗟君老臨井腰懸笑我衰歷歷舊游成故鬼悠悠昔夢在新詩客中何物留君住憑仗江梅王雪枝

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

晉人風度漢循良七十年華齒力強七子舊游思應阮五君新詠削山王馮為同社長兄文閣學姚官詹皆社中人

也書生演說鵝籠裏弟子傳經雁瑟旁縱酒放歌須努力鶯花春日為君長

鄭大將軍生日

戟門瑞靄接青冥海氣管雲擁將星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壘鎮南溟扶桑曉日懸弧矢析木長風送析鈴蕩寇滅奴須及早佇看銅柱勒新銘

魯孔孫畫竹歌

古來畫竹紛可數長慶蕭郎乃其祖白詩丹青以來惟一人樂天一百八十字字字蕭森是竹譜畫師畫竹如寫真肥皮厚肉非其倫能貌高流與靜士豈是尋常點筆人吳門朱鷺好登涉華山歸來竹滿笈倚壁揮毫每長嘯長鬣飄蕭散籜葉歸郎昌世亦瀟灑風枝雪幹非嘗寫一莖兩莖自點染花前酒後晴窻下朱老畫竹盈幾束粉壁長竿森羽森粉壁移居賃俗人卷軸叢殘散燈燭歸郎知我愛此君便面長箋頻見分兒童竊取友朋乞緣手散去成烟雲每言賞竹貴得意東軒北牕饒倚翠朱老歸郎吾眼中渭濱千畝皆畫筒錢塘魯生字孔孫頻攜畫竹來江邨竹

溪堂中坐繙閱堂前几上爭翩翻禾髻進士題識夥近援仲圭往與可竹家南董誠有之譬如說食腹豈果我挂魯竹堂之端草堂五月生畫寒輕紗幅中六尺算竹憲盡日凭闌千孔孫為人皎松雪冷比霜筠直比節間來寫竹如白雲只可山中自怡悅我非樂天好事流一十五竿慙見投作歌愧乏檀欒思但覺下筆風颼颼清陰寂寂覆茆屋棋罷閒將道書讀月落庭空一見君世間果有千尋竹

蟲詩十二章讀嘉禾譚梁生雕蟲賦而作并序

禾髻進士譚埽著蟲賦三十七篇援据古今極命物理自稱原本於莊子蟲天之道及其遠祖景昇化書而吾竊窺其指意蓋亦荀卿子請陳佹詩之意有託而云者也元微之司馬通州賦七蟲詩二十一章其自序以為備瓌細之形狀而盡藥石之所宜庶亦叔敖之意傳稱禹鑄九鼎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仁人君子之心古今一也余讀禾髻之賦慷慨嘆息作蟲詩十二章以詒之微之固云蛇之毒百蟲之輩亦

百而賦止於七蟲禾髯之賦蟲亦以百計而余詩止於十二蟲余之意即微之之意亦即禾髯之意也夫癸未三月十六日

蜘蛛

著物橫絲巧謀身長跨周螫人惟果腹途喜又當頭映日文偏著漫天網不收禁持憑鼠婦吞噬莫相尤

燈蛾

蠟炬明宵宴蘭膏炳燭房可憐爭撲觸猶欲較低昂未許因人熱那能借壁光君看焦爛客仍得坐高堂

蟬

貂尾同文彩綈冠用羽儀塗泥蓋末品鳴噪競高枝聒耳焚絲竹如簧亂鼓吹何須謂瘖瘖饒舌正堪嗤

蜜蜂

清都為觀閣紫殿作芳叢不分針芒毒偏於甜蜜中採花迷共主嚼蠟賺家翁又講君臣禮排衙傲保蟲

蚊蝶

輕薄多生種純繻夙世羣悄花矜粉在掠窸與蜂分栩栩乘宵夢翩翩傍日曛滕王圖畫裏麟閣總輸君

螢

腐草只如此餘光能幾何偶陪金殿坐長向玉堦過祕閣然藜少荒原結磷多天街昏黑候咫尺亂星河

蒼蠅

附驥垂天表鳴鷄聒禁中巧能窺御筆設欲點屏風國土為樊棘分身作蠻蟲可能污白壁搖翅任西東

蚊

得志昏黃夕偷生血肉身雄豪推豹脚醜類到浮塵下策聊攻火中宵易及晨蟪螟爾何族巢窠自成鄰

蛔蟻

何物蛔蟻種偏能帝所游窟管腑穢籍記肺腸幽刺探攢多口鑽營並九頭三彭行儻近天聽却悠悠

蟻



黨類聞羶移功夫時術多真能傾棟宇未可薄  
么麼輦重潛營塢身輕穩占窠拉邏憂大厦一  
木竟如何

宋 蟲

宛爾能蝗黍公然學蠹魚耗應雀鼠並謀豈稻  
梁疎不惜春農苦頻分尚食餘秋風黃葉候馬  
爾重嗟吁用陶吳宋民話  
張吳王宋蟲事

蟋蟀

王井更籌急金籠幃幃長枕函聽選將簾閣看  
登場盆盎成關塞輸贏一哄堂裏樊頻告急莫  
惱賈平章

禾髻遺餉醉李內人開函知為徐園李也

戲答二絕句

醉李根如仙李深青房王葉漫追尋語兒亭畔  
芳菲種西子曾將療捧心

其二

不待傾筐寫盆盆開籠一顆識徐園新詩錯比  
來禽帖贏得粧臺一笑論

癸未四月吉水公總憲詰 闕詒書輦下

知已及二三及門謝絕中朝寢閣啓事慨

然書懷因成長句四首

青鏡霜毛歎白紛東華塵土懶知聞餘光乍可  
從人借乞火何當向子分老去始諳魚鳥性窮  
來長傍鹿麋羣絕交莫笑嵇康懶即是先生誓  
墓文

其二

垂簾隱几坐昏朝引鏡攤書意象遙香序可堪  
論甲煎彈文誰敢證甘蕉三眠柳解支憔悴九  
錫花能破寂寥信是子公多氣力帝城無夢莫  
相招

其三

四朝天放一遺民梧下松閒岸葛巾仕路揶揄  
誠有鬼相門洒掃豈無人雲皴北嶺山如黛月  
浸西湖水似銀東閣故人金谷友肯將心跡信  
沈淪

其四

虛堂長日對空枰擇帥流聞及外兵上命精擇  
建德公以袁  
晚姓名列上王帳更番饒節鉞金甌斷送幾書  
生驪山舊匣埋荒草譙國新書廢短檠多謝羣  
公慎推舉莫令人笑李元平

嘉禾司寇再承 召對下詢幽及恭傳

天語流聞吳中恭賦今體十四韻以識榮

感

夕烽纏斗極 晷食動嚴宸 帝賚旁求急 天章召

對勤 睿容紆便殿 清問及遺民 當宁吁嗟

數班行省記 真虛名 勞物色 樸學媿天人 錢某

博通今古學冠天人咨嗟詢問者再 四達聰明主 三緘密勿臣 東

除宜拱默 北嚮共逡巡 日月誠難蔽 雲雷本自

屯 孤生心自幸 幽仄意空頻 漫欲占連茹 何關

歎積薪 丹心懸魏闕 白首謝平津 感遇無終古

酬思有百身 堯年多甲子 禹甸少風塵 歌罷臨

青鏡 蕭然整角巾

次韻徐叟文虹七十自壽詩四首

少日秦川見此翁 銀箏寶馬氣如虹 春風嘗發

檀槽 裏秋雨都銷羯鼓中 皂帽呼盧三白轉 航

舡 醉客百分空 歌闌舞歇黃金盡 贏得童心老

尚童

其二

碁局何當看朽柯 郎當舞袖自婆娑 每臨百尺

嗟 莖草更倚千章笑 蔓蘿鼠穴啁啾因夢少 鵝

籠吐納幻人多 麻姑擬送千錢酒 莫惜開尊緩

其三

荆扉晝閉突煙輕 世事渾如覆舊枰 薄面親知

從水冷 饑腸兒女任雷鳴 蚊巢蟻穴多爭鬪 鴈

旅鴻賓自却 迎髮白可知 心并白焚香 散帙有

餘清

其四

悠悠名利笑排場 屈指東陵更首陽 七十古稀

應小駐 百年未滿莫嚴裝 浮生作伴皆歡伯 白

眼看人即睡 鄉無那當歌君不飲 松風吹沸揀

芽湯

以二十千為城北公稱壽 備以二銀琰

滿陌青 蛭滿百年為君取酒祝 長筵麻姑笑殺

臨安姥 要索方平買酒錢

次韻

銀琰雙雙介壽年 更將瓜果助紅筵 天孫自有

天錢使 不比牽牛只欠錢

輓西蜀尹西有 長庚 二首

長庚晝隕蜀崗頭 井絡星躔斗牛盍 以三號

觀季扎余論書其學人子求誰從永夜問班彪  
余與西有萬言書上黃扉寢西有為余上書七  
未識石字詩來青簡休往有長死骨可憐猶踏蹬夔門  
烽火接荊州

其二

濟物安民事已除空餘一木寄天涯墓前定有  
聰明樹世上應無富貴花不瞑目猶營四海未  
亡鬼已度三巴傷心豈合揚州死是處垂楊有  
暮鴉

答嘉善夏雪子枉寄兼訂見過二首

清文麗句滿奚囊吳越才人敢雁行初日芙蓉  
謝康樂月中楊柳孟襄陽蓮花漏點清宵雨貝  
葉經繙靜室香聞道孤山新結隱祇應配食水  
仙王

其二

汗竹溪藤卷帙紛千金敝帚漫云云百年自笑  
吾攻愧後世還期子定文閣涌諸峯山有月窻  
含半野水如雲傍簷乾鵲何時噪洒埽先除蔽  
榻塵

中秋日得鳳督馬公書來報勦寇師期喜

而有作

衡門兩版朝慵睡簷前鵲喜喧墜地鶡冠將軍  
來打門尺書遠自中都至書來尅日報師期正  
是高秋警旅時先驅虎旅清江漢左帥選兵  
集元戎出壽斬馬公督花馬諸軍伏波威靈天  
所付花馬軍聲鬼神怖郢中石馬頻流汗漢上  
浮橋敢偷渡戲賦作浮橋漢漢江泱旬風雨洗  
青冥壁月今宵出廣廷老夫洗醅酌尊酒再拜  
先占太白星

燈下看內人插瓶花戲題四絕句

水仙秋菊並幽姿插向磁罍三兩枝低亞小牕  
燈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時

其二

淺澹疎花向背深插來重折自沈吟劇憐素手  
端相處人與花枝兩不禁

其三

懶將沒骨貌花叢渲染絲來借太工會得遠山  
濃淡思數枝落墨膽罈中

其四

幾朵寒花意自閑一枝叢雜已爛斑憑君欲訪

辦花譜只在疎燈素壁間

三良詩

三良者商丘段增輝含素沂州高名衡平仲遂  
安汪喬年歲星也崇禎戊辰賊陷商丘含素謝  
賢良辟召率鄉人扞賊賊再攻陷之與翰林馬  
剛中俱被執不屈而死辛巳春賊圍大梁平仲  
以御史巡方乘城擊却之上特命以僉都撫  
豫賊去圍我師于郟歲星以秦督赴援遇賊于  
襄城力戰死之是冬賊復圍大梁平仲固守經  
年九月汴沈于河平仲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  
歸里奴兵陷沂平仲夫婦罵賊死之嗚呼是三  
君子者皆余及門之士余稿項黃馘視息牖下  
觀其接踵死事橫身殉國有餘媿焉白樂天有  
哀二良文余放之以哀三君子作哀三良詩

段賢良含素

段生湖海士矯志營儒術道心既淳泓俠氣亦  
遊逸臂鷹弄丸劍亡羊視佔畢結客少年場樞  
永大儒室玄纁有道聘銅墨邑宰秩折腰恥鳴  
琴蒿目憂化瑟投劾謝京華襍被返蓬華汝雒  
瀟稜氛汴宋連狂猶奔竄成戴頭迎降多屈膝

拊心念多壘奮袂起投筆部署及婦女饋餉罄  
鐔鐔孤城我援絕悉眾賊勢壹衝梯舞崔嵬礮  
石碎虜粟城陷屍撐柱巷戰血必滿堂堂馬翰  
林並馬困縋縶生得齊慨慷逼降互呵叱南雲  
敢後死臧洪意同日 聖朝崇死優所司奏報  
失千秋萬祀後雙廟應率律余昔坐鈞黨訟繫  
拘請室子來訪幽囚再拜愆繭疾遂請職橐餗  
奮欲負斧鑕重趺赴函丈酌酒祝元吉昂藏論  
節義顛顛數國恤盈朝誰負擔舉世盡中櫛植  
冠髮如竿流吻涎欲溢斯人猶在眼其言良可  
贊篝燈見光芒樞杳想削戍哭罷霜滿天詩成  
月東出入戶長嘆息陰風助啾啾

汪中丞歲星

汪子循良吏斤斤飭蓋葺修謹固足多剗劄亦  
可倚一朝擁旌纛三秦為賜履雄邊當重寄豈  
能稱指使况復覆軍餘兵殘將亦弛驚魂怯鼓  
擊敗氣業壁壘賊兵下宛雒軍威捲熊耳乘勝  
圍郟城援師絕蟬螳牽率殘傷卒長驅與角觚  
賊遂拔圍來其行疾如鬼士飽如狼噬馬騰乾  
帆駛我師不能軍輟亂復旗靡哀哉二萬人封

屠盡羊豕堂堂大中丞孤身策馬箠首已離魚  
劍胸猶集蝟矢嗚呼數年來盜賊易網紀奕棋  
國謀誤兒戲師律否武夫保項領文臣塗腦髓  
項城傳宗龍喪元襄城汪折趾甲棄戰場外馬  
歸賊營裏徵兵搏泥沙催戰促刻晷但知赴期  
會誰復量彼已歸元國子生免胄先軫喜三敗  
誰能反一死亦可矣憶子為郎時矯時柱頑鄙  
抗論每仰屋憤盈或抵几暴革固所期與尸亦  
求是哀哉殉國心耿耿歿猶視長歌聊慰藉人  
生會有死不見韓城相低頭向槃水

高侍郎平仲

平仲巡兩河攬轡出西臺初寇方燎原宛雒蕩  
劫灰移師圍大梁投鞍成覆敦登陴七晝夜死  
守憑崔嵬累卵我勢急中目賊焰摧流矢傷胸  
去南保汴唯女勞國功 帝念哉遂膺全豫寄旌  
節煥昭回解嚴踰夏秋悉衆賊復來長壑截飛  
鳥巨礮轟殷雷潛隧穿地裂梯衝舞風頰及堞  
骨相柱薰穴尸成堆負戶我告病濡褐敵未衰  
是時諸道兵左次大河限半夜朱仙鎮十萬潰  
喧歷沈城聲援絕饋運甬道墮石盡發棟陳

焦資炊骸噬指徒慟哭大臨誰告哀河伯為解  
圍洪流夜擊礪我師既北徙賊戈亦南回 優  
詔許休沐寵秩旌厥能還家甫抹馬虜入沂城  
藎抗辭罵凶醜並命捐匹儕吁嗟忠壯士糾纒  
罹凶災賊鋒乍撞秘奴刃旋提槌自從兵興後  
屠潰自相借金拆不夜擊和門嘗晝開九攻敵  
已窮三板志不乖方鎮皆斯人王略寧未恢何  
當大星隕坐見長城壞我非哭其私惜此天下  
才

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八首

負戴相將結隱初高榆深柳愜吾廬道人舊醒  
邯鄲夢居士新營履道居百尺樓中偕臥起三  
重閣上理琴書與君無復論榮觀燕處超然意  
有餘

其二

麗譙如帶抱簷樞置嶺標峯畫不成牽堵波呈  
雙馬角招真治近一牛鳴琴繁山應春絃響月  
白香飄夜誦聲還似玉真清切地雲窻風戶伴  
君行

其三

會樓新樹絳雲題紫微夫人詩云乘殿倚金殿齊半攜絳雲故以絳雲名樓  
禁扁何殊降紫泥初日東南長自炤浮雲西北  
任相齊花深網戶流鶯睡風穩雕梁乳燕棲一  
曲洞簫吹引鳳人閒唱斷午時鷄

其四

三年一笑有前期病起渾如乍嫁時泛舟詩云安得三年起恰三年矣  
風月重窺新柳眼海山未老舊花  
枝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見說秦  
樓夫婦好乘龍騎鳳也參差

其五

絳雲樓閣勝齊牢知有真妃降王宵飽爵因緣  
音墨會紫清真妃示揚君有飽茗華名字記靈  
籟真妃名鬱嬪字並見真語珠林有鳥皆同命碧樹無花  
不後凋攜手雙臺攬人世携手雙臺亦真妃語巫陽雲氣  
自昏朝

其六

燕寢凝香坐翠微辰樓修曲啓神扉逍遙我欲  
爲天老恬澹君應似月妃霞炤牙箱雙玉檢風  
吹綸絮五銖永夕陽樓外歸心處縣鼓西山觀  
去落暉

其七  
寶架牙籤傍綺疏仙人信是好樓居風飄花露  
頻開卷月炤香嬰對較書拂紙丹鉛雲母細簾  
燈簾幙水精虛昭容千載書樓在結綺齊雲總  
不如

其八

駕月標霞面面新王簫吹徹鳳樓春綠窻雲重  
浮香母翠蠟風微守谷神西第總成過眼夢東  
山猶少畫眉人憑闌共指塵中笑差跌何當更  
一塵

癸未除夕

三年病起掃愁眉恰似如臯一笑時漸喜閨門  
歡有緒劇憐海宇亂如絲昇平節物椒花在感  
激心情臘酒知莫訝骰盤爭喝遣要將連擲賭  
王師

甲申元日附

又記崇禎十七年千官萬國共朝天儉兒假息  
潢池裏倖子魂銷槃水前天策紛紛憂帝醉賦  
長台塔雨兩見星聯衰殘敢負蒼生望自理東  
山舊管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

春秋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培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公在則出奔聞弑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弑君者穿也逆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以不討賊責盾盾以詒伊感自責俄而使之逆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弑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為趙穿者何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亡必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下

有造意者爲首也故曰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  
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  
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  
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乎弑而必不肯  
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  
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矣  
左氏之記事也嚴矣

春秋論二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  
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  
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  
之非獨患其驟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  
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  
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  
穿庇之欲以有爲也賈充叱成濟曰司馬公畜  
養汝輩正爲今日盾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盾  
之董狐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司馬  
昭見泰泣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  
賈充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  
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似也昭能收成

濟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隸小人昭視之孤  
豚腐鼠耳穿者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  
衆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  
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衆也盾則  
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猶  
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  
以爲執國之命負仁儉恭敬之僞名爲國人之  
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慙也盾未嘗辭弑君  
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曲爲  
之解不已愚乎蘇子繇曰亡而不越竟反而不  
討賊安知盾之非僞亡而使穿弑君曰盾非僞  
亡者也盾在國中懼靈公挾之以爲質盾出而  
穿可以縱兵無所忌也公羊曰趙穿緣民衆不  
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主於朝而  
立成公穿之迎之也蓋曰君弑矣君弑則可以  
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春秋論三

左傳曰許悼公瘞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此敘許止弑君之案也止之弑君  
孰書之許之國史書之也孔穎達曰仲尼新意



實非弑而書弑非也然則悼公曷爲書弑止弑之也左氏曰飲世子之藥卒公羊亦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止之弑悼公以藥弑也以藥弑與以刃弑有以異乎左傳又曰大子奔晉止藥殺其父身爲棄主不繇國醫國人不與而奔晉也傳書奔晉所以成乎其弑也自公穀主不嘗藥之說而後儒紛紛然聚訟曰止非實弑春秋加弑焉以譏子道之不盡也夫子道曰不盡云爾加弑焉與商人蔡般等孔子之制法若是酷乎不嘗藥曰弑推刃亦曰弑商人蔡般不有佚罰乎然則二傳何爲而有此言也曰此必許止弑逆之後欺罔其國人哭泣歆飭粥傷哀痛以自蓋也流聞者不察而信之是以傳於此言也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則不奔晉大子奔晉則他之位非其兄之所與明矣奔晉之後死不死未可知曰未踰年而死吾無徵焉爾左傳載君子之言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人子盡心力以事君猶舍藥物而况於以藥弑乎左氏之書往往旁摭異聞蓋公穀之前已有不嘗藥之說故引君子之言以駁正之非真以爲不舍藥物而

加弑也公羊曰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春秋之立法猶律令也律令之議罪也必傳其所當比以其人之自責而入之也亦將以其人之不自責而責之乎如是而何以爲刑書

春秋論四

自公孫弘董仲舒爲公羊學武帝尊公羊家繇是公羊大興西漢多引公羊家斷獄張湯爲廷尉欲傳古義決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以湯之酷烈如此况其它乎朝廷有大議儒者往往引經誼裁斷一言而決至使人主宰相顧歎息於經術則善矣以此爲折獄之準則非也漢律不可見矣唐宋以後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顧欲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科斗豈不繆哉漢世去春秋未遠公穀之學卽齊魯之學也援春秋以斷漢獄猶爲近之本朝去漢遠矣而况於春秋乎乃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朝之律令不己迂乎近代進築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

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方士王金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弟鐸之法在不此之求而援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精於經誼之過也

春秋論五

自古讒佞小人唱邪說以搖國論未有不援引經誼粲然可觀者也本朝穆廟初大臣欲反王金之獄則曰先帝不得正終子無改父此亦佞人之言似是而非者也趙昭儀傾亂漢室親滅繼嗣司隸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請正法議即耿育上疏以爲愚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卽如臣言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其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育之言皆應經誼豈非佞人之尤者乎近代小人嘗挺擊

移宮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惜宮禁皆耿育之議爲之祖也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謗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

天啓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臣不爲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

九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洽服習以爲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高新鄭非小人也假經義以訟王金比於佞矣異議者奉其言爲聖書則舛也旣而曰三朝要典允稱信史

光廟實錄亟須判定闡累朝之慈孝洸君父之惡名莫不援據經誼依附忠厚莊生有言儒以詩禮發冢其是之謂乎余故作春秋

論五篇以證明之知我罪我亦以俟後之君

子崇禎元年四月甲子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二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一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  
 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文諸臣之功以徐  
 達為首次嘗遇春又次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  
 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  
 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  
 虛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歿 上命塑其像於  
 卞壺蔣子文之廟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  
 掌在太嘗記在會典二百餘年已來未之有改  
 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封六王  
 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  
 以前知其不令終而紬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  
 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  
 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  
 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据永樂初年見  
 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夫  
 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

封十二侯何以獨舉一人自新國以外皆以有功待封者也若黔國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為援据乎國史於二年既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年六月書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願時以下二百八十人以二年之定祀者為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為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同是祀典同是國史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楯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誠有之吾以為非也二年五月 上勅中書省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觀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九年七月又諭禮官曰諸將始從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錄二年之勅觀之則云塑死者之像錄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

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令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死者耶羅鶴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為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潁涼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潁涼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絀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嘗祀以大牢今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以 皇祖之神聖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繆盍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為無之

###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 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

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一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次果出自聖祖其權衡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聞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太廟者也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於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太蒸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廟四年四月定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廟舊矣不知何時革而為六也六年賜永安等七人諡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郢國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殺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祀者誤也然則太廟之黜郢國殆未必出

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又安得而舛之如謂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泗國獨無宋國為之弟而號國獨無南安為之弟乎然則永義郢國之不祀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與於兩序者梁國五公之外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輩而不得與在南昌則有隴西忠節輩而不得與在康山則有濟陽清河高陽安定輩而不得與至於陷虜割腹如樂浪者以督府峻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丘諸公縱不得與梁國六公等獨不當與濟國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樂浪之忠烈又豈少遜於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謚稠疊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黨事發露如滕杞浹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

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陝國乎陝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陝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爲不典於國爲失刑此未必 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於俞號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 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錄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摺又豈可遽信哉吾學周禮其可爲三歎已矣然則嘉靖中太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 太廟者也進成襄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 致身錄考

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爲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

今匏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亦閉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證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歎歎太息徬徨憑弔一以爲必有一以爲未必無南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爲請謚立祠附方鐵諸公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食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爲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今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卽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績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摺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諧使行縣縣官以爲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旣從亡聞歸尚敢叩首伸眉傾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

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開關訪主廿年之間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爲讎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覲卹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杆牧圍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沉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水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湛於樂清之東湖今則以爲從亡之半景先豈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

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縛貪縱官吏見 上於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陞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彝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給事中祖餞秦淮也張羽爲大嘗司丞謫嶺南半道召還自沉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躡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奸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

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王觀立傳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手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田王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兆斗改錄爲奇忠志多所援摺通人爲之序以爲有家藏秘本合於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兆斗過余問侍書事真僞云何余正告之曰僞也爲具言其所以兆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問其所藏秘本則遜謝無有余觀西邨集趙秉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爲斯錄發歟語有之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余之爲是考也深懼夫史家弗察溺於沈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辨哉

書致身錄考後

余作致身錄考客又持程濟從亡日記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錄之僞而爲之者也按張芹備遺錄濟朝邑人爲岳池縣教諭有術數建文命護軍徐州金川門破不知所之鄭端簡則云濟曾爲翰林院編修爲建文君決計薙髮數以術免於難端簡好奇或因河池學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傳會之未必確也又言濟隨建文君來南京至京不知所終端簡未見實錄故揚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記言天順初斯已譌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史已明著其僞而况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手又况所爲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僞造彬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僞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致身錄之初出也夫已氏者言於文宮庶文起曰當時程濟亦有私記載建文君出亡始末惜其不傳耳文起敘備載其語亡何而日記亦出矣濟之從亡僅見於野史其曾有私記出何典故夫已氏何從



而前知之此二書者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沈  
冢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日  
記出而致身錄之僞愈不可掩矣甚矣作僞者  
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蹟既無實錄可考  
而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辨證吾邑有黃給事鉞  
者爰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死里人楊儀爲給  
事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  
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澆澆之子福收其屍  
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夸大其  
譜牒識者哂之同時鄧韞修邑志削澆福不載  
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閒互相援摺  
繇此觀之豈獨二書之襲僞哉他如懿文新月  
之句則殘元之陳編也鐵氏二女教坊之作則  
沈愚之艷詩也史翼之載李祺吾學編之載嘗  
丹皆云以建文命戰守江浦汝其實則皆洪武  
中或死或戮者也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後之  
君子有志於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  
奇攬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或曰革除  
之際忠臣義士駢首接踵而身名湮沒天下之  
所悲也與其過而削之寧過而存之不亦可乎

余應之曰是固然矣妄一男子欲薦擢其先祖  
信筆排續儼然附方鐵諸公之後猥云過而存  
之則吾恐革除之書且充棟宇而其廟祀且徧  
闡闡也且夫少帝之事往矣忠臣義士不可謂  
不多矣若子之言其必人挾射天之矢家畜吠  
堯之犬使 成祖無所容於天地而後快與今  
之君子夫誰非戴天履地服事 成祖之聖子  
神孫者歟其亦弗思而已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余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  
附於平吳錄之後今年採輯僞周事略乃知其  
盡誣也傳稱平江鎮帥脫寅恐嘗熟失守遣衆  
謀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  
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吳門椿  
之沒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  
卒文晦義軍府參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  
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投追  
者及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  
載椿與士德戰嘗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爲椿立  
傳則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守陴君以貢士亦

與焉予以告其參軍謀事鄔審公筠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卽附城戎永卒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殺者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繇此觀之椿之爲參謀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淮兵卽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守禦嘗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誅爲信而夢羽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家廟巋然士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云椿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誅云椿故吳中授徒累應鄉試吳文定公跋文蔚誅亦云椿蜀人僑居吳中初不言居嘗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登陴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耶傳稱椿爲宋少師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嘗熟者相爲倫齒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爲譜牒重亦已陋矣夢羽他著述多子虛亡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僞周始末緣飾形似懼其爲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夢羽以此傳示鄧文度文度書復之曰文字不可壞元氣宏博深厚其所享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

哉夢羽名儀官至副使文度名毅鄉貢士揚愛慕史漢工詞曲而鄧每稱述儒先有本之學其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博雅名士也天啓六年七月望日書

書建王皇閣疏後

乾元觀在小茅山西北鬱岡山下自充符張尊師住持崇飾尊嚴殿宇巋然而王皇殿閣未就中嘗侍李君捐貲締構又爲文以唱導充符書來請余記其後嗚呼自奴寇交江兵荒雜作民窮財盡賦歛釋騷天子盡減乘輿掖廷諸費大小臣工皆辭俸錢贖罪借貸壹切搜括猶恐不給當此之時一錢寸布不悉輸縣官佐緩急而用以飾神區崇樓觀不亦迂而無當乎是大不然嘗觀張商英崇禱觀碑稱道家論三清帝位有王皇天皇北極之別以儒家括之一上帝而已儒家之言天帝有六天五帝之說紛如聚訟其實一昊天上帝而已大戴禮載郊祀之祝辭曰皇皇上天炤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然則災害流行庶物有不得所者其請命于上帝宜也周禮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三

嚮言三十首 并序

晉五行志吳孫休時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嚮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余之得困病久矣病久而不差則亦思為嚮言以舒寫鬱陶伸導其志意而弗能也無已則吐其什百之一二筆之於書書亦言也遂命之曰嚮言用兵者有地聽之法亦曰鉞偵枕空而臥則東西南北皆響見于空中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以地聽之法聽吾之嚮言也其幾矣乎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善聽嚮言者莫如聖人有瞻言之聖人言從作乂而天下無嚮言之咎矣崇禎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辛未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嚮言上 十五首

○帝王之學學為聖王而已矣儒者之學非所當務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聖王之學也荀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天神人鬼地祇不同則六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國有大故大歲皆禱祀上下神示今海內中原版蕩骸骨支柱廢物羣生不可謂得所矣大故大歲六厲作見宜莫甚于此時於是乎飾神區崇樓觀效古者號呼求福之義不可謂無當也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為太乙鑿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即上帝也 聖天子神武不殺靈旗所指無不撲滅亦將儆福假靈于上帝茲閣之建豈非類造上帝之遺意與上元之獲寶也楚州尼上昇見帝授十三寶以鎮中國之災茲山為金陵膏腴勾曲地肺兵水不加災癘不犯祀上帝于此上帝必將降寶以鎮國也又何疑焉茲圖也成上帝之節幢與 孝陵之衣冠日車雲旂擁衛於神臯福地之間 天子之寵靈實式憑之落成之日正執罪獻馘告成于帝之日也當假茲山為磨厓之頌充符其礱石以俟焉歲在甲申四月初

五日護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二

子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太史公曰以六藝爲法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此儒者之

學也漢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明堂議封禪迨其後也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儒效無聞焉元帝好儒術文辭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欣欣然喜而相告以爲堯舜之主復出也牽制文義優柔不斷羣小弄之股掌之上蕭傅之自殺也至于拊手卻食涕泣哀慟而不能以一言加于恭顯好儒術文辭之主固如是乎成帝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心知向忠精鴻範五行之論爲王氏而起召見歎息傷悲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則成帝之精詩書觀古文者何以賢于不學面牆者乎嗚呼人主不可以不知學然而人主學聖王之學則可學儒者之學則不可夫儒者之學函雅故通文章逢衣博帶攝齊升堂以爲博士官文學掌故優矣使之任三公九卿然且不可而况可以獻於人主乎河閒獻王記湯

之言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若火焉吾以爲爲人主者舍聖王之道而學儒者之學是猶捨日而就火也

○鴻嘉中劉向序說苑二十篇奏之成帝以爲法戒其篇首論君道者有三師曠之對晉平公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廓然遠見踔然獨立此人君之操也尹文之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周公之語伯禽曰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故曰王道知人臣道知事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繇此觀之治天下蓋有道矣治世之主未嘗不佚樂亂世之主未嘗不憂勤厲精而治亂相懸者何也明主之憂勤在于擇賢而佚樂在于得人武王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誹死于無罪

邪臣譽貴于無功夫亂世之君各賢其賢雖有真賢而不能用也是故懸石程書損撤膳服憂勞日晏而天下滋亂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此之謂也

○陸贄之論事曰上下之不相通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臯而情理之議不申矣嗚呼贄之於德宗所謂因病而發藥者也德宗非真英明之主也其病在于不英而喜斷不明而善疑其初卽位也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自張涉薛岳相繼以贓敗宦者武將藉口以訾南牙文臣而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人主之心舉不信羣臣而一無倚仗僉邪

小人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則膠固而不可解德宗之于盧杞裴延齡是也贄論六弊以好勝騁辯爲言而吾以爲喜斷善疑不英不明之故也然而不英之病多起于不明善疑之病必成于喜斷所謂喜斷者好勝騁辯之六弊皆是也如人之病證傳變經絡良醫可以診視而得也贄又曰陛下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詞而未盡其理雖服其已而未服其心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三代而下如漢之文帝本朝之孝廟真英明之主也要而論之人主之英明者必不好勝騁辯好勝騁辯者必不英明其相反正如陰陽黑白不在手疑似之間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反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宣政之閒宋之斬艾

其民者不遺餘力矣帝之在青城也百姓于南  
黃門候駕至于燃項煉臂割心鑠口兩河之民  
數十年之後語及故主無不泣下何也祖宗之  
德澤在民而民親其上故也蘇子瞻自登州入  
朝民所在號呼寄謝司馬丞相慎母去朝廷厚  
自愛以活百姓先之志于活民也海內之百姓  
如家至而日見之豈惟司馬哉王介甫之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水利助役均輸之政曰  
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志未嘗不在于活民也廟  
堂之上秉鈞當軸之臣數十年之內分曹而議  
盛氣而爭旦夕以民生國計爲念雖其促數更  
改利病參半而人主與大臣之德意固已優游  
浸漬於民心矣其危且亡也驟而傷之久而歌  
思未艾不亦宜乎晉文公曰爲呂臣爲令尹奉  
已而已不在民矣夫奉已而不在民近代大臣  
之通病也百姓之所伏而敵國之所喜也

○李德裕論梁武以爲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  
毫違于釋氏難捨能捨之法此非通論也自公  
侯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田宅各有貲產人主以  
天下爲家何言捨不捨哉人主之身卽佛身也

其國土皆佛國也其人民皆佛子也其國土之  
中祠堂殿陛解宇闔廡皆佛之伽藍蘭若塔廟  
樓閣也人主以如來之心行調御之法三光明  
四時和六氣正五穀熟寇盜不起戎狄不侵風  
早刀兵之菑不作則金輪當御恒河沙數諸佛  
國土涌現目前而區區以造寺度僧爲功德泥  
像教而違實相不其繆乎武帝之責賀琛曰自  
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  
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  
以成其事詩哉斯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王食皇極之教言也人主而不食國家之食豈  
國土之中別有小國土耶所謂變一瓜爲數十  
種治一菜爲數十味者亦豈幻人爲之而非食  
土之毛耶已則長齋斷肉木絲阜帳而侈靡相  
誇淫侈成俗積累如丘陵列肴同綺繡已則三  
更治事日晏不食而使命繁數攪擾驚困牧守  
長吏重爲侵漁又恨琛之讜言責其分別姓名  
具奏事狀凡武帝之爲皆與佛法才楮違背達  
磨呵之曰實無功德非無功德也武帝之所嘗  
建者家人翁媪愚夫販婦之功德而非人主之

功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侯景之來也  
投器慢藏人皆知之而太子方於玄圃自講老莊  
武帝之於佛法也簡文之於老莊也不其相類矣乎  
○推而言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入主之布施也舍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無忿疾於頑人主  
之忍辱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無以辯言亂舊  
政人王之持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洗心退藏齋戒以神明其德人主之禪定精  
進知慧也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荆罰之  
屬五百官刑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小刑刀鋸大刑征伐其可謂之殺  
手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底慎財賦任土作貢其  
可謂之盜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序其不淫  
也如是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紉言則左史紀之動則右史紀之其不妄語也  
如是王日一舉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  
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其不飲酒食肉也如是  
劉禹錫曰陰助教化總持人天二帝三王之道

與佛之實相不相違背如是而已矣唐中宗時  
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  
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  
于姚秦何充竺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  
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  
身辛替否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  
主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  
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達哉二臣之  
言視韓愈之諫迎佛骨以強詞磨切人主相去  
遠矣可謂深於讚佛者也  
○易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易之致戒於小人  
至矣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一則曰壬人一則曰孔壬於小人之中  
別白言之壬人之與小人有以異乎曰君子小  
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  
之氣乘霧縈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  
入之而說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  
而不可解釋故帝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  
者甚而大之之詞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  
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奸

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若雋求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帝深畏之比之于讎兇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又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焉以其難相告戒聖人在位畏壬人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焉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卽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觀也其言可聽也觀其色齊莊溫柔如商彝周鼎者君子也便娟側媚如時花美女者壬人也光明潔白如春陽夏日者君子也荒忽滑耀如旋風閃電者壬人也聽其言洋洋秩秩有倫而有春者君子也緝緝幡幡無壇而無宇者壬人也虛心白意以肺肝爲獻替者君子也反言易辭以唇吻爲膏拭者壬人也周勃木彊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惟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也

李德裕曰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又言元成二后有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故恭顯得而中之是則然矣小人之術多端人主好明察則以私智要之懲寵賂則以小廉餌之惡黨同則以任怨掖之喜夸大則以精心逢之徐霖言史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夫小人之術至于變化人主之心與天下豪傑之心人主亦安能知而防之恭顯之所以中元成者吹簫撾鼓微行沈湎而已卑之不足道也然則君子小人人主終不可得而辨乎曰辨之有術焉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君子藥石也小人美疢也君子必勁而苦小人必輒而甘以楚文王之言釋而求之辨



君子小人之大端也

○觀漢武之世石慶公孫賀之事豈不悲哉慶為相見詔報反室欲上印綬掾史以為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慶宜引決當此之時憂懼不知所出欲罷不得欲引決不忍為相之可憐也一至于此乎公孫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泣下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當此之時如犬羊之就繫顛頓牽曳悲鳴蹶躅視丞相府為屠肆而人主為屠伯也誅夷繼踵壞客館東閣以馬馬旣車庫豈不宜哉車千秋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侯恬囊容身上壽頌德勸上為天下自虞樂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乃為匈奴所笑終武帝之世丞相得善終受遺千秋一人而已武帝之世漢方全盛茂異竝出定令運籌將率奉使各舉其職丞相行文書備員數而已假令世運中否四海板蕩拮据捋荼如恐不及而欲取奴隸之徒肩丞弼之任倚腐朽之才措屋楹之重雖有百武帝雄才大略有不至于覆敗者乎宣帝能知其然任用丙魏綜覈名實吏稱民安信威北夷稱中興之令主

以武宣二帝任相之得失觀之亦後王之師也○金人之再入也粘罕幹離不聚議于平州粘罕以左手脫貂帽擲之于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不得東京雖得兩河不能守也我若在行取之必矣又紆右手取貂帽曰我今取東京如舒臂取此物回手得之矣入寇之計遂決史稱二酋用兵如神其料事雄決如此而宋以王黼李邦彥何臬諸人當之能不殆哉及金之將亡也南渡之後為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為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鉞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裁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事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

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而爲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可不鑒哉

○王匡王叔文之用事也罷宮市禁五坊小兒停鹽鐵使進獻追故相陸贄前諫議大夫陽城赴京師收神策諸軍兵柄中外相慶以爲伊周再出其所與謀議者十數人皆於時豪俊有名之士一旦事敗狼藉誅譴天下後世與鄭注李訓同類而共貶之未有憐而寬之者也此其故何也史稱匡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塗任門尤盛珍玩賄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受藏金寶妻或寢臥其上韓愈承貞行曰狐鳴梟噪爭署置賜朕跳跟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嗚呼匡叔文之時何時也乘時多僻欲幹連六合計酌萬幾革弊政舉遺逸奪中人之權軒然以伊周爲任此何等事也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造物之所忌也潔白以居之慎密以持之猶懼不克而況以寵賂乎

夫安得而不敗伊周之盛也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故不敗梁竇之橫也有彌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故久而後敗征叔文竊伊周之譽而市梁竇之權名利竝收天人交怨其敗不旋踵宜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語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

○嗚呼小人之辭君子欲鋤而去之也其心有甚于叛臣敵國在人主之悟與弗悟也武元衡之遇害獻計者請罷裴度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用度一人足以破二賊矣遂命度爲相倚以平賊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之英斷可謂出于後世之人主萬萬矣長慶寶曆之間中官朝士朋黨盤牙度無左右之助謗構交作而唐之三宗知其忠誠深信而不移可以爲難矣天啓中高陽公自遼左求入朝羣小亦有不召自來之謗賴先帝力持之得免史稱昭愍少年深明誣謗姦邪無能措言嗚呼先帝之聖明豈後於昭愍哉幹離不遣使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於上

前語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結構僉議縛綱與之使者不可而止綱之責授也臣寮上言金人舉兵再犯首以綱爲言綱之罪大矣又曰用李綱恐非金人所喜然則國家之所用必其無罪於金人而爲其所喜者也王承宗李師道所欲擊者裴度也唐之臣子競下石焉金人之所欲殺者李綱也宋之臣子競推刃焉自古奸邪小人與夫叛臣敵國往往并心合喙以基間謀國之君子人主之不悟而聽之者何也

○危急存亡之日小人之忌君子而力排之也亦豈有遺力哉李綱定禦虜退師之策虜甫退卽出綱於外綱在朝廷執持紀綱調度戰守可以資國家緩急出之外則一道宣撫使耳以書生爲大帥事權撓阻中外掣肘不死則敗亦何能爲小人計之精矣許翰曰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鄙人無詞耳綱去而朝議大變綱被召再謫而都城陷二帝遂北使粘罕幹離不立乎天水之朝而剪除其所忌其操戈刺刃有進於此者乎文天祥自江西入衛獨松火守甫拜右揆之命卽日解兵印往軍前講解使事有人

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雷天祥于近地假以兵柄如博羅所謂不將三官出走卽出與伯顏一戰誓死一決猶有可爲今詣軍前則一匹夫耳此時僅一天祥又縛之以予元此伯顏張弘範所禱祠而求者也不亦傷乎東便門之事高陽之不膏奴刃者幸耳然小人之爲奴謀則已至矣嗚呼尤莫悲于天祥二十舉進士三十七而劾罷致任丙子正月十九日早除樞使午除右相二十日卽詣北軍自此而逃真州敗空坑死柴市而身與社稷俱盡矣祥興之後諸大將猶忌天祥不使其入文祥移書責陸秀夫秀夫太息而已崖廣之閒猶不容其一日居內而況于中朝乎天之成就忠臣義士使之流離顛頓無所容于天地之閒而後畀之以完節于忠臣義士則得矣有國家者將如之何李綱嘗取裴度傳節其要語以諷切人主吾謂講筵之上當取李綱文天祥二傳進讀尤爲切要也

○漢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諸鈞黨者請下州郡考上問曰何以爲鈞黨對曰鈞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皆相集

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爲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黃中賊起中管侍呂彊言于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鈞黨之始則以羣盜爲阱推黨人而入其中及其後也又借羣盜以聳動人主而黨禁乃得少解盜賊之與朋黨相闕也固如是乎粘罕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撫慰良久贈衣物珠玉壓驚復令歸宅司馬朴至全問知爲司馬公之後嘆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弃去之道君在南都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酋却如元祐舊人老于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歐陽公朋黨論及唐六臣傳論論朋黨之禍至矣請以此終之

○靖康小錄曰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老奸腐儒以誤國家是宗廟社稷之不幸非諸人之罪也此四人者有一不備國亦不亡嗚呼

欽宗躬擐權綱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王黼獨首出朕門下李邦彥人稱浪子宰相及除太宰金人笑曰南朝果無人而靖康之禍實此兩人爲之終始王時雍徐秉哲莫倚吳玠范瑁之流爲金人效忠爲邦昌佐命殫竭心腎不遺餘力豈非妖人賊子歟若孫傳吳敏諸人則可謂腐儒也虜退之後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甯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河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又豈下於妖人賊子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淫人邪吉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嚭死者孔子曰天之生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此淫人不死也

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三終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四

嚮言下 十五首

○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馬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揮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能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節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率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全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橫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馮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

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恒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剝殘餓羸之餘以遇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闕府馬武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瑄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已已之役徐瑄唱南遷之議得于謙而後定雖然東漢南唐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而存西晉之與北宋又以不遷而亡固未可以同日語也周馥觀羣賊孔熾雒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方今王都瑩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嶮隘滋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陞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

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靖康時孫覲奏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詳味其言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萬全之計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改作南京以圖恢復馥與舜陟之請不得行而京師皆旋陷晉史以謂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痛乎其言之也嗚呼國家無事則不當遷事急則不能遷子產有言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上無涉河之君下無謀寢之臣而可以輕言定遷也哉薦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李綱曰陛下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此謀國之大誼不可易也○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吐蕃皆與金元異金元者千古夷狄之變局也今之逆奴不獨異於漢唐亦與蒙古異惟宋之於金人其局勢略相似良醫之治病必視其病證何如按古方以療新

病雖有危證惡疾可得而除也李綱曰金寇請和必有邀求稱尊號一也歸降人二也增歲幣三也求犒師四也割疆土五也邀求之法不出五者五者之中最難許者稱尊號割疆土二事而彼必以此邀我當宣政初趙良嗣郭藥師議攻燕之日女真已稱大金皇帝與大宋比肩矣稱之如契丹故事誠不足惜奴兒干都司一小酋長王杲伏誅之後孤豚腐鼠爲寧遠家奴隸一旦稱慈稱帝儼然以南北朝待我無已而主盟爭長自踰短垣誰能禁之使命往來邀以稱臣拜舞少不如意借爲兵端此必至之勢也宋之約攻燕也阿骨打許以燕雲兩路歸宋宋借其力以取之已而有張覺背約之事授之以詞割地請和猶有說也奴狡焉啓疆圯地一民莫非王土而信其嫚書畫遼爲界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更進於此何以待之神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講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以與虜人若虜人要公等首級如何明日金使來其

禮稍紬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當此時綱與師道猶能抗方張之虜阻城下之盟而況於今日乎嗚呼危症惡疾國家之所特有古方具在醫國之手非乏也人主之不按而求之者何也

○高駢之表僖宗曰賢才在野儉人滿朝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尅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駢之譏切人主至以子嬰更始軹道刳席爲此無禮於其君至矣而其言未可盡非也史稱南衙北司互相矛楯小人讒勝君子道消樂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馳檄論列指目朝政皆不逞者之詞也嗚呼豈不痛哉皇甫規曰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羣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又曰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繇此觀之權倖在朝九流濁亂既資盜賊之口實又掣將帥之手足國之亡者幸也裴度之論討賊曰

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郭子儀之論遷都曰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遠環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嗚呼高駢狼籍亂臣不足言也度與子儀終唐之世將相宗臣二人而已矣而其言可以漫置不省乎

○王莽時四方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嘗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翼平連率田況上言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必滅今復多出將軍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此天啓末年流賊初起時事也而今非其時矣黃巢自淮南偶降之後南陷湖湘猶以士衆烏合欲據交廣爲巢穴坐邀朝命已而北渡長淮縱橫河雒

今之賊勢駸駸似之朝堂之上有投研之盧攜不疆場之間有擁兵之高駢劉巨容不此輩尚不可得何況其它殷鑒不遠乾符廣明之際亦可以知懼矣史稱黃巢闖茸微人崔蒲賤類志在效數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以鄭台文之慷慨臨戎王重榮王處存之橫身赴難僅足以翕集義徒收復京闕而卒無補於唐之社稷蛇螫斷腕蟻穴壞隄史臣之所以俯仰三歎者也

○方臘之起事也召所結納貧之惡少年百餘人飲酒謂曰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不恤於汝耳乎曰不能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反見侵侮則又使子弟捍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廢也於汝安乎曰安有此理臘泣涕曰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料取無遺土木禱祀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百萬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

中國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輩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不可得諸君以爲何如皆憤憤曰唯命臘曰東南之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於貪吏耳皆曰善遂部署起兵以誅朱勳爲名用兵十五萬斬百餘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收復六州五十二縣凡四百五十日而平盜賊之舉事必有所藉口以鼓從亂之心黃巢入長安尚讓晚諭市人曰黃皇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人主知而反之則螳賊可不戰而平也

○宋汪伯彥言仁祖時元昊背叛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節可用者雖狂猾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特之



行以振起之仲淹嘗上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仁宗以十科收才亦用此意宋人議張浚輕銳好名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宋自西部用兵張元吳昊不得志於中國去爲西夏用而馬定國得罪去國題詩憾劉豫得官南渡之後趙九齡康可張惟孝之流傷朝廷無人感憤淪沒不可勝數故曰棄賢才以資敵國羅其英雄敵國乃窮仲淹浚之所以汲汲於網羅也庸人不察以詭持輕銳爲譏斯言也一中於人主之心則必有招權市恩之謗甚或以爲收攬人心有乘危覬覦之猜欲大臣不引嫌謝事而奇才竝進難矣高陽公兩督師斤斤繩尺不肯意外行事吾每惜之今而知其非得已也○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反之曰將不能而君不御者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人主之御將何以異此晉鄙嘆喏宿將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無忌單車來代之惟殺晉鄙而軍中屏

息莫敢出氣者魏王之兵符果足以奪其軍而魏之威令行於諸將故也漢高帝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信尚未起以信之將兵高帝徒手而奪之軍如取餈餅於嬰兒之手信當高臥時營魄回駭遑敢爲驕子哉魏之能制晉鄙者法也漢祖之能制韓信者氣也人主之氣盛足以張割割之勢視驕悍之膽雖有跋扈不臣之將不足以爲害僕固懷恩之將叛也上書自敘功伐至謂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代宗望其悔禍再三喻旨宣慰厚撫其家而懷恩不從假令代宗赫然震怒暴共罪狀興兵攻討焉懷恩者亦不過阻兵犯順連諸蕃入寇而已矣代宗之姑息隱忍曾不能少殺其凶逆徒使逆蕃之獷戾日甚朝廷之聲靈日損不已慎乎懷恩死代宗猶爲惘惘曰懷恩不反焉左右所誤蓋代宗之氣已爲懷恩所攝非其力不足以制懷恩而氣不足以奪之也僖宗之世國勢視廣德時奄奄一息耳高駢擁兵江淮其強豈下於懷恩駢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僖宗

報之曰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何其詞之壯也史稱駢自此威望頓減陰謀自阻豈非此詔足寒其膽東塘之役駢逗撓觀釁一旦兵柄既失使務竝停駢在僖宗掌握中久矣代宗之暮氣不足以牽懷恩而僖宗之朝氣猶足以奪高駢此御將之明鑒也蘇洵有言御將難御才將尤難人主而如代宗也且不足以御不才之將而況於才將乎

○何謂不才之將曰杜牧之所云是也牧之原十六衛曰廷詔命將率市兒輩多稽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悍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再口歛委於邪佞縣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此二人者皆所謂不才之將也不才之將未有不以金玉爲市折券而得之其初則陰泥巧狡其卒也則必至於強傑悍勃受罰生人略匝天下是二人者固首尾一人也爲天子之大臣者利其金玉狎其邪佞學兵柄而授

之彼將曰天子之大臣皆市販駢儉也以國事爲契券也當其受事之日固已意輕中朝矣迨其強傑漸露又相與奉之爲驕子爲國家養癰疽豸豺虎而莫之敢指也夫不才之將不過庸流籠材以名將使之才可當披距伸鈎螳螂武士之用而馴至於飛揚跋扈不可駕馭爲國家之大害者天子之大臣爲之也顏真卿策僕固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必相率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北走靈武餘衆東甲來奔歸者數萬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憚劉瀛黃裳使人謂曰不克闢將以瀛代汝崇文決戰縛闢以獻天子之大臣有如真卿黃裳謀議於廟堂何患邊陲之上不如臂之使指哉故曰使不才之將意輕中朝而至於不可駕馭者大臣之罪也

○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

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鄭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為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繇紫荆出師與真定定州之軍會于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于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蕭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真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為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遠諸郡徑掠黃河大掠于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被深

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蒙古主還自山東金主奔河南復圍燕京入之此出紫荆攻燕之二也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為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于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金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捲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青犒師為和引去金乘閒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乃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遼太祖嘗選三萬騎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晉之攻燕元之攻金皆此法也皆此都也

嗚呼若之何而不懼也

○已巳北守也先自浮圖峪擁三萬衆繇紫荆直薄都城于謙爲本兵嚴兵拒却之也先仍奉駕出紫荆北去降卒小王爲也先畫策繇紫荆徑趨臨清據厥倉斷糧運謙遣平江伯陳豫鎮守臨清以伐其謀景泰元年謀報虜復大舉繇紫荆入寇謙奏遣都督顧興祖大理寺卿孔文英等備紫荆增京營兵一萬二千人白羊口增五千八百人倒馬關增五千三百人又遣都指揮王虹率京營兵六千五百人及茂山衛兵守易州都指揮石端率京營兵七千人及保定五衛兵守保定都指揮陳旺沈興率京營兵七千五百人及涿鹿二衛兵守涿州都指揮張智率京營兵三千七百人及真武神武二衛兵守真定約東諸將曰易保之兵以援紫荆涿州之兵以援白羊真定之兵以援倒馬猶恐諸將勢分復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右僉都御史曹泰參贊軍務率京營兵五千人鎮守易州以節制之都指揮魏忠顏彪充遊擊將軍各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紫荆白羊倒馬諸關口都督

楊俊充遊擊將軍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涿州保定真定諸州縣名曰分巡又謂虜至與戰不若先聲以奪之遣大將石亨楊洪各率京營兵四萬人亨出紫荆至大同洪出居庸至宣府以振兵威名曰巡哨已而也先不果入寇上皇復還當是時距成祖北伐才二十餘年京營兵猶可用故謙得以經略布置首尾應援成嘗山率然之勢用以遏南遷之議而反北狩之駕然而大學士商輅猶謂紫荆諸關口宜用旁近官軍守之京營兵無固志不可用繇今日觀之又當何如先臣楊守謙每閱紫荆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

通已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原之策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無荊州也無荊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爲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今賊陷荆襄矣逼九江矣使其上薄隴蜀則進而擊天下之首下窺江淮則退而擊天下之尾天下之要害盡據于賊而我拱手而聽之幸其不卽來曰無與我事譬之祛篋之盜踰垣而入既已歷其堂奧發其扁鑄矣而司于掇者猶擁被而高臥主人將以爲如何也

○張叔夜當靖康之時謂襄陽漢江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駐蹕於此尚可號令中原元人規取襄陽劉整使誘呂文德置摧場于樊城外外通三市內築城堡又築堡于鹿門菜臺于洪水與夾江堡相應而宋援兵不能進史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岑而南北不相通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觀子灘以絕其東而襄樊之道絕樊旣被圍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劬呂文煥守襄植木江中鑲以鐵絙造浮橋以通援兵張弘範謀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截江道以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而襄亦下以蒙古方張之勢阿木天澤弘範智勇之將文煥孤軍無援賈似道擁兵不救圍守四年懂而克之今以全盛之世值游寇之賊不旬月而荆襄竝陷我無浹旬之守彼有破竹之勢此可爲痛哭者也人言賊利陸戰必不能順流南下此不然也劉整謂阿木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破襄陽用水軍乘勝長驅

今賊方利東南富庶耽耽虎視而江海閒或有亡命奸人細作爲之嚮導能保其不建瓴而下乎羊祜曰吳緣江爲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不踰時而可尅今之禦賊者不爭潯陽江漢之險而柵石城屯牛渚爲憑城自守之計徒幸賊中之無人而不惜爲其所笑此何說也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亦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拜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拜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

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撮拾湖淝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蕪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秦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蒙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經策得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兵略皆轉而授於我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戒也

○勝國初混一漕東南以供燕京運河溢溢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之本朝海陸

兼運既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曆中運河漸梗議復海運旋報罷 今上復議舉行而譚者搖手相戒以爲非嘗可駭此迂儒不通世務者也元之海運創自伯顏伯顏之意以爲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百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道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卽爲漕海之計其謀國深遠營度在百年之後非凡所知也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淞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輪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嘗其後漕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繇此觀之伯顏之謀國豈不遠哉王宗沐建議於萬曆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

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着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于通海則計將安出哉宗沐之論奏有三曰天下大勢曰都燕專勢曰目前急勢此三勢者如奕有全局變局皆在一局之中今日之急勢卽專勢也今日之專勢卽大勢也善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則全局在其中矣嗚呼丘濬之論海運大勢也王宗沐之論海運專勢也今日之論海運急勢也夫奕棋而至於急勢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而舉棋者懵然不知良可歎也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為微椒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抵牾為說者以謂呂羸牛馬之事微較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為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即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為號者記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袁忠徹史云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阿喬新注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胃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妥權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即位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廝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見忽叉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安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見忽叉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殂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即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安懼帖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復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毅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為江陵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為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縋牆而入篡奪其孤孀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邵樗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與人拜入古廟中即亡去少年數輩扛巨木楛其門伯和脫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揜袖手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說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驟食人圍觀如墻伯和怒曰奈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驟舍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驟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鑄其半如泥沈馬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全藏乎萬曆庚戌伯和官刑部郎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神祖勿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恃伯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中

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時論益惡之由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於東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馮太宰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錫飯蠶糲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嚷畢牘聞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使之士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宥將自汀入粵伯和大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案聞之縮舌而止其壯住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道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士盧千斤路過不平歐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具衣中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壯士盧孔禮誣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躡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詢於介衆以誤殺賞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即有事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填牢獄無爲也縣令憫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賞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扣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搏額稱謝令曰非我賞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賞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舉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雌釀宿酒妻女治養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嗽如波捲電嚼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諱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轟涌羣少年髮植如竿願爲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申之秋奴陷開鐵余服除赴闕伯和罷官里居執手慷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吾折簡爲兄招之卽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余過富莊驛聞 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蓐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遣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怕首腰刀傳送至河間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富莊宿郵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胃臆聞

爲追記之如此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推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焟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

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從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愈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久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韮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閑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噓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母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襍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

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數厓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羸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屬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丘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丁丑獄志

烏程以閭訟逐余旣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并及瞿給事式報烏程奮筆票嚴旨速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

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啖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全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現烏程之義兒也迫欲傳致具獄以快烏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劾應璧曰撫寧勳臣受國厚恩拚一死擊奸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卽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馬周亦爲嘗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聞問撫寧往擊逆奄今擊奸輔義烈憤盈拜家廟別老母而後行事天日較然何忍以婪賄誣之擊奸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予錢未嘗行賄某未嘗代錢行賄何繇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現曰錢家人紀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諫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有姓紀名綱之人爲錢僕諫耶事出左傳故非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現曰我家安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掉書囊地耶考蔣英喜兒

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意其老可彊服也捨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現掠訊無所得慙且恚王藩戎冠束帶招搖而來現樞軀起迎之握手耳語久之遂用藩語具獄曰應璧初抵調不服藩及蔣英喜兒察語作證左驗明審應璧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勅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 上以爲疑命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現持之益堅謂贓罪真確案宜早定不當遼緩以滋葛藤 上終弗許也獄初具現寺謂 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獄卒事耳卽 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掠楚誣服因以連染朝士之右余者此輩可舉網而盡而余爲渠率其將安往 上神聖心知余枉疎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廠以緝獲事盡發復謙漢儒藩三人奸狀 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現亦以他贓罪勒去現之考應璧也五毒參至窮竭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現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變一足庸何傷現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拏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勳

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溫閣老威靈遂勝於二祖列宗耶現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奉 旨覆讞盡反現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創而卒崇明沈廷楊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奄令許顯純掌詔獄考汪文言扳誣楊忠烈贓罪文言仰天大笑天下有貪贓楊大洪乎彭考刺斃血肉糜爛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誣也烏程之伎毒深於逆奄董現之周內精於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就語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或曰應璧死後現病疴見應璧守欲殺之命道士上章服罪費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今現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 徼士錄

萬曆間余以史官里居新安程生元初踵門而請曰聞明公有意於著作願有請也翼日以書來曰元初於世事憤然於身家妻子一不爲計念明興二百餘年國史遠遜前代輒不自量欲

做六典會要勒成一書雖窮老不能忘也竊謂夫子刪書堯舜稱典 祖宗本紀宜從尚書例尊之曰典明不與歷代同也史家最重書志兵食尤要班史食貨以後無可觀者宜為食貨通志一切農桑儲備足食足國者悉隸焉兵志自握奇經左傳以下詳考歷代兵制陣法另為一書前代禮志載郊廟儀仗冠服諸事而不及朝廷邦國士庶禮宜以儀禮為主以家禮儒先議論參之以補其闕樂志泛論樂理不及制度作法元初遇異人授以樂制詩即樂樂即詩也詩言志歌永言作詩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作樂事也詩統為十二韻分之有百餘韻樂亦統為十二調分之有三百六十調詩用韻即十二律也又用音為宮商角徵羽同音而不同韻者即用叶韻音韻竝用詩即樂也樂亦有十二韻每韻中有七音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也故琴用七弦簫笛帶翕簾亦七孔一弦一孔為一音七音開雜而成一調即作詩為一律也百官志以周官為先而歷代改革俱備考古宜今不為膠柱考工記利器以前民用亦非細事宜補為一志

昭代當百王大備之後包羅往古垂示來禩莫今日為宜書成而明公手為裁定他日為政舉而措之而已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願明公之無忽於斯言也元初家累千金妻子逸樂棄而游四方行不携襍被臥不儆邸金終年不滌衣經旬不洗沐搏糲飯裹置衣袖中以為饑糧夏月穢臭逆鼻聞者嘔噦元初咀嚼自如余將補官赴闕卒卒未暇理前語元初遂別去不知何之後數年有告者曰元初聞遼事急徒步往遼陽相視阨塞要害奴將攻遼陽人勸之去不可城陷死焉嗟夫元初有志於著作棄家離鄉周行天下蓬頭跣走如中風狂易懷鈴握槩身死絕域張伯松知有賊會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豈其類耶其書留篋衍中紙敝墨渝二十餘年更一失之程生遂無一字留天地間矣推元初鄭重屬余之意知其心同猶不死也作徽士錄使新安之志文獻者徵焉

東征二士錄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 天子

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與師往援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潭守藤原如意從惟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閣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東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

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

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憂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令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撒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塗列四十寨攻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恨如松給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城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畦李如栢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淖中李友昇中鈞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



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憾而間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松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不欲屬行長耻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暴關白之篡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噤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切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逃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

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勸兵以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其藪封殺降今得無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疲糧盡與叅軍李應試謀復遣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叅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

富實授守備住謁兵部吏笑曰長安中金銀  
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  
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  
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  
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  
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  
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  
父死負官錢七萬謀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  
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  
居庸關外仁入虜中虜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  
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  
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  
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  
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過  
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  
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  
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  
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  
僕曰置我棺舩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鬼悖也其  
曲謹多畏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  
 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  
 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  
 牒付者也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即晉出帝  
 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是年六月吳  
 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侑立十二月弘侑為羣  
 下所廢立弘俶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侑也弘佐  
 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侑至八月制授弘侑東  
 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  
 鎮東也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會者晉江會宜靖公  
 公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  
 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  
 康靖公槩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以忠  
 獻集考之忠獻於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  
 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

前請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以二牒  
 所載徵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  
 年之紀覽者往往致疑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  
 丁巳朔建國改號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  
 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吳越之正朔何以不  
 奉漢而奉遼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於殺胡林  
 矣此牒行於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  
 無疑者也改之遼史自阿保機即位九年吳越  
 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  
 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是  
 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於東南故猶  
 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  
 後也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  
 亦可謂微而章矣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  
 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爲  
 疑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號大遼  
 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蓋降赦則稱會  
 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  
 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中國而僅存於國史牒  
 文所從据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

實固可以互攷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爲會同十一年。隆禮之志成於淳熙中。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號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弃。出二牒以示余。命爲之跋尾。余學殖既鮮。又善遺忘。略疏其槩。以復於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住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相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嘗事擬進。盡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閒。四公作相。參之日。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今本州飭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相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葉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詔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詰勅不書姓。則其見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麈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

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劉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恭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劉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恭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劉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旣已知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

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中紙敝墨淪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行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愴

之日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蓋初仆時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額與跋皆不可攷矣然而碑也仆於宋復於金龜跌之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前十月甲午掘墳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葬其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復闌周於碑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斷棺僂屍而已四年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燕黨之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臣左枉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真輩皆僧徒相與仗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告成天水之封劉箬之冊皆在紹興皇統閒涑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言之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寐而起酒闌燈熄屏營欬歎者二十餘年矣其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間龍川以匹夫庶士奮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立國則巴蜀感而南渡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既定參分造盟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爭以爲怪異不將醢之則將秦之夫避醢而就秦亦豈神龍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獄晚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子天生英豪使斯世不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游龜殘魄漸就漸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歐陽子之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孝譽先生私諡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卒江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做古人私諡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其毳足以養其心而綺紵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習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麓川騰衝之役爲比既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兵援遼牽連謫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諡以易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堅立庶可以稱塞我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按諡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緹騎及門銀鑄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旣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詒書告別單車就道誓獨身死侏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大慮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諡孝國史以爲異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諡法狀古述今曰譽君著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譽矣請諡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史官嘗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間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膏熟顧  
 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為天子之大臣  
 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  
 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  
 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  
 廉靜而閑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  
 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  
 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  
 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為  
 錮疾臥則心忤忤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  
 孝朗仲病後母籲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  
 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  
 取一錢遇人緩急典衣借貸未嘗以無為解居  
 閒請託謝絕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  
 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  
 者也繇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  
 况於其名乎又况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  
 仲之為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為宗一義  
 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為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物為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  
 所為疾疢在躬者也篤信好學強立不返為子  
 必死孝為臣必死忠得志則沛然德教行於兩  
 閒不得志則浩然真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  
 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舉鄉書當時於世  
 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  
 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絕天下劉之志行當  
 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  
 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  
 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為當時所  
 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  
 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蓋做古表厥宅里崇  
 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  
 鄉之學宮蓋做古馨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教凋敝鄉里婦孺雖有伯  
 姬孝已之行截髮刳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  
 厚竿牘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木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鬚髮而事奴挾笑而干寇者硯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為細故哉我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愈前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陞宣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真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縉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績宜表揚者舉人二人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研精六籍易叢之夕雜誦易象琅琅出席幕閒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以忠孝名節為己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昧自好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為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皆嚴事之不敢厲行進繆為忠臣文為名相則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服習其祖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為流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絕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為歛倪司李賻之乃發喪世偉唼曾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釣聲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為清流嚆矢者也晚年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樞世偉晚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宣為友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居其前為唱于焉陞宣既得旌矣於世偉何疑楊大濬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大濬少從之游縵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為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艷然不可犯干

聞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為仁孝先生之徒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如一第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間歲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骸凡兩年可萬計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焉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王敬臣織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深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 神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深於身後其誰曰不宜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中亦有弓旌賁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內者矣嗟夫瓦器飲食或以虛偽貽譏穀皮綃頭或以釣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志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聖主崇獎風勵之至意者手敢忘其固陋獻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議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未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此時者也何也周官川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鼃龜射矢鳥各有攸司皆以生之道殺之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麥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焉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孫以為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周德下衰其稟凜於王制若此而况其盛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為一家以鳥獸禽魚羣生萬物為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屏闈寺樓夷狄皆放生戒殺之事也民無天扎物

無疵癘，麒麟游鳳凰，集泉鳥獸魚蟹咸若。豈其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且得一鳥焉而縱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唐用闢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於一魚一鳥，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已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之庫藏乎？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嚴

旨峻法，然貪官污吏穿穴而乾沒者不可勝誅也。富家翁媪囊金積帛，手自肩鏹，中夜取火而視之，不遇胠篋探囊發匱之徒，則其亡失者鮮矣。物公則斲法久，則淪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積也，何必西湖之是而栖水之非？顏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得廁名其閒，幸矣。作是說以廣之。」

### 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爲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棹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之閒人皆知有袁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甫田之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先王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為尊祖一也雖然豈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迨宋元諸家繼禰之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迨勝國諸家繼禰之宗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為文者有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己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被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墀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蟬蛻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為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閒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龍文中之虎熈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既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字之曰君陳而為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三階六符者也東方生西漢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詼諧倡辨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閒乃欲挾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為東方生不願生為同父也東方生所陳泰階之事不可得而聞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 天子驚異累日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誣也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狀然而不可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為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令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是而况於談諧倡辯之流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七

雷責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遂虐鬼文列四鬼之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富鬼之族類倚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其與子墨作緣亦慎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自憇時聞大冠擲揄聊述其語爲富責主人文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慙也意略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明河垂席雲物輕解人影單隻倚仗傍徨瞻睇四壁有聲愴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慙而檢諄諄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噴曰余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門有如琢水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家殘編滿家傲不人後癖必人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保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懿匪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僂彼嗽我甘彼灼我免衍衍飲酒乞乞禦寇惟  
力是視追恤我後我有顏面無獲其皮劈皆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蹙其眉賜之餘歷旬旬叩稽不比臣虜况乃等  
夷我有話言沓口岐舌鴟夷滑稽瀾翻轉折噁  
嚔嚔伊附耳未絕陳見悃誠誓死流血退而屏  
人偶語憂憂轉喉似暗出氣復咽嗚矣富人入  
而後說為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輓轡骨節齧  
卷口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剗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碎先人敝官冷有  
地無權資人芳口博人銑顏搖唇抹撇背面銛  
鉗魯冠越棄夏篔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富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駟獮厭飲酒食妻子踴慮僮  
奴并力如牛之耕如騰之賊囊積充物子貸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

節師彼前修薦鶯為羣稻梁是謀擲揄屏息棲  
裂奚憂僂置筆札辭去交游願就幸舍為子持  
壽主人聞之閔默隱几煩寃填臆啣嘈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屏營徒倚曙光解  
駸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晞髮叩齒左顧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富鬼喟曰不可為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誠列女傳書并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咸疏遠之其夫憐之  
而弗敢暱也里有夏巫氏者極醜無雙曰頭黝  
顏深目曷鼻齟唇結喉旁行螞僕手不識刀尺  
目不辨結縷保逐與人合無道涂溷廁擇焉行  
年五十而後嫁好淫不衰其夫固知之久之其  
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  
也夏巫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  
有季芊何為女子有辭家者過夏巫氏夏巫氏  
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訾季芊不絕口隣女  
有習夏巫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何賢于季羊夏巫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羊實  
先子行何謂善嫁夏巫氏曰非此之謂也季羊  
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  
貴顯者吾嫁門第焉富厚者吾嫁貨焉賈者吾  
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奇美焉傭保吾嫁  
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剝賊盜吾嫁藏焉丐  
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  
有餘且以奉吾舅姑叔妹而盡吾夫焉季羊之  
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曰  
然則子何以無淫名夏巫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汚其身有利于已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尚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孤孩者吾假母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巫氏曰頭曰因而爲廣髻顏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曷鼻而眉蹙齧唇結喉因  
而爲嘖嘖旁行螭儂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羊洵美矣雖

然季羊不善爲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  
羊之不善美則季羊之稚齒媿猶猶天人也雖  
鳴之發于餘竅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  
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羊季羊穆然  
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  
夏巫氏表季羊之閭以爲女宗

###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  
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  
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  
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  
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  
掌之小祝以迨于司巫女巫巫各有事守凡以寧  
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  
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  
天無烈風陰雨白雉啗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  
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  
者不在人也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瀆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禱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劫運促數而大雄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并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今天子深居法宮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瀆之自作不歸于人鬼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攷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早曠與浮屠之禮懺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為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丈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瓦孟草食守木义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為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為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諭訛噂香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丈夫士之相之也宜

或曰是舉也大丈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為大丈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旬旬稽顙告哀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帛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李翔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佟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其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為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苦次麻與襪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枕席閒不辨血渾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既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姬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  
偽吳僭竊未遠其告誠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駟過姚  
氏之宅里者道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致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鑱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麟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嚙乳送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傳教之春秋  
勗以七箸鴻匹不再狗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關 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我我閭門甄胄之里軒車麟麟有來至止視  
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

嫠朝齏莫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  
局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  
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會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天會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人欲予之韓嚙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  
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  
表事臣祖承先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  
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  
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閱三世之  
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  
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待  
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衝關下有瀆水  
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  
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于孫嚴霜夏墜

所天不存雙雙華顛呱呱襁褓閔于幼稚哀彼  
篤老寒燈兩侵敗幃風擁衣哀血淚迸為乳渾  
厥孤既立母節未署伊誰抑沒韜韋跼注民彝  
有嘗天咫不遐挹彼注茲發祥厥家子應星郎  
孫拜夕闈曾孫趾美前光後輝乃扣帝闈抗疏  
請卹 帝曰俞哉汝表汝錫崇臺綽揆銀榜漆  
書天晶日明炤曜里閭冥冥長夜墓木已拱寒  
灰瑄飛重泉波涌 皇明如日靡幽弗燭孰云  
百年蔽此薜屋誰謂華高母節齊而誰謂遠  
母節逝而誰謂衝關峻不可仰烏頭雙表遠抗  
高掌舊史作銘勒諸樂石崇獎節義用詔罔極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閩賊陷雒陽故南京叅贊尚書呂  
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  
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娑流涕追惟宿諾乃為  
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  
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闔戶自經女  
弟救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媪憐而諷之殘而截  
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涕漬濕麻  
桌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旬貸一錢曰與

人通財非妾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為儒習書  
獄為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  
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困  
以周人之急而家輟火里人斬之曰無若呂公  
代客用窮今幸少有餘貲盍亦行夫子之志乎  
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嫠母之教也牛氏  
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苦大病亟  
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家廬泣寒風饑雪虐  
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母身自負土手絛  
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畚築又忍燕寢居息  
棄吾母於宿莽乎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顛  
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  
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  
光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 詔表厥宅里  
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  
之門母子節孝同日竝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  
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贊公死節  
之事銘曰 惟 皇建極崇獎節孝樹之風聲  
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  
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烏頭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祉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維邑隳突天虧  
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  
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為神靈雒陽城下思鄉  
之夢造歸 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  
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并卽圖立廟  
帝命海加揚芬億齡金銷石泐汗青凜然敬斷  
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并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  
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髮而矢志自誓衰麻與襁  
褓相襲也血淚與乳潼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  
弱女修脯以教稚子顓天刲股以療病姑茹荼  
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謹  
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子仰姑捐  
身并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  
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  
表署其門如會典 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  
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為旌門之銘銘曰 旌  
門之典備於有唐遠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為人婦勸為人臣惟 皇御極  
崇獎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潼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改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鸞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狸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保惡聞孫塞路媪子盈朝螺肖蛛蕃廉恥  
道消持祿鈞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比遺跡  
皇匪爾寵爾訶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感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臣者國三事大夫云胡弗盡崇臺有仇表厥宅  
里 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墜匪艱敷匪丹俊  
者停車報者頰顏累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  
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 詔徙家京師兄  
弟相繼歿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  
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  
其門閭為堂號曰雙節倪文僖諸公為記傳胡  
忠安商文毅諸公為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為之

圖此天順間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缺瓦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欽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閒物無不敝惟節義為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為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並蒼  
 秋稗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既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上楹恍見二菱粟玉堅冰悍夫俯躬諱者不語  
 樞水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  
 肇飛今則焉存石泐劫灰節義不隳歸然斯堂  
 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絲天潭谷邈迤而下林麓奮蔚後崗  
 而面城凡五十餘畷買之置義塚焉廣二百五  
 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  
 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叅政陸  
 君仲謀實為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銘曰帝奠九壀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扎  
 瘞天昏邑厲有祀漏澤有園掩骼埋胔豈惟孟  
 春一維茲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癘  
 道路不掩溝壑斯斃莫司置榻莫掌除飢二其  
 骨楮柱青燐斷續瘳狗晝啤饑鳥夜啄胔骨日  
 燎散股雨濯痛湛淵泉殞達墻屋三風淒晝日  
 冤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惟亦有  
 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四虞山之陰天潭之  
 陽焉處為嶧如防如牆宮以墜山襲以奔岡畫  
 丘統還近郊莽蒼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輶積乃族墳墓以葬以狸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六其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飲彼鳧  
 魄七告於邑宰宰曰禱矣刺黷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八其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蠹傷非作而致不麝不  
 卵澤有攸漑如水斯漢如火出燧九其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賦之梧丘垂仁射聲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十其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臨仕公獨老逢掖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之交拯人竊枋其為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祝諸生之中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簡臣介生蔚為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鱗吳札之間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眼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亦余之知己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為贊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頰色如死友逢掖

之水章甫之冠不愧不忤有氣桓桓七尺之軀載骨負肉上天下地父母所有怒髮俯植奮髯旁驚云胡中道驚彼熏腐頰宮之門掛我冠裳長嘯闔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鄙夫敢拜公像

駝碣硯銘

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碣島石可啄硯島蓋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碣硯為之銘曰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淮安疇復海運晴窻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張生勁琴以獻范司馬余為之銘

吳張斷桐越其祖髹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兮擅嘉名嗟靈壽兮非吾徒

許野望關重修關壯繆廟碑銘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游野重修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

明命加以衮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為之銘銘曰

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鈎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

將將神亦戾止是為離宮作鎮星紀 天子曰

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宅草闕貢萑

苻傳警占在鳥衡歲曰有昔侯眷南顧弭節吳

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羅綸絮轉運炙輶浮

淮達河飛泃祠下舳艫晝靄帆檣參差垂旒端

冕坐而臨之都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溼鐵馬嘶嚙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神有賴右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覈 高皇帝

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

世貞之屬人自為書躊躇疑互未易更僕數則

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

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刊削忌

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祕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 高

皇帝申命鑄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

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為是書

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參之以別錄年經月

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

人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

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尚訂異同舉

正得失最為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

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撫經采傳孔子行求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漶一無所援據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駕壽擘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園廁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先帝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悻直觸忤權倖聖朝寬仁得以優游里閭從事牘聿摩安卷帙省念歲時其敢忘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辰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開國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滌陽毫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莽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滌陽之於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穎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聲勢因緣起事而滌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撝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滌陽既歿孤軍無倚假濼城之虛名壺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劫矣嗟夫安豐之擢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光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



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闡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之詔肯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為也寧有及乎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之詩而以庚申為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子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子水滸三十六贊知為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聞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子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讀若聞嘆噫鬚髯奮張髮毛盡堅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為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

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陸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鉅軋人言官猶用畢牘林檎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為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既得死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為而時事不可為時事猶或可為而坐視其必不可為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歎歎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敝紙滄墨之間而况立夫之去宋李非立乎

定來者乎又况聖子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  
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  
桑海遺錄既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  
聖子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  
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  
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子之闕逸  
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新  
史二傳多沿襲聖子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  
夷謝翔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  
之有聖子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  
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  
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  
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釋孝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  
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駮權典謨勾稽  
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  
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  
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  
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  
公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  
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  
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既非嵩門服習之  
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  
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  
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據者或寡矣遠無  
微于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  
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  
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  
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  
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顯仕之慕專精覃思  
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  
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  
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  
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  
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

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闕焉終篇則叙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至卿貳藏奔篋行不敢繕寫進御碎史職也公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嘆此達言以爲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乃非公之志也與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本多脫誤國學本尤爲踳駁邇者儒臣奉 旨讎正而繆缺滋甚不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毛生鳳苞竊有憂焉專勤較勘精良鈐版窮年累月始告成事而屬謙益爲其序序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稗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龜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熸而朱氏遂孤行于世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手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悖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

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埽除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夥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釐爲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而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穢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輕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皆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

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聖天子廣廈細旃穆然深思 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學爲救世之先務亦猶 二祖之志也不然夫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藉傳如石渠閣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鳳苞之較刻也表遺經也尊聖制也砥俗學也有三善焉余故徇其請而爲之序膚淺末學不揆僭昧序贊聖經譬諸測量天地繪畫日月非愚則狂也邈經傳之源流訂俗學之舛駁使世之儒者孫志博聞先河後海無離經而講道無師今而非古胥天下窮經學古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則是言也於反經正學其亦有小補矣夫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序

### 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脩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

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攷推明作者風勵作成之意而儻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謏聞以告于鄉之子弟其亦可乎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人稱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逢之朱伯原陳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祿尚文辭而遺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術也譬如晝行之執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非是則張張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切師說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既熟然後從事于子史典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隳其繩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復胥出而爲名卿材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

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舊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爲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以讀書爲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爲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士志淫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出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又豈獨吾蘇爲然也哉雖然吾蘇土風清嘉文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經誼信師說者吾蘇士實先彼之近世以來勦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捷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潮流而窮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返經術禰安定而宗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首任其責矣乎朱伯原之文曰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其緒言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其芳規具在也以會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

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帥古之人其明經而窮理如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按採遺文考見陳迹以爲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重之以文起不啻錚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複于余之贅言何爲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也哉

### 鄉約序

建德宋侯來令嘗熟豈弟明允暮年而大治修舉鄉約申明 高皇帝諭民六言以訓于蒙士反復訓解鑊版頒布期于家喻而戶曉焉鄉約之制莫備于周官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高皇帝之諭民所謂孝順父母六行之首也尊敬長上六行之二也和睦鄉里則睦婣與任恤兼舉焉而繼之曰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大司

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其八曰亂民之刑造言者訛言惑衆亂民者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皆不安生理務作非爲者也周官於六刑之外加此二刑故 聖祖亦諄諄戒諭焉然大司徒之六行八刑 聖諭以六言蔽之大哉王言比之周官蓋尤簡約而著明矣地官之屬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教治政今月吉則屬民而讀法今吾宋侯之所修舉者謂非周官之遺法不可也吾里之人尚深念侯之德意無以空言慙置之哉昔宋文憲既致仕 高皇帝賜詩有訓人法度之語而春坊司直郎汪叡罷歸又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繇嚴憚余官侍從日久浮沉竊祿無補聖朝今且將退而老矣推侯之意以告于里之父老子弟固余之事也是爲序

### 取節錄序

取節錄十卷容城孫奇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壹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矣啓

泰之長于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太膏伯順偕游于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于闕門奄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慫懃于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覲欲有所建白羣小訐于奄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僕從間行晝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捃撫囊鱣或奔走刺探烏舉烏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學三輔太公設廳立表于門曰贖錢救左提學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鑿鼓不畏奄知奄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許伯順言于蒲州當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興抗節死虜余被逮過白溝界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候

公于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起殺之啓泰果中軍借貸醜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不爲左魏之續公母恐也茗上茅止生屢急難啓泰著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倣碎危坐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孫錯列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泰輩蘊義風生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于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與世衰道微廉恥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揚焉之治河也患底柱而鑄之忠臣義士其爲底柱也亦大矣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如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已啓泰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致戒于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似之也爲序之如此戊寅中秋望日序

建文忠編引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年撰建文書法余為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度事關壯繆侯謂侯已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壯繆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誣文既成而貞珉湧見豐碑屹立龍幡負歸然于端門閣道之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呼同列為老革罵孫氏為貉子何庸微措大之筆端以為寵靈余以為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少帝人心天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逢被矢心于忠義若此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鑿之宜也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熒主聽切國論固未必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乃時恫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嘉平月書

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于鍾陵為別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德雍諡康簡熙寧中用太嘗禮院言封康簡次子承亮為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諡恭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贈金紫光祿大夫叔胆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第六子也靖康之難自抗徙進賢縣修武居縣東忠翊居縣西相距十餘里及營兆域修武居東而卜西忠翊居西而卜東相戒後世子孫歲時上冢趾相錯也自時厥後苗裔日繁而書詩之澤益衍至汝俱公文行鬱藹不應微辟與里中四賢齊名譜云進賢改井為邑自此始進賢故晉鍾陵縣徽宗崇寧二年以南昌縣進賢鎮升為縣當修武徙家時進賢升縣已久譜之云吾不能徵之也勝國初古濟公徙南昌之白塘追嗣胤公又徙于忠孝鄉隋山夾澗風氣鬱盤聚族而居燈火相接弦歌洛誦之聲洋溢乎西東趙于是乎滋大嗣胤公九傳為封比部公應



麟潛德弗曜以發其贏于參議公參議公論次先德釐正支庶作家譜若干卷且撰譜略一通寓書謙益使爲其序焉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爲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莫得其詳也則豈非播遷之後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正皆移以避狄又有散而之四方如修武兄弟者而宗司所掌籍牒錄圖譜之屬遂因是以淪亡失次與今南昌之譜歷十七代服屬井然可以舉僊源類譜之遺而補世系表之缺不徒有關於家乘而已也參議公之惓惓于譜事也所謂能識其大者與當魏王貶死房州子孫惴惴懼不得比于氓庶及于二帝北轅諸王駢首就僇太宗之後十不存一而修武兄弟卒以魏王之世系避地得全盛大蕃衍引之勿替由此言之天道之屈信往復豈可以一時一曠計哉參議公志節鯁介由吏部郎出參外藩其修是譜也循覽太宗魏王之後參觀于天人之閒豈惟不忘其先抑藉以教世也與攬者其亦知觀感也矣參議公令嘗熟

謙益以博士弟子受知于公故不辭而叙其譜其于公之善政令聞略而不書懼謗聞也且有待也宋史宗室傳及世系表皆載魏王子十人第四子爲德雍與譜脗合而馬端臨通考不列德雍之名又載魏王第四子德彝此則馬氏之誤未可信通考而疑史也因叙斯譜而并及之

### 雙鳳顧氏族譜序

太倉顧生天叙以其譜來請曰顧之先譜凡再修曰睿者修於永樂序之者翰林待詔河南李公幹也曰有終者修於正統序之者禮部侍郎平城陳公璉翰林修撰嘗熟張公洪也天叙之先人念族大而譜佚手自蒐輯將踵門乞文於下執事而一旦溘先朝露惟先人之有隆言也敢再拜泣血以請余攷其譜以晉尚書右丞悅之字君叙爲始祖悅之二子曰愷之觀之愷之居晉陵無錫觀之仕晉後爲北海益州尹卒官遂家焉觀之二十四世曰鏞曰鈞曰鎰宋初鏞從汴鈞鎰徙吳鈞生守禮守禮生建安斯建安生珣珣生伯理徙嘗熟東南之河舍斯生珍珍

生臨卽譜所載熙寧三年嗣孫臨題識者也伯  
理六世曰子安元末徙居雙鳳里今割隸太倉  
此顧氏世系遷徙之大略也考之於史悅之止  
愷之一子愷之傳亦然觀之仕宋歷任太守刺  
史未嘗尹北海父黃老司徒左西祿於悅之迥  
不相及也北海在青州安得云北海益州晉職  
官郡置太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益州安得稱尹  
也譜序他無所援據咸取徵於臨之題識臨會  
稽人東坡詩所稱顧子敦也何其言踏駁不倫  
一至於此譜稱永樂初不戒於火睿之妻陳員  
譜圖以出而其他盡燬則其放失漫漶無足怪  
也顧居雙鳳稱甲乙族登鄉榜者二人舉進士  
者二人譜又闕佚不修而天叙父子孳孳講求  
殆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君子重有  
取焉譜猶史也信傳信疑傳疑者丘蓋不言  
而已矣修撰宿儒也博於譜牒之學序吳中世  
譜多至百餘家待詔字貞臣仕元爲戶部侍郎  
佐擴廓帖木兒軍被俘入官仕至待詔致事老  
死於吳序題永樂二年八十有六卽其卒之  
歲也修撰序稱引待詔之言而又云余不知其

人聞有李待詔者吏部尚書張統之父執意其  
人也待詔爲張公父執信然然修撰與待詔並  
時後先官翰林而不能知其本末文獻之足徵  
豈不難哉余故并著之以示讀斯譜者

###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  
命我 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  
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  
章 聖祖者含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  
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戡成輔相設教  
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  
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叙通  
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  
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 高皇帝之木鐸與繇  
文憲以闡 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  
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算以周髀測以土圭  
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 聖祖蓋思過半矣  
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  
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  
爲內相文憲之於 高皇帝有相道焉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閱華嚴法界于閻浮提其爲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 成祖閱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 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闕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 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 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曠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按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而僭爲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其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爲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辦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也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修虞山錢謙益謹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擊排佛學而李屏山

之徒力相掌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卽於吾儒見之矣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肯於孔子其稱大鑿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肯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齋居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花開後狂禪濶倒埽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爲箴砭閱現之閒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祕密如泉之涌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

始啓其扁鏞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叅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叙其首余爲之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參同之書可以止屏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午涂月虞山錢謙益叙

華嚴懺法序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晉廣于唐于是有實叉難陀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年来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說轉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難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世守木君也難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十一心數中之一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也有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

一行之學精于天官曆數其所述作載在唐書甚詳不聞其留意于教典也設留意于教典以彼其精思神解豈無奇文奧義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于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古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譏切當時危言賈禍故俟易世之後方敢宣傳今製懺禮佛何嫌何忌而暫加韜晦且一行生于初唐卒于開元爾時六詔不賔雞足越在化外其振錫也何自其繡經也何因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劫火滄桑何以完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子之所疑皆世間法耳非所論于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麤論也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西行維下識聖人復出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華嚴十地中人其難以凡心測量明矣豈其詳于星曆而略于宗教從口所出卽爲真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麤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特節懺之製于一行而傳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于龍首而藏于雞足闕于葉榆崇聖而顯于木

君皆有數存乎其間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嚴之出于龍宮傳于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洽星分鉞燿藏弃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神于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帛可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虞乎 聖天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含攝羣生而木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木君世駕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則是經演疏鈔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烟海今復流通懺文與疏鈔合論竝傳震旦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豈不信哉是經不可思議懺亦不可思議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議聚沙居士見作隨喜遂盥手援筆而爲之序

蕭伯玉起信論解序

泰和蕭伯玉精研性相之宗叅訪尊宿繙閱大藏極心研慮俯仰叩擊者數年而起信論解始出蓋自賢首圭峰以來解斯論者科節繁多疏記錯互使學之者窮老盡氣沮沒於文句之中莫能得其要領伯玉之爲是解也剖性相之藩

籬攝宗教之精髓疏通證明氾濫於莊列闢尹之書開遮並用縱奪雙顯昔人有言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也伯玉之注起信亦如是而已雖然余竊有戲論爲學人告焉當東事之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于長安余笑曰未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憚而去又數年甫以談相宗聞於長安伯玉往扣之余問伯玉云何伯玉亦笑曰未也無幾何甫以兵死嗟乎甫之兵圖其所授於師者未必非也而已以死矣吾不知所授於論師者何也令後之學斯論者不具伯玉之深心不知其所爲開遮縱奪者而率其顛預籠統之見師心信口影宗掠教以爲性相之學如是輟老僧之足而血童子之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世之學人無以伯玉斯論爲申甫之兵圖庶幾不爲明眼人所笑耳

心城先生全集序

今天子在宥化成崇信佛乘在御極後之十餘年而吾友劉心城先生棄家入道以宰官現比丘身在七年之甲戌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  
皇上之崇佛所謂先天弗違而心城之現身其  
亦有開必先者與我 二祖乘金輪以開天則  
宋文憲姚恭靖應運而佐命我 皇上御寶筏  
以度世則心城逗機而顯神有君有臣或主或  
伴華嚴世界重疊涌現於閻浮提中良非偶然  
者於是心城之子古洵會粹其世諦文字自入  
官至於入道年經時緯都爲一集而請余序其  
首心城爲台宗之世適爲卽中之上首弟子其  
所演說皆因緣生法空假中之義諦高者入青  
天深者入黃泉而余何足以知之余所知者心  
城而已當心城守黔時以孤城捍強寇能使數  
百萬衆骸骨撐柱死守經年視人世閒死生利  
害如毫毛耳一旦慕卽中之道長於其師二十  
有一年側行捧手稽首稱弟子其學道之專誠  
如此人謂心城橫身誓死致命於危城尚易而  
委體布髮折節於本師尤難昔人有言出家乃  
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如心城之爲豈  
復知將相之足慕而以出家驕之者乎讀心城  
之書者一以爲當機之痛棒一以爲寡鼓之毒

樂其悲愍勸厲如諸天鐘鼓聲其勇猛奮迅如  
師子無畏音因是而知其所以不屑爲將相者  
因是而求其所以鍵鑰於台宗扣擊於本師者  
無徒梭撫於語言文字而爲守株刻舟之徒則  
可也嗟夫世之魔民盲子拾儒先之唾餘辭而  
闕佛者不少矣孔子師老聃孟子闢楊墨不闕  
老莊則孔孟之於佛可知也佛氏之道幽贊王  
網 聖祖固著爲典訓矣我 皇上之崇佛所  
以祖述 聖祖而臣下之不敬誘佛者所以憲  
章 聖主也反孔孟背典訓蔑 聖謨非聖無  
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而世或懵不知戒惟魔  
民盲子之是師心城不以此時發慈悲心見廣  
長舌相撈籠而拔濟之長夜之不但也豈非先  
知先覺者之責乎願心城母疲於津梁余雖禱  
昧請執簡而陪其後焉癸未仲春日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

寧海今南城張君重訂故翰林侍講方希直先生之集鏤版行世而謙益爲之敘曰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讀先生之書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馬子長也韓退之歐陽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諸葛武侯也陸宣公也宋之范韓司馬也已而縱觀其議論則其於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莊周李白而其所希風激贊願執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敞楊喬田疇之徒於是乎喟然太息想見先生之爲人意其爲古之狂士且流而爲漢之俠士也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不謂之俠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喋血而大書長歌而畢命不可不謂之狂自漢以來士之矜名行崇謹厚賣國而嚮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爲窟穴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赴湯蹈火驚世絕俗之爲聖賢之所不辭也以先生爲學之誠簡身之密至於冠屨七筋家人宗族靡不有倫有物

以箴以戒一旦當天地崩圻朝著遷改奮身而起視磔裂參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謂之真狹斯謂之真狂斯謂之真中庸其斯以爲先生而已矣蓋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栻氏再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景濂所謂豈知萬鬣牛難媿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於革除精忠奇節震動古今然後天下知正心誠意之學果足以植天經扶人紀然後知聖賢中庸之道與鄉愿小人之僞學果截然兩途於是朱子之道得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脉譬之中原之山川龍脉紆迴瀆發於南北戒之閒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替宗之祭亦當以三君子爲樂祖惜乎議兩廡之祀者紛如聚訟而未及於此也因序先生之文而發其端以俟諸後之君子焉張君爲令廉平好古教化迫出於世之俗吏於其刻是集也可見志焉而餘姚有盧生演者搜括先生遺集撰次年譜汲汲然仗助張君以表章風勵焉能

事刻甫成而溲死矣牽連書之亦不忍使其無傳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嘗熟錢謙益謹序

###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余苦次得宋人所緝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其序曰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履嘗晁補之無咎黃廷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欲參諸弟子聞方叔少而未知事師之勤渠生死不閱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駁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來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吾嘗觀王氏之學高談先王援据周官其

稱名甚高而文忠則深嘆賈誼陸贄之學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於適口不必其取陳羹也藥期於療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爲周公而僞不若爲賈誼陸贄而真也真賈陸足以救世而僞周公足以禍世此眉山金陵異同之大端也觀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擇于斯乎

### 本草單方序

繆仲淳既歿數年其著書多盛行於世而所摘錄本草單方未黃甲乙狼籍篋衍中康文初莊欽之蒐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成於是繆氏之遺書粲然矣仲淳以醫名世幾四十年醫經經方兩家浩如煙海靡不討論貫穿而尤精於本草之學以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耳神農本草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注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沈研鑽極剝理解神而明之以觀會通本草經疏之作挾撻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來未之前聞也出其餘力集錄單方剽其踳駁塞其蕪穢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書成而經疏之能



事始畢豈曰小補之哉仲淳電目戟髯如世所圖畫羽人劔客者譚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墻屋酒閒每慷慨謂余曰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葛亮之醫蜀王猛之醫秦繇此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子有醫國之責者今將謂何余沉吟不能對仲淳酒後耳熱仰天叫呼痛飲霑醉乃罷嗚呼仲淳既老病以死而余亦連蹇放棄效忠州之錄方書以終殘年因是書之刻念亡友之墜言焉廢書歎息者久之仲淳諱希雍吾里之右族也僑居長興後徙於金壇老焉葬在陽美山中余它日當爲文以志之崇禎六年十二月敘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崑山葛鼎宇端調讀書積言篤好古學自唐宋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

緯降而游于執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懼有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員繩之墨之猶恐偏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毅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爲敘事之語遂林之曰俗筆句讀之析文理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慎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適相師述學術日頽而人心

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論而不議猶有古之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感嘆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犯是不韙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與諸彙弟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夫老生腐儒挾兔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閒竊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瞽之罪言又將鉗我於言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 兵略序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蒐討國朝名卿大夫嘉猷偉略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略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於世而屬余敘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

有譜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肝食乎余以爲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所患者廟算不一賞罰不明使盜賊乘其閒而將帥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徵之未壽延熹之閒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帥所向剋捷規奐兼主招而熲主討熲曲意宦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封規前後上書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車有五動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爲殷鑒也繇此觀之國家權倖用事先後失宜雖有三明之將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送相矛楯九流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潼關一徑任其奔突賊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圖今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之重盡付高駢之隻手關河連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刳席軹道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之議爭論喧吹

舉棋不足誰執其咎然而拂衣投硯之盧攜視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外者吾以猶賢乎爾自古迄今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患無方略在漢則夷黃巾於黨銅在唐則小河朔於禁闡本末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朝之敵王愷建國功者固已昭旂嘗而勒景鍾矣舉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爲之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爲之地也晉溪之伎分宜之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殺如此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刻是書也固曰爲兵家之醫方奕譜而吾以爲醫有上醫焉奕有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端委廟堂而四海從風當虜寇交訐之日雖口不譚兵可矣杜牧有言議于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其爲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爲知言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參籌祕書序

參籌祕書者信州汪漢謀所著也漢謀少遇異人授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諸家之學以謂可以濟世安民匡時定亂屬當奴寇交訐海內多故

慨然出篋衍之祕編次成書以詒世之登將壇佐戎幟者吳之君子揚維斗徐九一旣序而傳之矣余讀而嘆曰世稱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留侯武侯衛公稽諸史籍未有聞也吳越之間頗傳申胥范蠡之遺書其言略可概見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時加于己支傷日下氣不相受此六壬之數也范蠡之去越也陰六陽六玄武天空後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術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諸身則固已應之如響矣子胥之治吳也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立閭門以西制楚立蛇門以東并越所謂得天氣之數以威敵國者也再世而不復驗者何也勾踐之謀赦也在王門之第一其行也時加日昃其反國也時加禺中此蠡之占也吳王之臨政也在王門之第九其伐齊也在金匱之第八其赦越也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愾也今悉叶胥之占其將不亡乎以勾踐之智也今悉反蠡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蠡言之矣其能廢人而任天乎以傳攷之吳之所以亡者棄胥而庸詬也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稻蟹不遺種也越之所以伯者種治內蠹治外也修令寬刑施欲去惡而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春秋之所書左氏太史之所記興亡治亂彰明較著如此此亦千載得失之林也 聖天子承乾御宇黃帝之元千歲一至奴寇游魂假息在漏刻之間陰陽孤虛之書皆將皮之高閼矣漢謀得登將壇佐戎幙所爲濟世安民匡時定亂者其終袂此以從乎抑亦有進焉者乎漢謀曰善哉斯言參籌之指要吾師所未逮也雖然子誠吳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 春秋匡解序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剛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墻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

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遍相傳授各仍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誼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並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並受其敝又其甚也獲厲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於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視者

可舉目而得之不待賢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爲也是可視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高會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天子方崇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放廢獨抱遺經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而爲之敘或以爲主文詭諫自致其矇瞽之言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崇禎六年六月序

左滙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雖專以胡傳爲宗然文定之書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穀者十二蓋左丘明親見聖人高與赤則子夏之及門其發凡取例區以別矣不獨昔人所謂左氏大官公羊賈餅家也承學小生備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又況外傳子史之流乎

侍御末年李君家傳素業閔學者之固陋著左滙一書以左氏爲經以二傳國語周禮史記管子檀弓說苑諸書爲緯本經析傳首尾備具燦若羣王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庫使後之從事者絲胡以溯左蘇經以溯傳蘇是以窮經術焉斷國論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後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學者之意而已矣司馬遷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則微今以定哀之事實之則孔子之詞雖微而左氏未嘗不彰也鄧析之竹刑則商韓之前車也陳轅頗之封賦季孫之田賦則桑孔之濫觴也公孫疆之亂政則江充之見犬臺而佞文之幸待詔也萋叔之遠天則子師之殉漢而匡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證今上觀千歲下觀千歲豈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乎自荆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橫肆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義闡定哀之微詞上醫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也侍御起家爲刑官今方執法柱下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其亦將以是書爲律令乎天子神

明天縱特爲是經設講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下則侍御此書恭進諸廣廈細旃以備乙夜之覽何不可哉崇禎十一年七月序

### 說文長箋序

吳郡趙君凡夫撰說文長箋若干卷其子曰均字靈均鑱版行世抱書過余山中請爲其敘余聞之序緒也蓋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端緒也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也傳經者之自爲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傳也作史者之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也較書者之自爲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則自皇甫謐之敘三都始也凡夫之書其自敘備矣其無假於余亦明矣而均固以爲請其殆欲推明作者之指意有以信于後世乎則非余之所及也余衰遲失學於六書五音之誼理槩乎未有聞也凡夫聲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經涉輒了宮商清濁部居於齒齦之間其於書多所漁獵勇於自信而敢於作古補亡則東哲爲之斂筆刺孟則王充爲之杜口疑者丘蓋不言吾將使誰正之哉六書之學自東漢以來許氏則尼父

之刪述也二徐則賈鄭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其是非攻其疑誤儼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於六書不復居有形聲有竹帛以後必樣倉頡可以接手相商權若史籀斯高之流雖北面而聽子奪可也李陽冰刊定說文排斥許氏徐鼎臣謂其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乃欲以彘彘之見闕凡夫箋述之指意豈不難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陽李公在太僕一日朝會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問趙凡夫起居如何諸公皆爲改容李公徐曰此吳中隱居高尚著書滿家者也自後數過余必稱凡夫且問訊長箋成否嗟乎當凡夫之世已有李公豈患後世無子雲耶如余之固陋牽綴舊聞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 洪武正韻殘序

自古帝王以馬上得天下能壹意於考文徵獻制禮樂者莫如我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情於憲章文武之義忽焉而不遵習矣而不察亦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國家所最重者廟諱也方谷真之歿也宋文憲公奉敕誌其墓以

仁祖之諱改真以 太祖之字改谷及永樂中  
修洪武實錄則大書特書一無所鯁忌執筆者  
解揚輩皆國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於今則  
高廟之諱公然取以命名而 懿文之諱卽  
宰執亦莫之辟矣 太祖頒行大誥戶藏一本  
有者減罪一等無者加罪一等今不問書之有  
無動曰大誥減等學斷獄者并不知大誥爲何  
書矣至於洪武正韻 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  
變沈約毛晃之舊實於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  
義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叶韻  
而已學士大夫束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留心  
者則曰 聖祖固以此書爲未盡善此未定之  
本也噫可嘆哉吳有君子曰楊去奢氏服膺正  
韻以爲不獨鈴鍵韻學實 皇明之制書也摺  
拾訓故蒐討同異手自牋疏凡數年而成書少  
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其牋注是書蓋有合於  
春秋書王大一統之義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  
也昔漢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儒者決朝廷大  
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

引經斷國高議廟堂之上而自託於蟲魚瑣碎  
之學以微見其指意此可爲慨息者也

鄭氏清言敘

余少讀世說新語輒欣然忘食已而嘆曰臨川  
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遷固之後變史法而爲  
之者也夫晉室之崇虛玄尚莊老蓋與西京之  
儒術東京之節義列爲三統是故生于晉代者  
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風婉而促其  
國論簡而劇其學術事功邇而不迫曠而無餘  
地臨川得其風氣妙于語言一代之風流人物  
宛宛然會葢于瓊言碎事微文澹辭之中其事  
晉也其文亦晉也習其讀則說問其傳則史變  
遷固之法以說家爲史者自臨川始故曰史家  
之巧人也作晉書者但當發凡起例大書特書  
條舉其綱領與臨川相表裏而不當剗剗世說  
以綴入于全史史法蕪穢而臨川之史志滋晦  
此唐人之過也自唐以還學士大夫沉湎是書  
而莫能明其指意至爲續爲補之徒抑又陋矣  
代不晉而晉其事不晉而晉其文譬之聾者  
之學歌也視人之啓口而豈知其音節之若何

也哉信州鄭仲夔字龍如博攬好古纂清言若干卷自漢魏以迄今茲通人朱鬱儀爲其敎以謂步武臨川無近代語林蕃蕪之累而余則謂世說史家之書也續且補者以說家竄竊之則陋何氏之語林做世說而自爲一書則猶離而立焉者也語林之煩也清言之約也標鮮豎異佐筆助舌是二書者其殆可以離立矣夫

### 誠意錄序

自古聖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無不以誠爲本誠之爲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誕父爲友則賣友玉表而珉中梘言而蠟貌此其情僞不可以掩一室其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富其博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爲韓報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嘗朝

披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忘之時雖得肥遁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布靴縱浪雲水間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事科舉雖官華膳履繁劇登真度世之侶晨夕往還馳輪鶴馭徙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筐篋不以一錢充苞苴惶中五涼身經百戰刀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草閒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破三城殺寇過當不及汲自明曰 聖明知我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與或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



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  
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六月三日敎

于氏日鈔序

金壇于穎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辨聲跡茂著  
益以其閒鏃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  
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  
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為一集屬余序而  
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  
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  
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  
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  
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竝詣者之多也鄭康  
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  
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韙與穎長  
之為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小者擇  
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之遺意云耳穎  
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

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  
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  
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  
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  
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  
取韋弦如佩觿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  
古人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  
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  
富強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益富余少而失  
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敎之俾得以燈燭之  
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姚黃集序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  
一枝淮海維揚諸俊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  
百餘章都人傳寫為之祇貴超宗彙而刻之特  
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余觀唐  
人詠牡丹詩大都託物諷刺如白樂天杜荀鶴  
所云其與夫極命草木流連景物之指遠矣韓  
魏公守維揚郡圖芍藥得黃緣綾者四朵公召  
王岐公荆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朵其後

相繼登宰輔人以爲花瑞花發于超宗之圃人亦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爲留守始置驛貢雜花當有宋之初稱爲太平盛事今此花見於廣陵爲瑞博矣宜作者之善頌也雖然花以人瑞也向今今之演綸操筆伴食覆餗者胥在維揚幕中此花將應之乎不應之乎不應則非花瑞應之則爲花妖無一而可也王師在野飛蝗蔽天超宗而爲思公也此花將貢致之乎否乎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貢之誠未是也今采詩者譯以獻之太師回卿士愛花之心念中人十戶之賦則是編也安知不爲長慶之諷諭乎或曰朱遜之謂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諸君子之咏姚黃取其正也世有歐陽公續牡丹之譜知作者之志不在於妖紅豔紫之間矣是則可書也庚辰六月序

### 瑤華集序

瑤華集者長水李生寅生乞言於海內之名人魁士以壽其嫡母沈夫人而刻之以傳者也夫人之德稽諸古之頌圖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者靡不備焉諸君子咏歌而序述之洋洋乎

勒丹青而考金石斯可以傳矣余以爲最夫人之德莫大于不妬夫人之不妬不獨令李氏有子而且令其有賢子也何也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太任之胎教君子以爲知肖化焉夫人當盛壯之年不待色衰華謝而汲汲焉爲胤嗣之計貞固之心和順之氣磅礴於閨門而賢才感生焉亦肖化之道也螟蠕之子殪而逢蝶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甚矣寅生之類夫人也其亦所謂肖之者與嫉妬之禍大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莫不繇斯不平而夷狄寇盜之警不息古之治天下者六官六官各修其職無妬媚逆理之人以致王功臣道與婦道一也古之所謂女宗母師者或表其閭或圖其像有事牘焉要以區明風烈不專一行而已如夫人者當有烏頭雙闕之褒使女妬之婦男妬之臣有所觀感可以回心而易行焉今國家之典制旌表門閭惟民間節婦孝子而賢明仁智之婦未有聞焉此則司世教者之闕也

破山寺志序

余爲兒時每從先君游破山寺飯罷絕龍磴下上激流泉拾楮石輒嬉游竟日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栖息山中往往經旬涉月雖在車馬塵壒頓踏幽繫之時燈殘漏轉風回月落山阿磻戶齋鍾粥鼓未嘗不髣髴在夢想中也循覽斯志如觀李龍眠山莊圖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禪房花木山光潭影與夫此山中名僧勝流經行晏坐高吟長嘯之遺跡皆顯顯然影現卷帙閒塵網羈絆餘累未畢未能以殘生暮年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爲掩卷太息者久之而余於此山有二願焉山寺之廢而復新也先君奉王母卞淑人之命經營草昧以潰于成屠長卿寺碑云善女人罄產倡緣似昔賢之捨宅謂王母也王母嘗囑余云山門東西二里許皆古時經堂佛閣舊地伽藍神所呵護汝外王父母之墓偏處寺之東偏汝他日擇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安先靈懺宿業汝其勿忘三十年來外王母之子姓累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縱尋斧

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緣論之斯又不足言矣余思王母之言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此一願也寺之西有宗教院高僧晤恩演台教之地也更西爲光明庵跨龍磴之上大比丘素公供金光明經修懺法之地也今世盲禪盛行教義衰落余欲斥寺西菜圃隙地架傑閣構廣院復宗教光明之舊招延高人卽中諸公唱演其中使教幢再樹魔醜頓熄卽中合掌讚嘆以爲希有此又一願也歲月云邁誓願歷然又安知愚公之移山操蛇之神不感其誠而相之乎山僧刻志成余遂以斯言弁于首且以爲識焉壬午涂月聚沙居士序

沒寧錄序

嗚呼死生亦大矣以生爲住則死者其行人也人之有行也近者持糗糒遠者裹餼糧衣囊襍被必豫戒而後出至於死則大行也浮湛若喪茫茫然一無所挾持是可謂善行者乎以生爲寓則死者其歸人也人之遠歸也指墳墓而悲望國都而喜見父母妻子咸相持而勞苦至於死則大歸也倉皇怖戀惛惛然會無所底止是

可謂善息者乎古之聖賢生平學問皆證驗於死生之際反手曳杖逍遙行歌此超出生死而示現生死者也曾子處其嘗則啓予手足得正而斃見臨終靜定之正因子路處其變則食焉不避結纓而死顯春風白刃之能事後之儒者不知晝夜之故死生之理徒以末後一著歸之禪門豈不悲哉門人朱子暇在苦塊中緘其尊府子寧先生所著沒寧錄視余蓋其晚年自述事狀并自祭遺令之文皆在焉飭巾待盡從容訣別若行者之飲餞若旅人之卽次其處死生之際可謂有道矣豈非其生平外修儒行內闕空宗故於禪門之坐脫立亡有相近者與或謂先生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也何以能超然無累若此嗚呼惟其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斯所以近於坐脫立亡超然於生死之流者與

### 麟旨明微序

淳安吳君睿卿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皆可見之施行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搔

勾稽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間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如唐入所謂免園冊者則其所著麟旨明微也蓋給諫承藉家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之講論經生之經義支離覆逆浩煩疑互一一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爲是書使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無復有白首紛如之歎此其所有事焉者也然而給諫之意則遠矣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新學閱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義摩切入主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爲準蓋三百年持世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爲能事而已也今之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有如漢人所謂切其師說以春秋決事者乎有如文定楮柱新說埽蕩和議卓然以其

言持世者乎給諫之於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  
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  
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為  
儀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余家世授春秋約  
略如給諫衰遲失學不能有所撰著給諫是書  
於余一言之戈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於芻  
蕘鄙人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  
也殆將以是書券之吾有望矣是為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為之生  
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為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  
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為之生保大定傾  
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救  
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  
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  
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為之登頓競弄  
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  
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  
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  
孽亂兆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  
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  
難勢如旋風燦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  
前焚舉四海之大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  
堵墻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  
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

乃可以保畿內首闢八里舖畫地築城之議而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已已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于狂走驚癩之時決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者定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天子此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讒梗于前中山之謗聞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治室家者馬墻垣繕完閑閤堅厚扁鐫內設嚴更外儼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奴畀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

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計至矣以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權奸封疆之悞吏旁掣而交扼之公不獲孤立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堇邑鬱孤憤者居多入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在邊心口交枳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日而百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于廣廈細旂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衰遲退廢老而不死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強顏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己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博駙馬都尉諡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里堂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歲時奏謝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爭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雖留中上意感寤深矣迨辛丑冊立代藩之訟與挺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藩封為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閉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覺覺生妖蜺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著定語有之善解結者佩鵬公于國家其為佩鵬也亦大矣嗚呼世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疎逃小臣妄議宮闈離閔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豈復如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肺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中立青蒲之泣不責報于擁佑然則國本之事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既言之則誰不當言者小夫壬人掖持邪說詆金玦為過憂誣羽翼為甚閱覽公諸疏斯可以閉執其口矣公之子繕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為其序余於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秉焉公以戚臣得諡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暇豫而思集菑者無不上諡公于諡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忠子 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懂而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邱忠錄序

神廟卽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覆為治中外大吏者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笈中樞邊備修舉首功屢

奏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贈卹之典始備自忠毅之疏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卹忠錄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挾撻其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傳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賞而紹述江陵者以陰柔爲和平以憤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彊幹辦之才略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砥節首公功在邊徼持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拳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良馬必將遷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更兵事者往撫之公曰舊滑令張佳胤其人也江陵領之

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兩浙之亂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寇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錄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愴然也爲牽連書之如此

###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諡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卽抗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羈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卞淑人道公事以訓予咨嗟嘆息如千古以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懼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可近公顧頽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予邸舍抵掌談笑欠伸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麴熟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一語及之意氣全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之奔灼會不可以禁禦也每有所見聞輒草疏



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譎言長語間亦闌及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

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草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篋衍中崇禎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策石左手持白挺背劔且鬪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剩餘盡付梓人鑲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晚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間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聾血怨必欲斬之漸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間之

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讒夫小人磨牙鑿齒者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莢其煩長扶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而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頃者海內多事奴誑于北寇蔓于南天子睦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顧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管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焰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閒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決幾于呼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張之寇拳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扶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慄公坐此去不旋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留之以徵富貴高駢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之於谷真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 聖明旣寇者伏法矣誤國者與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

且懸首棗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駘眩之效唐元之季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 聖天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擊烏鵲奏疏具在標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間其庶幾比于王函金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正月序

###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趙公文集若干卷自公之歿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守陸美始屬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經世之學中更讒阻不獲枋用故其忠君憂國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

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脂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為之掩卷而三嘆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與公當 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蘊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睎公者讀公之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蚤辨之而已矣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既没其子淑杅收拾遺文枕籍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襪被走三十里謀梓於謙益俾為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占上第八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為多當 神廟中葉頽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為斗杓而儉

邪小人視為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沒也海內惜公未竟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又之愀然愴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秦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嚴峭獨故其文日光王潔與全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舍鄆欲澧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轆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擎華蹈裏回復萬里當其颺衝水激有湧濤舉滄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諡文肅者十有三二人惟公與滌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淑杅於公文擔撫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傳稿楊文忠用以柅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館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

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馳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馳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寧大略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懸諸日月而邢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過紹述之萌芽救黨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子講席哀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

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文之所以爲文也

###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峻有文集若干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卽毅然以名宰相爲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斤不可復矣萬曆初江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憤耗遞相師承公獨扶植其隱秘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人才日麓風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橫鶩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爽闡激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雲蒸龍變之氣過感即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于其閒耶然則擬公於文饒其不能為文饒者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徐司寇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閩寺鈎黨凶裁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為致者如鳴蚓竅如入鼠穴凄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聲歌風岌岌乎有衰晚之懼焉蓋至於今上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寶摩先生

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字句春容而妙麗鏗鏘而鐘鎔如四時之有春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于是先生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焉和風而化為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宜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為鼓吹今東夷南寇王師在野游兔醜類將取次掃除而先生之詩應運而出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之詩為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好居官則引大議與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則抗大節襍被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為人詩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為詩則精金之有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為人則庶乎其可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一

序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曆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為文已知訾警王李摺楮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文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际受之不靳其知吾之所就而靳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監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名益高海內訾警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為檮擗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辨秦漢者爭為叫

囂墜突深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欲然不自有以其所未就者最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轆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備目悅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脉之朽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芽根莖屈蟠其源汨汨然其質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會王也欲然自以為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援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為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為敘之如此

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  
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  
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  
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  
晉宋閒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  
信口酬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  
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卽之不見其有可慕  
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  
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真僞  
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  
玄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  
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  
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沂公  
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  
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  
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  
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  
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沂公之流也歟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  
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  
唳近與塵埴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  
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  
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  
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  
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翁山水  
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  
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  
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倅史  
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沂公輩之清塵者  
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  
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  
乎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  
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魯得之携書來請皆  
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敘也故不辭而弁  
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婁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  
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警抹撥以爲陳言

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墮障透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悼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

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 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扈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尚在人閤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齋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水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膈呈露意中無結轆不可解之事喉間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剝目也儼花而鬪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蜩竅也牛



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嘖呻嗉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腑在焉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詩文其斯為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咸仲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蓑笠焚枯煨袖咏雪菴之詩而閱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汎剡溪步臨臯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亦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唇拭舌訾議其短長蚬蚌撼大樹斯可為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為異羽之詩而已異羽舉進士為吏部郎人才國論儲峙胷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閒虛止若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為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有及時假日之樂而不流於荒斯所以為異羽也歟斯所以為異羽之詩也歟如必曰此為六朝此為三唐尋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為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閨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

有婦花便欲親苔坐剛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  
環吟阻於詩家有二范之日閒將做古人團扇  
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  
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之什蟬噪鳥鳴  
之句咸以云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  
溢縹蕪累山積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  
辨也

###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  
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  
昭然矣既已謠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  
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  
城也以令旨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  
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  
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縲  
之遲緩以老之紆迴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  
端使當之者如據羨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  
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  
神入聖斯可目共咬爲麤材唾靳蘭爲笨伯矣  
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

流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  
之讒屈原疎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  
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求也或  
曰屈原之所遇閻主也東海之所遇 聖君也  
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  
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  
君遺愛在三輔閻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  
至相慰藉其與夫傲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  
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  
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  
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  
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鵠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  
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  
車在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續  
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盈囊溢帙刻成屬  
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  
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  
之賊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

方吾師出鎮之日 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  
 公子韜弓珥筆躍馬以從嘆嗒宿將袂首鞞袴  
 免胄而趨風磨盾草檄橫梁賦詩何其壯也已  
 而中外掣肘進退唯谷釋晨昏溫清之憂而懷  
 風雨漂搖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  
 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為楚惟者良亦苦矣唐  
 之舉子淪落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  
 之未嫁悲憂窮蹇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羶車  
 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懷鉛握槩參預埽犂之績  
 丈人長子之寵寄勞臣志士之心曲交并繁會  
 噴薄於楮墨之間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  
 則未始不壯也其為詩亦豈如唐之舉子淪聲  
 從節如蛩吟之發於蚓窺者可同日道哉天生  
 吾師方叔元老為國家者中興之業而又生楚  
 惟以相助之天之靳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  
 自茲已往楚惟之勛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  
 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尚能握管以俟之崇禎  
 甲戌九月序

孫紫冶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冶與其兄弟

掉鞅文場互為渠帥紫冶尤富於著述所刻詩  
 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黃閣元老再出視師紫  
 冶兄弟扶矢簪筆更番省侍已已之役從征不  
 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  
 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  
 之風而余讀之則重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  
 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  
 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  
 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  
 為吾地也當是時 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  
 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  
 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 天子神聖功狀著明  
 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  
 哉古之人嘽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  
 以自明劔頭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  
 之日不能裹糧荷爰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  
 而死靦然其寢飽嗽晏晏居息自屏於菰煙蘆  
 雪之間讀紫冶之詩觀其涉波濤冒鋒刃其將  
 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  
 吸萬變非親在行間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

嫌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付之二三紫冶作過庭引敘四城匡復之詳伐交用閒老謀壯事髮髯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偽文正以此能得將士心繇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哉余序紫冶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閒有關於軍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徒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幼度詩序

戊寅之春余病臥請室同繫者聞邊遽驚而相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挾策而應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爲害告者不憚而去居無何邊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子所誦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鉅字幼度之詩也吾師爲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駿屬橐韃握鉛槩以從公於行閒作爲歌詩往往風發泉涌流傳人閒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度之詩有光熊熊然有氣灑灑然一以爲號鯨

鳴鼉一以爲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思朋友忠厚惜怛顛顛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蠅聲蚓竅魑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曠驟歌北風而知楚之不競於晉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子非師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僂人也幽因困踣懂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替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斬我不亦過乎告者憮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需雲共論館閣之文需雲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爲第一其文熊熊渾渾

元氣磅礴非章句瑣績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為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其為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霽雲之言為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為高文典冊籌邊斷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淪磅礴非有使之然者也鍾水豐物源深流長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得靖自黃河之流千里一曲不觀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之故哉韓子敘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繇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璋奇偉龍虎變化傑魁之氣鬱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漣文孺並以才名鵲起

溟漢閒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經為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閒見之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褰衣博帶與學者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閒携軍持奚囊探奇問勝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與其弟更衣并食責備行義以古人相期許文孺為海虞令澹孺割城南數頃以遺文孺曰吾不忍廉吏妻子不得宿飽也讀其詩和平蘭淡時時有勞人志士節廉用壯之思斯可以知澹孺已矣往文孺在省垣余方里居文孺夢要余登高賦詩有柳風來太液梧月映華清之句詒書告余曰天涯兄弟夢寐相感不令樂天微之獨擅千古今澹孺之詩成而余為之序文孺居太微清嚴之署發而讀之池塘春草之夢又當與柳風梧月並為美諱他日余三人執手論詩憩閣談讌又安知不仍在夢中乎當相與酌酒一笑耳天啓三年十一月

陶不退閱園集序

余少讀李卓吾之書意其所與游者必皆聰明

辨博恢奇卓詭之士已而識新安方時化汪本  
鉤於長安皆卓吾高足弟子授以九正易因者  
也時化一老明經斤斤爲文法吏褒衣大帶應  
對舒緩本鉤樸邀腐儒偶坐植立如土木偶是  
二人者與之游處求其爲卓吾之徒而不可得  
也公安袁小修曰卓吾之平生惡浮華喜平實  
士之矜虛名銜小智游光揚聲者見則唾棄之  
不與接席而坐觀其所與則卓吾可知也余聞  
小修言復與二人者游乃知爲卓吾之徒久之  
如見卓吾之聲音肖貌焉同年生姚安陶璉字  
不退少有志於問學游卓吾之門而有得焉者  
也不退之爲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與之語泛  
濫於物情吏事刺刺不少休未嘗以問學自表  
異余與不退游甚狎始知卓吾之所與皆方汪  
也如小修之云不退既沒其弟仲璞以閩園集  
求致不退之詩文緣情而摭詞據事而立論未  
嘗標門牆設壇宇名爲某氏之學也爲史言吏  
居鄉言鄉如父老之談農桑如家人之問耕織  
未嘗駢枝儷葉致飾於語言文字之間也其言  
曰詩則香山文則眉山似矣試就其詩文求所

謂香山眉山者何有哉讀閩園集者曰此陶不  
退之詩文也其斯以爲卓吾之徒已矣卓吾守  
姚安清淨恬淡有汲長孺之風不退居官似之  
卓吾晚年憤世兀傲自放而不退規言矩行老  
而彌謹此則不退之善學卓吾者也

### 陶仲璞遜園集序

姚安陶仲璞爲吾同年兄釋圭之弟兄弟俱以  
才名奮起天末釋圭成進士歎歷中外官至監  
司而仲璞以乙科官南工部出守寶慶得罪於  
藩府桂冠以歸其治行廉辨清真亦略相似余  
既爲釋圭序閩園集矣仲璞復以遜園集示余  
求一言之弁余不知文安能序仲璞之文亦知  
其爲陶氏兄弟之文而已矣萬曆之季海內皆  
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  
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  
卓吾發之釋圭與小修俱龍湖高足弟子而仲  
璞少受學於釋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  
之大指可得而攷也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  
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  
山而其挾槌蕪穢開滌海內之心眼則功於斯

文為大仲璞之集稱心而言指事而論無薄喉  
棘手之艱無東塗西抹之飾則亦袁氏之遺風  
可以祖香山而宗眉山不墜落今世詞章道學  
窟穴中也稱圭文多應世酬物之語而仲璞多  
譚學問逗露肝江秦州宗指顧猶沾沾於三峯  
入鞞國而解衣其亦有隨緣牽勸之思乎龍湖  
一瓣香具在安得促席從仲璞而問之

劉大將軍詩集序

曹南劉大將軍束髮從戎大小數百戰所至克  
捷 天子拊髀嘉歎依倚為干城腹心錫奴螳  
賊憚其威名所謂聞弓聲為霹靂見走馬為電  
閃而將軍顧自恚為歌詩據鞍倚馬筆騰墨飛  
投壺雅歌分題刻燭幕中之士傳寫其詩鏤版  
以行於世而請余序之夫詩有聲焉有律焉氣  
莫盛於聲法莫細於律皆與軍旅之事相通者  
也傳曰甲兵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古之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  
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五聲之中思武臣者居其三焉師曠歌南北之  
風知楚之多死聲與夫清嘯而却胡吹荒而退

虜皆此物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握奇之法  
四正四奇餘奇為握奇善用兵者以正合以奇  
勝皆律也故曰好以暇好以眾整今將軍之詩  
聲盛矣律備矣驟而歌之若風雨之猝至若礮  
火之橫飛若鉅鹿昆陽之戰士卒震恐而虎豹  
懼慄也徐而按之擊刁斗明步伐前偏後伍鼓  
進金退森然而不亂井然而可紀也俄而啞啞  
叱咤免胄叫呼俄而緩帶輕裘雍頌燕笑此將  
軍之詩法也即其兵法也古今之論將者莫先  
於趙衰之論卻縠以為說禮樂而惇詩書而中  
山王奉 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  
囊書自隨將軍之為詩豈徒尋行儷句追配昔  
人競病之章而已以詩書為義府以忠孝為學  
麓滅奴盪寇精白一心以報 天子磨崖之銘  
鼓吹之曲砥墨吮筆於飲頭喋血之餘庶可以  
解賦詩退虜之誚乎詩有之武夫洗洗告成于  
王余將效王氏之續詩嗣江漢之什焉將軍勳  
之哉崇禎壬午七月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二

序五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  
婁子柔程孟陽李長蘅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  
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  
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爲之  
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頤氣涕唾足以  
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  
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輝赫  
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  
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僞終  
不可揜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旣沒其高  
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誦誦于荒江  
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  
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寇之門  
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  
拔有如宋人之瓣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  
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  
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己出不必盡規摹熙甫然

其師承議論以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  
爲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共之古學之湮廢  
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  
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  
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其又可乎居今  
之世誠欲箴砭俗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  
以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亦中流  
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隅風氣完塞四君讀  
書談道後先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  
史稱楊子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  
修廉隅以徼名當世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  
斬于徵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于勢利望其  
速成者可徵倖而幾及也讀斯集者尚亦深思  
其人而夷考其志行也哉謝君刻旣成以余獲  
奉教于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公稱和凝  
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非之古  
人重立言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君  
之集又闕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于世可謂  
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虞山詩約序



陸子較先撰里中同人之詩都爲一集命之曰虞山詩約過而請於余曰願有言也余少而學詩沈浮於俗學之中情無適從已而扣擊於當世之作者而少有聞焉於是盡發其嚮所誦讀之書沂洄風騷下上唐宋回翔於金元本朝然後喟然而嘆始知詩之不可以苟作而作者之門仍奧窔未可以膚心末學跋而及之也自茲以往濯腸刻腎假年窮老而從事焉庶可以竊附古人之後塵而余則已老矣今將何以長子哉余竊聞之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故夫離騷者風雅之流別詩人之總萃也風雅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又變而爲詩昔人以謂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而晁補之之徒徒取其音節之近楚者以爲楚聲此豈知騷者哉古之爲詩者必有深情畜積於內奇過薄射於外輪囷結轆臃臃萌折如所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

樂而笑不衰而哭文飾雕績詞雖工而行之不遠美先盡也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諸子少年而彊力博學而矯志其聞道也先於吾不鄙而下問其將以余爲識塗之老馬也故敢以風騷之義告焉得吾說而存之深造自得以求跂乎古人追風以入麗浚波而得奇詩道之大興也吾有望矣嗟夫千古之遠四海之廣丈人學士如此其多也諸子挾其所得希風而尚友楊杞研摩期以砭俗學而起大雅余雖老矣請從而後焉若曰以吾邑之詩爲職志刻石立墀胥天下而奉要約焉則余願爲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談可也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骨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

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狗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鈞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東野懂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橫空磐硬安帖排弄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製則溫李之類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遡流而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未言非歌也宣已論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未言之則也寧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傲寧弱而無

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育風溢雨寧爲清渠細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鷄衣襖褐之蕭條無爲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麤糲之果腹無爲茶董之齧唇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無夢而厭寐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僞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闢之者何也

### 黃子羽詩序

近代之學詩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漢魏盛唐而已

矣自弘治至於萬曆百有餘歲空同霧于前元  
美霧于後學者冥行倒值不見日月甚矣兩家  
之霧之深且乂也以余所見才人志士踔厲風  
發可以馳驟古人者多矣惟其聞見習熟抑沒  
於兩家之霧中而不能自出如昔人所謂有下  
劣詩魔入其肺腑者夫是以少而眩長而堅老而  
無成而終不自悔也吾友何季穆少而稱詩篇  
秩甚富病亟屬其友盡焚之曰無以隻字留人  
間也季穆之才踔厲風發可以馳驟古人而不  
能自解免于兩家之霧然其少而眩長而不自  
堅已而大悔之而自恨其無及吾以此益嘆季  
穆而深惜其無所成也子羽少與季穆遊遂喜  
爲歌詩季穆沒而子羽之詩始出蓋子羽之詩  
成而季穆不及見也子羽之稱詩未久而舉世  
擊排李王適會其解駁穿漏之時是故子羽之  
才之學於季穆實相伯仲而其爲詩也後發而  
先至以其早脫兩家之霧而祈向于古人無所  
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也子羽之爲人貌婉  
而神清氣和而志厚淡聲色薄滋味寡氣矜畏  
榮進天實違養之以資其爲詩子羽之詩之成

也將自今日始若夫李王之後詩家之霧四塞  
解駁穿漏未有其時而其不眩而自堅者吾未  
之見也吾老矣自恨無以易世然尚當與子羽  
極論之甲戌中秋序

華聞修詩草序

蘇子瞻惠山泉詩云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  
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余嘗持此以論詩以  
謂古人之詩奇正濃淡萬有不齊要其空中滿  
腹遇隙而發見則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  
足以灌一畦求其餅鬻走海內豈可得乎梁溪  
華聞修讀書惠山之下朝夕焚香煮茗酌泉而  
賦詩余語客曰子知聞修之詩乎是子瞻之所  
以評惠泉者也客曰何以徵之余曰以秦少游  
之言徵之少游之論泉曰泉者山之精氣所發  
也岸湖之山有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  
有所脅而不暇以爲泉今之爲詩者聲利釣心  
繁華鑠骨壯氣攻其中而僨盈張其外其爲誘  
且脅也亦多矣聞修布衣疏食蕭閒淡止無所  
誘以越散其神無所脅以虧疎其氣山川之映  
發友朋之伸寫意行而臥游酒悲而夢愕皆用

以資爲詩如是而詩不大昌者未之有也且子之酌斯泉也取其白泥赤印供水符而走傳遽者乎抑取其冰牙雪齒鳴松風而潑石鼎者乎語有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泉之出山而濁者誘與脅使之也子欲知聞修之詩取之於斯泉足矣而他何徵焉客曰善哉子之言詩雖然以此品泉殆陸鴻漸張又新之所未及也

### 越東游草引

梁谿黃心甫渡娥江薄游東嘉登池上樓出西射堂訪南北白岸亭遊華蓋山已而越楢溪上天台踐滑石臨石梁而後返出其記游詩文以示余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馮元成每游名山具騶從盛服危坐僧院聲誓如放衙屬其門客僣從曰爲我探某石某泉供我作記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皆元成之流耳心甫之游以青鞵布襪軍持漉囊爲供億以高人逸老山僧樵客爲伴侶以孤情絕炤苦吟小飲爲資糧與山水之性情氣韻自相映發蓋必如心甫而後可以言游必如心甫之記游而後可以言詩

文也嘗讀杜詩再游何將軍園林皆與鄭廣文俱杜吟咏累日而廣文無一言訓和向平婚嫁既畢因游五岳迄今五岳無向平隻字古之通人其志意高遠豈今世可幾及哉余去年游黃山不自量度作紀游一卷既而大悔之讀心甫之詩文書之以志吾悔且以諗世之好游者

### 會房仲詩敘

泰和會棠蒂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拜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械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邁興奇婉愜雲霞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劇目鉢心指擢胃腎憂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

全馬異之流盤空排豕橫從譎說非得杜之一  
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  
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  
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  
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嘖  
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朝之  
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聾  
瞽海內比及百年而訾警獻吉者始出然詩道  
之敝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  
所以自誤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  
曰必如是乃爲杜也今之訾警獻吉者又豈知  
杜之爲杜與獻吉之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  
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挾擿一字一句曰此爲  
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謂  
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此陳言腐  
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于  
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  
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  
蕃之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  
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

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先天化日之下所宜  
有乎嗚呼學詩之敝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  
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之房仲有志于是  
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以爲杜者矣  
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有所以  
學者矣所謂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近  
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警學杜者進而求  
之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  
矣乎在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  
詩派圖推尊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  
卿訶之以爲外道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  
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  
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所師事曰蕭伯玉  
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質之以爲何如  
也

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僞曰剽曰奴  
窶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  
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故曰  
僞也推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

王元昌北游詩序

華州王元昌關中之名士也其從祖允寧先生  
泉其父敬卿先生後先官詞垣籍甚文苑元昌  
胚胎前光矯志博學如後門寒素今年應辟召  
入京師謁余于請室樞衣奉手修函丈之禮以  
其詩就正于余而余告之曰子秦人也秦之詩  
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  
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轄駟鐵小戎  
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鬪激昂嗾殺者爲秦  
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爲杜詩因以  
其杜詩爲秦聲而秦聲遂爲天下詬病甚矣世  
之不知秦聲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懷賢之思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譎  
諫之義也佩王將將壽考不忘規頌之辭也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珍瘁之痛也溫柔敦厚婉而  
多風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漢  
陂蒹葭之比也麗人兵車車轄之亞也收京左  
掖終南之頌也八哀詠懷黃鳥之賦也北征羗  
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後海則  
秦詩實爲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推

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故曰  
剽也備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吟嚙一不自主  
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  
之隸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  
僞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僞爲剽爲奴  
我又從而僞之剽之奴之汙譎踵繆日新月異  
不復知其爲僞爲剽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  
于此者乎當此之時錢塘鄭圭字孔肩奮起於  
諸生之中讀柳子厚蘇子瞻之文句比字櫛疏  
通其意義以授學者斯可謂難矣孔肩以明經  
入官爲今及守皆在西粵蠻夷之區廉平惠和  
至今歌思之老于逢掖牽率應酬不能以暇日  
餘年竟其修辭居業之志及其爲序記論議之  
文簡古質雅不少貶以狗俗卓然有志于古者  
也孔肩沒數年其子某收拾遺文刻之凡若干  
卷而余爲之序曰嗚呼孔肩之文其僅傳于世  
者如此雖未竟其修辭居業之志我知其不爲  
僞學者也世之學者有能搜抉古學察識爲僞  
爲剽爲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也其將自孔  
肩始

輪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齬  
呬牙者號爲杜詩使後之橫民以杜氏爲質的  
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爲詬病不亦傷乎元昌沉  
酣輕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含咀据撫皆用以  
資爲詩其爲詩也麗而則怨而不怒此善爲秦  
聲者也夫爲秦聲者莫善于杜知學杜之利病  
矯俗學之迷而反其轍斯真善爲秦聲者乎元  
昌之鄉郭胤伯者博學好古人也亦辱與余游  
其并以吾言告之

王元昭集序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  
志意調言長語客嘲僮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  
巷春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  
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  
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  
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  
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  
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救世嗚呼是可爲今  
人道哉河東王元昭少負軼材每思以尺蹠寸  
管籠控吞吐古今之作者一旦借其友韓次卿

南游下衝關登太行渡河涉淮憇戲馬臺弔古  
于金墉隨堤之閒其游益壯詩文日益多自徐  
走書千餘里端拜命使而謁余序之吾不知元  
昭之詩文取材於古今孰多知其爲人有忠君  
愛友憂時懷古之志意抑塞磊落而激昂自命  
者也當其登高能賦對客伸紙酒後耳熱慷慨  
悲歌不知其孰爲筆孰爲墨也亦不知其孰爲  
詩孰爲文也筆不停書文不加點若狂飈怪雨  
之發作而風檣陳馬之凌厲也若神仙之馮于  
虬而鬼神之運其肘也若雷電之倏忽下取而  
有峭獨堅悍不可干之志而後有淋漓酣暢不  
可壅遏之詩文吾之所以知元昭者若是則已  
矣而又何譏焉若夫古今詩文之變不可勝窮  
而南沙空同之緒言未可以更僕悉也他日得  
布席函丈當更與元昭極論之兼眎次卿以爲  
何如也

黃孝翼蟬窠集序

富家翁誇于人曰吾之富可比于王侯乎其人  
曰近矣猶有未似者焉翁曰吾之田宅有未美

園池有未具飲食妓樂有未善與曰皆非也然則奚而未似其人曰君所未似者誇耳翁嘿然無以應此其言戲耳而有至理猗頓不誇富季孟不誇貴彭祖不誇壽范希文不誇政事歐陽未叔不誇文章誇生于所不足不足而誇則無時而有餘矣今之爲詩文者剽于耳傭于目賃于口不知其朽然無有也而汲汲然誇示于人亦雜然誇之富家翁之有而誇也猶見笑于其人而況于無所有而誇者乎舉世之相誇也無已則其中之所有者亦鮮矣此可以一笑者也龍溪黃孝翼氏少而好學六經三史諸子別集之書填塞腹笥久之而有得焉作爲詩文文從字順弘肆貫穿如雨之膏也如風之光也如川之壅而決也孝翼之學殖如是斯其所以有而不誇也與孝翼之集行于世則舉世之相誇者亦可以少衰止矣雖然吾不能以孝翼之有易世之無則又安能以孝翼之不誇易世之誇乎余衰遲失學數孝翼之富以誇于人亦徒以供相誇者之一笑而已矣

邵幼青詩草序

辛巳二月余將登黃山憇余掄仲之桃源庵日將夕矣微雨霖霖四山無人白龍潭水撞耳如懸雷顛而樂之謂同游吳去塵曰此時安得一高人逸士剝啄款門爲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籬落閒颯拉有聲寢齒特然則邵幼青偕其叔梁卿儼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兩人宿春糧從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屨于此皆出其詩以求正焉越翼日余登山憇文殊院幼青踵至曰梁卿肥不便登頓至慈光寺而返吾亦從此而止明日遙望天都峰頂如昔人登蓮華峰以白煙一縷爲信搖手一笑耳余語去塵新安城市浩如塵海得二邵君差足粧點物色他日可以爲美譚也去塵問二邵詩云何余曰古云詩人不人其詩而詩其人者何也人其詩則其人與其詩二也尋行而數墨儷花而鬪葉其於詩猶無與也詩其人則其人之性情詩也形狀詩也衣冠笑語無一而非詩也吾與子游薊邨藥谷之間山重水襲谿回谷轉青鞋布襪杳然塵壒之外于斯地也穿煙嵐穴雲氣扶杖而追尋司空表聖之論詩曰晴雪滿竹隔溪



漁舟可人如王步屣尋幽吾之遇二邵於斯也表聖之所云顯顯然在心目間稱之曰詩人焉其可矣吾游黟山不獲見桃花如扇竹葉如笠松花如纛得二詩人於薌村藥谷之間夫然後而知詩夫然後而知詩人茲游之所得奢矣去塵告我曰幼青以求序故典婦一釵賃舟過虞山食盡反矣幸有以慰之余曰諾遂書之以爲序幼青膚清貌癯如羽人道流其詩少摹長吉晚師香山骨氣清穩非以割剝爲能事也海內能詩者知之余不具列焉辛巳嘉平月序

邵梁卿詩草序

余游黃山海陽邵梁卿與其姪幼青追隨於薌村藥谷之閒恨相見之晚也梁卿好爲詩其詩每一時爲一集攜以就正于余余何能知梁卿之詩以黃山之游知之也夫黃山三十六峰高者至九百仞其高二三百仞者不啻千百圖經略而不書蓬峰之石橋阮溪之仙樂青牛之所栖毛人之所止非乘風雲御六氣者莫能至焉然而陟黟山之麓未及翠微固湫然足以駭矣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礪石如瑩谿流如鏡

美箭衣壁靈草被厓人世之塵塋腥腐莫得而至焉吾以謂黃山之天都天子之都也率山匡廬大鄣天子都之鄣也一百二十里之內譬之皇都之畿會也吾詩有曰茲山延袤蘊靈異千里坤輿盡扶持不如此則黃山之勢不尊其腴不長所蘊之靈秀亦峭薄而易盡善游黃山者徘徊于薌村藥谷之間旋觀其一重一掩却迎迴合之形勝而黃山之面目已在吾心目中矣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冑而爲韓孟嘔而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峯高九百仞屢屢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宛然在吾心目中矣余遇梁卿于薌村藥谷之閒讀其詩而善之以爲善喻梁卿詩者無如此何也梁卿之詩其氣深穩其音和雅塵塋腥腐之所不至不若世之趨奇側古者窮大而無歸茫然喪其所懷來也自薌村藥谷而上之煙嵐無際雷雨在下斯可以爲登黃山矣語人曰我乘雲御風舍蕭村而弗繇非狂則惑也余游黃山遇梁卿知游山

與學詩之法焉亦知之薜邨藥谷之間而已矣  
朱雲子小集引

吳中之才子無如徐昌國唐伯虎昌國少與伯  
虎齊名規摹六朝初唐婉弱綺靡故其詩有文  
章江左家家王煙月楊州樹樹花之句已而舉  
進士過李獻吉于長安悔其少作變爲迪功集  
伯虎不得志于名場頽然自放信口縱筆不復  
隱括諷諭嘲戲時有香山之風人謂伯虎如李  
龜年流落江潭紅豆一曲使人凄然掩泣昌國  
如明妃遠嫁呼韓作穹廬中閼氏不免風流頓  
盡此雖戲語亦可思也今之才子無如雲子其  
才情繁富纏綿絡繹良可爲昌國伯虎之流亞  
近所爲長歌古詩才力橫鶩凌偏退之老夫不  
得不退避三舍矣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人輕心晉人言吳音妖而浮故曰其人巧而少  
信昔奪于秦中服于齊今咻于楚此其徵也雲  
子年富力強以吳之文自立一洗輕心少信之  
耻余日望之夫吳中之文昌國之早就固不如  
伯虎之晚而未就要皆君子之所惜也敘雲子  
之集聊復及之以爲吾吳人告焉

張孟恭江南草序

蘇子瞻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稱引孔北海論  
盛孝章書深嘆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他  
日贊北海以爲人中之龍使之誅操如殺狐兔  
而李太白之論錢少陽以爲拔竿而起可以爲  
帝王之師又稱其門人武諤慕要離之風中原  
作難冒胡兵以致其愛子蘇今觀之孔文學盛  
孝章猶在世而錢少陽武諤非太白之詩世寧  
知爲何人哉士之負奇往往不偶于世而其抑  
沒于後世者亦多矣此其可以太息也余少而  
耽驕慕孔文學劉越石之徒思與之馳騁上下  
今老矣垂頭塌翼視少年盛氣殆髣髴如昔夢  
今年遇張孟恭於吳門見其沈雄駿發慨然有  
子瞻太息之思喜孟恭之能起子也孟恭出其  
詩若干首屬爲其序余不能知詩也而以孟恭  
知之史稱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故其詩有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及車鑣鐵小  
戎之篇晉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故有蟋蟀  
山樞葛木之篇孟恭晉產也遭時多難感秦人  
無衣同讎之義志節激昂深思用壯甚矣孟恭

之詩似秦晉也孟恭居吳游必就士橫經藉史好學深思人謂孟恭取吳越清嘉之風參秦晉雄健之氣其詩必大昌孟恭歆然不自得也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夫車攻之詩其視秦晉之土風豈可同日道哉余之所以期孟恭者如此

馮定遠詩序

古之為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困偃蹇偃蹇排界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者然後其人始能為詩而為之必工是故軟美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厚世俗之所嘆美也而詩人以為笑凌厲荒忽傲僻清狂悲憂窮蹇世俗之所詢嫻也而詩人以為美人之所趨詩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為憂人怒而詩人以為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而游于吾門其為人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產衣不揜骭飯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誦讀昏睡燕髮似

劉孝標闊略眇小蕩佚人閒似其家敬通里中以為狂生為嵩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為詩沈酣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閒其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之間吾里有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于世其南宮對策之言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迴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之勒置乙科李文正公賦詩贈之以李邵劉畿為此民懌以此名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止世無長沙誰知民懌然世有民懌亦豈患無長沙乎定遠之名從此遠矣

陳鴻節詩集敘

陳遜字鴻節閩之侯官人也少為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盡發篋衍中應舉文字及所著衣巾燔之而儻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釣弋自娛者二年出為村夫子教授三年復弃去家貧從人借書口吟手寫窮日繼晷作為歌詩高歌長嘯視鄉人無如也鄉人益惡之貸富人金為遠游觀泰山日出游嶧陽拜闕里登戲馬臺涉淮渡江抵陪京覽故宮軒渠自喜謂少陵壯游莫已

若也過桃葉渡遇曲中諸姬榆長袂倪薄裝酒  
闌促坐目眇手握以爲果媚已也命酒極宴流  
連宿昔囊中裝盡矣還寄食於僧院故人黎博  
士贈百金遣游錫山途中遇何人自稱公安袁  
小修稚弟邀與同載夜發篋盜其金亡去益大  
困臥病於江上李生家亡友何李穆賞其詩載  
歸虞山具湯沐視藥食旬月乃強起李穆偕過  
余山中賦詩飲酒相樂也李穆爲庀衣裝送之  
於斷橋痛哭而別自後不復相聞亦未知其存  
否今年忽訪余於虎丘握手道故喜劇而涕問  
其年長余二歲耳素髮被領兩目眈眈觀鴻節  
而吾衰可知也出其詩則卷帙日益富曹能始  
爲采入十二代詩選中矣鴻節之詩用物博使  
事切練句穩譬之於膳烹羊包鼈右腴割鮮非  
鉅釘之具也譬之於酒縹清醇酎三醪五齊非  
糟醕之屬也傳有之學猶殖也誦詩百篇讀賦  
千首古學之不講久矣詩可以觀其鴻節之謂  
乎鴻節詩能始選者爲工五七言今體尤工贈  
能始七言長句至八十韻多矣哉古未有也鴻  
節將行余爲略次其生平與其出游之槩以叙

其詩且以爲別屬其歸也以質諸能始癸未中  
春十四日敘

### 徐子能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必有  
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借其羽毛然  
後可以及時成名若蔡中郎之于王仲宣張茂  
先之于二陸韓退之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  
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叫號以自見則  
爲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吊詭  
以自閔則爲唐山人之留瓢古之人汲汲于知  
己而惟恐不得一當若是其急也余老而失學  
衰遲屏廢其言語文字不能使人軒輊然海內  
之俊民掉鞅詞壇者往往過而問焉乙亥之秋  
予能訪余于虎丘膚神清令翩翩美少年出其  
芳艸詩名章繡句絡繹奔會余與西蜀尹子求  
共嘆賞之更數年而予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  
南昌徐巨源爲之序頗引余言以爲予能重吾  
郡張異度旣爲之序又爲予能索序于余且死  
猶以爲屬巨源異度文章家之渠帥也片言隻  
字可以軒輊入業已爲予能定其聲價而假之

羽毛矣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雖然名不虛得  
士不虛附世有知巨源異度者即能知子能世  
有知子能者即以知巨源異度有中郎茂先則  
仲宣二陸不抑沒于晚進有退之邇翁則長吉  
樂天不沈埋于舉子世之知子能者必多矣子  
能年甫壯而得末疾須人以行衣冠質雅宛如  
古人杜門掃軌日晏忘食若陳子昂唐山人之  
汲汲於自見或非子能之所屑也此則余之知  
子能者也

黃蘊生經義序

嘉定黃蘊生金聲而玉色規言而矩行韓子之  
稱李翱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兒子孫愛自家塾  
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請曰幸一評定之  
余曰吾何以定而師之文乎哉而師之學韓子  
之學也其文韓子之文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  
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  
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而師  
之為學之勤也不若是乎沉潛乎訓義反復乎  
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於文章沉浸醲郁含  
英咀華張皇幽眇閱其中而肆其外而師之為

詞之富也不若是乎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  
思取于心而注于手惟陳言之務去而師之為  
文之專也不若是乎偃仰一室嘯歌古人耕於  
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則也而師之為道之勇也不若是乎雖然  
有本焉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  
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而師之所以為學  
為文者也孫愛起而拜曰小子朝夕在函丈之  
閒服膺吾師不知吾師即今之韓子也請以斯  
言授簡以為吾師近藝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序六

一樹齋集序

愁山禪師行成嶺海大弘大鑒之道順德馮君  
 昌曆字文孺與其徒數十人奉手握衣北面稱  
 弟子師以謂如牛毛之有麟角不離儒服而獨  
 繼禪燈者文孺一人而已矣文孺歿師哭之慟  
 有祝余之感焉今年春文孺之徒陳生迪祥偕  
 計吏來北京携師手書謁余則師之順世又三  
 年矣迪祥遂以文孺遺集示余請為其叙余觀  
 有宋諸儒辭闢佛氏之說心竊疑之至于張無  
 盡李純甫之徒張皇禪學培植儒宗亦未敢以  
 為允也柳子厚之稱大鑒曰其教人始以性善  
 終以性善不假耘耨合所謂生而靜者吾讀之  
 而快然以為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性善之宗  
 本于孟氏而大暢于大鑒推離還源如旅人之  
 歸其鄉井也自東自西一而已矣禪師大弘大  
 鑒之道苞拜禪律其書滿家推離還源要不出  
 于子厚所云其與文孺各謀往復所以窮究性  
 善生靜之指要蓋居可知也令文孺不死闕孟

氏之牖戶登大鑒之堂奧儒與禪之學其始將  
 出異而蹈乎同而斯道其大明矣乎惜乎年之  
 不永而其言之止于如是也然而可以見其志  
 矣余往與禪師有歸隱之約在苒數年哲人其  
 萎一瓶一鉢逸焉隔世讀文孺之集感師之緒  
 言不勝其法然也遂為序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存筭集序

吳江張益之先生諱尚友吾先君之執友也先  
 生少與先君俱以春秋名家教授弟子著錄者  
 甚盛而身不得一遇故其為交也老而不替窮  
 而彌篤先生歿先君哭之過時而悲晚而作自  
 傳記其執友數人則先生為首謙益幼不及省  
 謁先生而獲交于先生之子異度異度與其兄  
 某取先生之遺文藏諸篋衍者編次刻之而請  
 余以文冠其首曰以先友之故子其無辭嗚呼  
 我先君之于先生通經好古惇孝悌重然諾以  
 節誼相鏃礪異乎世之以出口入耳相徵逐者  
 也萬曆初年長星示異貌然兩書生研席之暇  
 指畫天下事嚼齒奮臂欲出其間今觀先生之  
 文若送趙汝師諸篇于網嘗名節三致意焉蓋

不獨先生之志氣抑塞磊落耿耿如在而吾先君之垂齒牙樹頰脰與先生相下上者亦可以想見于簡牘之外嗚呼此謙益之所以徘徊感泣撫卷而不能置者也昔柳子厚作石表先友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蘇子瞻之于先友如任遵聖師中史彥輔之流見諸詩章不一而足兩任之才行足以傳而有子如德翁仲微又能使之傳若彥輔者微子瞻世亦不復知眉有若人矣先生雖老于諸生不能如兩任以才行顯著顧其所爲文辭疏通爾雅有唐宋大家之風視眉之老史以思子臺一賦有聞于時者不啻過之而又有異度兄弟表襮其遺書以貽後世然則彥輔之文與兩任之子先生蓋兼而有之矣又何患其不傳也哉謙益少而失學老而無聞不能效柳蘇二公以文章不朽其先友徇異度之請執筆而爲其叙斯子厚所謂強顏已矣

王德操詩集序

詩道之衰靡莫甚於宋南渡以後而其所謂江

湖詩者尤爲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啓于謁之風而其後錢塘湖山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奔走閩臺郡縣謂之閩區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填塞於腸胃而發作于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爲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今之山人以詩行於世者牛腰卷軸可汗牛馬其不爲南宋之處士者蓋亦罕矣吳門王德操居綵雲橋南百步闌閩錯列市鶯聒耳入其門蓬蒿蒼翳凝塵滿席人以爲隱者之居也三世不如葦血形削而神腴望之者咸以爲臞僂道人客至則焚香掃地樵蘇不爨或苦吟分夜或枯坐移日而已德操好爲詩後先數百篇一旦屬其友程孟陽朱雲子汰去其什之九而屬余爲其序嗟乎今之所謂江湖詩者以邸報爲腹笥以除目爲詩題以宋人之閩區爲紹介求其詩之不塵俗何可得也德操之爲人反是塵容俗狀不能犯于其腸胃其爲詩清新高雅如鶴鳴而鸞嘯也不亦宜乎余不能知德操之詩而深知其

爲人以爲如德操者居今之世能不爲南宋之處士者也爲叙其詩如此

### 徐仲昭詩序

江陰徐仲昭以博雅攻詩稱于當世余耳之十餘年而始識其人驟而接之言不出口身不勝衣振衣登堂居然老明經也徐而叩其所有溫如裕如愈出而愈不窮已而誦其詩雄健踔厲如虬龍虎豹攫擊蟠踞于行墨之間欲與之角而忽已決去甚矣仲昭之多奇也江陰之詩人以王逢原吉爲宗原吉勝國遺民 高皇帝召見以老放歸而官其子其受國恩已深矣然原吉嘗爲僞吳畫策令歸元以拒淮其詩於楚公之亡吳門之破再三咨嗟太息不勝唇亡板蕩之憂戊申巳酉之交嘆阮籍之狂嗟陳琳之老其詞近誕而其哀尤可悲也人言犂眉公之在元與石抹諸人感慨賦詩撫膺奮臂迨佐命而後止原吉亦犂眉之儔伍也惜其老而不見庸耳吾讀仲昭詩至于誰對大斗澆天醉空望南其泣地毛東南天缺誰撐掌前後潮推未到頭人想前生難懺業天留後死亦憐才心閒塞馬

同弓影睡熟晨雞似木形迴環吟咀累欬懶嘆美其才壯其志而哀其不遇以爲有原吉之遺風焉原吉老于布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故其詩哀以思激而不反仲昭起于逢掖有憂時閔已之志節故其詩麗以則感而多風君子誦之而論其世也其歸則一而已矣江陰故南唐建軍之地連海向江棧船萬里其人材多經奇卓詭得江山淮楚之風原吉其尤也仲昭之從弟曰霞客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窮流沙登雞足山而歸余嘗嘆霞客死天下無奇士矣乃今又得仲昭仲昭霞客之奇孰最耶抑各有其奇未可軒輊耶余庸人也不足以知之天下當有能定之者

### 蔣仲雄詩草序

長洲蔣鉞字仲雄布衣韋帶讀書修行之士也其於學無所不闕其于詩不屑爲今體徵逐應酬而喜爲樂府古詩託寄其感懷諷諭之旨仲雄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仲雄者或寡矣昔韓退之在貞元元和閒天下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而顧遜心于盧仝劉又退之爲



河南令王川受屈惡少買羊沽酒以謝不敏又持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此二子者踔厲激昂未嘗頽首從退之游也余讀全月蝕又冰柱雪車詩俛仰大息然後知二子之所存嗚呼破屋半間一奴長鬚一婢赤脚月蝕何與人事而涕泗交下額榻砂石中稱地下蠹虱臣告愬帝天誰為之而誰聽之耶冰柱之願天子回造化生光華也雪車之傷廟堂食祿不自慙為斯民嘆息也此殺人無賴爭語言不下者之為耶今天下全盛非唐之末季自逆奄竊枋奴寇交訐所謂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者未可以勾股計載白骨運紅粟偏箱鹿角委于戎夫者徧四海皆是也仲雄一老儒生抱兔園冊蓋亦全所云殷十七之流抱膝而吟倚柱而嘆沈瀾結情作為歌詩其亦有二子之志乎諺有之閭門十萬言吳人能詩者之多也以其志取之則仲雄一人而已矣余故徇其請而為之叙不獨以別仲雄之詩于吳亦以嘆世無退之雖有盧全劉又亦將抑沒而無聞于後為可愧也

張異度文集序

甄胄之里有友五人焉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張異度朱德升皆以文行著稱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也景文以忠死不必以文著德升困窮死劉其文不著也文起孟長回翔館閣為文學侍從之臣以文著者固其職掌也而其人皆已住矣窮老未第文與行歸然若魯靈光則惟異度一人異度之知交刻其集若干卷行于世異度請余為序余讀文中子書以為為文士之行可見鮑照江淹古之狂吳筠孔珪古之狷而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嘗持是說以論文上下古今莫之能違也異度之為人孝於親忠於君友于友其志潔其行芳斯文士之可見者也述祖德追先志崔瑗之銘座夏侯孝若之庭誥言家風者歸焉故其文深以典有高才而無貴仕愛天閔人未嘗一飯釋然也侯喜之吊汴州孫樵之記褒城可以見志矣故其文哀以思黨禍煩興友朋凋喪不為謝翱之慟哭而為成器之祭忠瞻烏殄瘁之痛填胸薄喉格格不能吐者多矣故其文婉而約憂而懼斯其君子之

心乎文乎文乎文中子必有取焉爾矣昔吳均作破鏡賦顏之推以爲凶逆之獸爲文宜避此名而杜牧之稱元白之詩纖豔不逞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蓋文章之關于風教若此今吾異度之文非仁人孝子之法言則勞人志士之苦語使讀之者修然而思矍然而作其關于風教也微且遠矣豈猶夫儷花鬪葉以詞賦爲能事者哉世衰道喪禮義滅熄公卿大夫以名教爲短垣而自踰之冥行倒植而莫之止也余故于異度之文表而出之曰此吾吳士之文文中子所謂行之可見者也表異度之文以具訓于蒙士且以媿世之公卿大夫嗚呼斯亦余之罪言也夫

嚴印持廢翁詩稿序

有唐之季餘杭羅昭諫不得志于場屋老于幕府至今吳越間有羅隱秀才之目及我明而餘杭嚴調御字印持亦以高才爲諸生祭酒窮困以死吳越間人惜之亦曰今之羅隱也印持有才子曰渡排纜其詩若干首而屬余爲序余觀昭諫值唐季版蕩之秋往來吳汴慨然有金甌

玉井鵲飛龍起之感俛仰霸王傲睨藩鎮雀宣鳩聚等子市廛煮海平陳付之一夢何其壯也然而十上不第坎壈終身嘆辯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至于嫦娥老大應惆愴泣倚蒼蒼桂一輪未嘗不爲之黯然神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爲歌詩住住原本性情鋪陳理道諷諭以警世而託寄以自廣若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其所以異于昭諫者何也印持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所接席者赤髭白足之侶所堆案者旁行四句之書故將視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况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間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有未可同日而語者斯又未可以詞章聲病爲之等第也印持詩晚多憂時嘆世之言余之被逮也印持爲詩傷之戒心黨禍有林宗野哭之志焉印持不自悲而爲余悲又不爲余悲而爲斯世悲也蓋印持聞道之後其帶性負氣不可遏捺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印持也歟

琴述叙

余讀嵇叔夜琴賦曰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羞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叔夜精于琴德擬諸其形容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及其臨刑東市顧視日景索琴而彈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就死命也其處死生之際淵靜放達皆琴德也叔夜殆可謂以琴解者也孔子學琴于師襄曰丘侍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吾夫子蓋于鼓琴見文王焉當其有閒之時有所穆然深思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與叔夜之所稱者何異使叔夜游于洙泗之間彈琴咏歌安知不在思點之列乎古之人追者逐好至于破冢發棺據船墮水極其所之皆可以委死生輕性命玩此者爲玩物格此者爲格物齊此者爲齊物物之與志器之與道豈有兩哉余與武林嚴印持交知其人博雅好古能琴善書奕居弟二品印持歿後三年其子子岸以雷琴述示余觀其慕之之專購之之艱得之之異爲之累欷三歎若其微鑿識真精研闡解非叔夜一流人不能辨也讀斯述也恍然見印持于閑房高軒

清夜朗月之中空山雪飛寒梅飄瞥安知印持不乘彼白雲抱琴而來游乎余不知琴乃因琴述而知印持且知印持于身後如富吾世而再得一印持也子岸屬余爲印持作傳余未及爲而先書此以復之雖然世有讀琴述者固已穆然深思而得其爲人矣又何必尋行數墨件繫其行事而後曰此某人之傳也哉

三嚴作朋集序

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闕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每與長蘅誦此詩輒掩卷嘆息因相約以二十年之中蠶了婚宦事環山阻水卜築其中招邀高人勝友讀書養性老死不出庶幾淵明之詩所云長蘅于里中敬事程孟陽妻子柔於武林好嚴印持忍公兄弟其所屈指爲南村之友者則諸君其人也今年忍公以三嚴作朋集寄示則皆與其伯子印持季子無較家門酬和之詩讀未終卷愾然太息者久之因念余與長蘅誦淵明之詩酒酣燈地諸言歷歷在耳而長蘅之墓木已拱矣所謂三嚴者印持亦已卽世忍公

無較皆杜門學道如退院老僧孟陽貧老栖栖  
旅人匏繫不得歸而余以餘生長物誤落塵網  
如杜少陵所謂豈知牙齒落名忝薦賢中則尤  
可嘆也然而讀作朋之集則淵明南村晨夕之  
閒抗言在昔賞奇文而析疑義者三嚴兄弟間  
蓋誠有之淵明之友不能不取諸鄰曲若顏延  
年殷景仁龐通之流而三嚴以兄弟作朋不待  
栗里之卜無俟隻雞之招余與長衡之所嘆慕  
而不可得者于三嚴之詩見之斯不尤可羨矣  
乎嗟乎長衡已矣余方于舍後鑿池種竹誅茅  
作室以待孟陽之歸紙窗竹屋燈火青瑩詠三  
嚴之詩句追長衡之語言不知其留連感嘆當  
何如也書之以詒忍公俾爲之叙

來氏伯仲家藏詩稿序

余爲諸生時則聞蕭山有來夢得先生與其弟  
封公以經明行修發聞于東南而皆浮湛庠序  
閒以老夢得爲諸生祭酒需歲次貢于禮部甫  
授一旣竟坎壈以死而封公及見其子澤蘭成  
進士就養侯官邸中安車道衣攬八閩山川之  
勝蓋其伯仲才名相埒曝腮鍛羽困躓於名場

亦相似而迨其晚不能無豐嗇若此澤蘭服  
闋補令嘉定民和訟平哀其世父與封公之遺  
稿梓而藏于塾請余叙其首余受而讀之大都  
原本倫物極命理道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閒三  
致意焉食貧不遇羈游索處舉子瑁珠之懷旅  
人侘傺之况勞人志士慨慷憤盈之思一見于  
吟詠悲而思怨而不怒無綺靡之習無噍殺怨  
懟之音斯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夢得  
兄弟閒自爲師友鍛羽枯礪以求古人通經好  
古修詞立誠之學內行淳備兄友弟共有沛國  
江陵連棟聚食之遺風至性鬱勃懷而不論故  
皆於其篇什發之澤蘭積習名教源遠流長孝  
乎惟孝施於有政豈偶然哉吾夫子論詩以興  
觀羣怨事父事君爲法則吳均集有破鏡賦類  
之推取朝歌勝母之義疾其惡名垂之家訓如  
伯仲之詩上不悖尼父之訓而下可免于黃門  
之戒太史氏之採風者將有取焉豈特著教于  
家塾而已昔梁元帝著書紀述忠孝全者用金  
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  
以斑竹書之世有湘東王錄來氏之詩我知其

必以金銀筆從事焉而余非其人也姑為序之以副澤蘭之意

秦槎路史序

古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春秋諸大夫宴享皆賦故趙孟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之為用大矣周官行人之職辨五物為五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皇華之詩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其二章曰載馳驅周爰咨諏君之命使臣也歌皇皇者華以遣之其來也歌四牡以勞之觀君之以詩遣勞其臣則使臣之咨諏以反命者可知已矣然則詩之為用於使臣之職不尤重與平湖屠幼繩釋褐為行人奉命罔封韓府自京師抵平涼往還萬里登臨跋履吊古撫今歡娛慮嘆必發之于詩讀其詩而幼繩之志其可知也文以足志詞以足言託物連類主文講諫其不獨儷花鬪葉以詞賦為君子而已也幼繩留心天下事翰軒所至訪邊塞之要害問民生之疾苦於特覯國恤三致意焉周官之五書皇華之咨諏蓋庶幾近之皇華之序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幼繩之于使職可

謂有光矣四牡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小雅之世君臣相說鹿鳴式燕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予竊有厚望焉

林太史王署初編序

武林卓去病好論天下士每得一士不遠千里相報數語書稱東甌林可任之賢超然流俗之外者也余心識之後十餘年而可任以滿圻今考最天子召見稱旨超拜為史官於是可任之名一日而傾動館閣而余之前知可任者則以去病也可任之門人漢陽劉侯令於吾邑刻可任之文以行而屬余叙之國家開建史館儲脩賢俊為異時綸闈之用其體貌甚尊其期待甚厚而久之乃治襲為故事正宗正聲熟習如兔園舊冊瀛洲課試伊吾背誦顧視進賢冠兩翅浮動炤壁有啞然失笑者豈儲養教習之本意哉於是天子慨然太息訪求祖宗典故妙選郡邑之良入居中祕而可任褒然為之眉目於是可任之文始大顯而世之讀可任之文者以為原本經史漁獵賈陸卓然經世之作可以副聖主旁求爰立之意非猶夫駢枝儷葉

以詞賦爲君子者也。詞垣諸君子揚扇可任之文可謂至矣。而北海劉太史則以爲可任。尤通釋典。以出世爲經。世異于世之爲文人者。余嘗聞趙大洲教習時嘗語諸吉士曰。昨見高中玄問諸君。近習何書。余對以勸讀楞嚴經。中玄搖首曰。亦大奇。然余思之。諸君長者四十餘少者亦二十餘矣。不以此時奇。更何時嗟乎。劉太史之所謂異。卽中玄之所謂奇也。王堂之署鈴索。晝寂。篝火夜然。可任居之。亦何以異於禪燈道院。耶。試舉大洲之云。以似諸君子經世出世兩者。何居更當共下一轉語也。

賀中冷淨香稿序

余爲舉子與公安袁小修丹陽賀中冷卒業城西之極樂寺。課讀少閒。余與小修尊酒相對談諧。閒作而中冷覃思自如。一燈熒熒。雪車冰柱。擊棗筆硯。閒迄今三十餘年。猶耿耿在吾目中。也。余與中冷既第。皆繫名黨。藉屏居削跡。過從稀。蘭余踪跡。踈放游于酒人詞客之間。把翫歲月。任苒無成。中冷却掃讀書。焚膏宿火。約略如舉子時。于是中冷之志氣日強。學殖日富。鈞章

劇句大放厥辭。而余遂瞠乎其後矣。更十餘年。余益困於鈞章。放逐逮繫。與死爲徒。而中冷以資望深。重入踐卿寺。出領節鉞。休沐歸里。角巾布袍。訪余山中。酒闌燈炮。屈指三十年事。杳然如昔。夢薊子訓。與老翁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余與中冷所遵。豈有異也。中冷頃以其詩文集示余。俾爲其序。中冷之詩文。其境會多。余所閱歷而已。蕩爲陳跡矣。其人多。余所游好而已。化爲鬼錄矣。余撫之。益不能無子訓長安霸城之感。而至于語言之妙。能使滄桑陵谷。攢簇于眼前。陳人異物。活現于紙上。則余所爲徘徊俯仰。坐臥而不能置者也。余老矣。于中冷禮先一飯。顧不能不以此事遜中冷。漫題數語。嘆息而歸之。自今以往。中冷將出而大用于世。不復理筆札之役。余閒居無事。尚欲以桑榆之末光。與中冷爭長于黃池。以斯言當致師焉。其可矣。

增城集序

戶部郎伊爾李君權。闕澗野墅編次所著增城集。若干卷。鏤版行世。余讀而嘆曰。書有之詩言志。

歌永言春秋諸大夫會而賦詩曰武亦以觀諸子之志斯集也可以觀李君之志矣夫世之稱詩者較量與比擬議聲病丹青而已爾粉墨而已爾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其或不然剽竊掌故傳會時事不歡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謂不誠無物者也志于何有今以李君之詩觀之古樂府取諸長慶之諷諭雜詩取諸梓潼之感興七言古詩取諸少陵之變風五七言今體仗境託物緣情綺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少陵當天寶乾元之閒嗟輔相之失職悼法令之滋章故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君之詩於虜江盜橫民窮政僻無不極其愴嘆而歸其責于政本有將荷作柱以楹充幃之刺焉蓋君之通達國體切直敢言如此令採風之使進而被之管弦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豈不足以列四詩之目而稱五諫之首也哉君以名家子鵠起甲科居官理平中更坎陷無左官遷客之思在關門計口食俸簾閣蕭然以其閒與通人高士丹鉛文史觴咏移日君之志固不盡于詩而詩亦不足以盡君

也以此觀君之志則可矣

瑞芝山房初集序

蘇子瞻叙南行集曰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偽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為者也古之善為詩者按奇抉怪刻腎擢腑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試誦讀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懷來皆發摠其中之所有而遵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字一句出於安排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不然而以能為之為工則為剽賊為塗抹為摺拾補綴警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為厭飫而終身不知大庖為何味也可不悲哉井研雷君雨津以進士起家司理鎮江江漢炳靈韡曄秀發殆不減左思所云其所為歌詩風骨峻拔氣韻清遠而五言古詩尤為絕出觀其胸中苞羅旁薄殆無不有遇其情生境合亦所謂不能不為之為工者邇代以詩鳴蜀者無如

揚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備耳  
剽目終身焉爲古人之隸人而不知也粉墨青  
朱錯互叢龐窮老盡氣迷其端原者其受病皆  
以能爲爲工者也豈用修獨耶余序君之詩而  
稱于瞻之序南行者以發其端居今之世能發  
于瞻之緒言而救用修之俗學者必雷君也豈  
徒以詩鳴蜀也哉

南游草叙

同年友淮南李公易直豈第爲時長德其子藻  
先字黼臣掉鞅詞壇才情爛漫好爲歌詩又手  
擊鉢往往傾倒坐客所著南游草其一班也自  
近世之言詩者以其幽眇峭獨之指文其單疎  
僻陋之學海內靡然從之胥天下變爲幽獨之  
清吟詰盤之斷句鬼趣勝人趣衰變聲數正聲  
微識者之所深憂也黼臣之詩原本志意鋪張  
聲韻渡江南游境會訖合二十四橋之明月與  
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山川風月笙歌舡舫出  
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間琴書彝鼎資其古香  
時花美女發其佳麗此真黼臣之詩也矣豈肯  
寄今人離落下效蠅聲蚓竅之音苟然相慕說

也哉黼臣詒書山中以五言十六韻贈余且曰  
願有以益也夫覺社之明珠蔽虧日月楚州之  
神寶感動上帝其聲影符彩苞孕於有無光景  
之中故足寶也惟詩亦然富有日新擬議以成  
其變化豈復有聲韻可陳境會可擬乎杖叔稱  
廣陵之濤曰似神而非者三此可爲詩喻也黼  
臣勉之更數年後吾知珠不在覺湖寶不在楚  
州而焰焰者在黼臣之卷牘間也

林六長虞山詩序

山陰劉念臺先生却掃謝客游士不得款其門  
顧獨好閩人林六長詒書告余曰六長佳士不  
媿公題目者也六長居虞山小蘭若臥病浹旬  
編荆爲門支石爲榻瓦燈敗幃風床雨席意蕭  
然安之病少間與一二老僧逸民探雪井歷石  
城咏嘗建皎然破山之詩訪淳于斟慧平子之  
遺跡策杖告別篋中惟道書詩卷及所藏鄒忠  
介公奏議耳今年相過於南湖出所著虞山草  
屬余敘之自余通籍以至於歸田海內之文人  
墨卿高冠長劔連袂而游於虞山者指不可勝  
屈也百年之前崑山周詩以言能詩精醫一長



須肩行李左貯古書醫方右貯茶竈食鼎焚香  
埽地幽居服食死葬於孫氏之吾谷五十年以  
前金華吳少君孺子自言不識字賦詩輒令人  
起草採古藤翫清池嘗旬月不火食僑寓丹井  
有俗子嘗其詩持鐵杖擊之踰墻而免死葬錫  
山之鄒氏吾所聞高人逸民此兩人者其庶幾  
予以言孺子之詩皆不甚傳於世使人想像其  
流風於清泉茂林之閒後有知六長者游於虞  
山問六長之僑寓而徵其詩附於以言孺子之  
後斯亦虞山之美譚乎刻成以示念臺曰余之  
所以題目六長者如此

戴初士文集序

蕭伯玉敘初士之詩以宣州諸葛筆自况謂二  
管之外別無嘗筆以應柳誠懸之別求不如初  
士之才隨地而出予取予求而無不有之也伯  
玉心折於初士而厚自矜重其作故其言如此  
吾以爲善言初士之詩文者宜莫如伯玉初士  
夙承家學棹鞅詞壇感槩立節千里頌聲世之  
子取予求不啻如諸葛之筆而其望而走集者  
亦豈必皆右軍誠懸假令厚自矜重必待右軍

誠懸而後畀之以善筆譬之尋錦文帛非不益  
麗用以衣被天下其可得乎初士才氣橫溢詞  
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騰上袖可以  
代筆髮可以搵墨三錢雞毛筆可以縱橫揮灑  
葛洪有言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書旁  
午羽檄交馳用枚臯伯玉之與初士相爲則兩  
傷偏至則雙美故曰善言初士者宜莫如伯玉  
也雖然伯玉亦聞誠懸之論筆手毫管甚佳出  
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  
細鋒長則洪潤自繇毛細則點畫無失此吾喻  
也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際則章太史公亦曰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寬饒揚憚之徒以語言文  
字得禍者鋒短而毫勁之故也初士抱長沙忠  
州之志其言多指陳時政流涕太息其大指歸  
於明主德頌相業以忠君憂國爲能事定交而  
求易心而語殆有得於鋒長毛細之諭乎他日  
高門省戶出入諷議題薰風之詩而效正筆之  
諫置宣州二管於退冢曰毛錐子安足用也伯  
玉之所以相况者又將何如

秋懷倡和詩序

錢塘卓方水作秋懷詩十七首桐鄉孫子度從  
而和之二子者高才不偶坎壤失職皆秋士也  
讀其詩其襟期志氣如秋天之高月之明而水  
之清也其摠英散馥如白雲之在天而黃菊之  
始華也其寥戾奔放如朔雁之叫遠空而沉吟  
淒斷則蟋蟀之警機杼也讀之冉四徘徊吟咀  
悽然泣下信二子之深於秋也方水不鄙余樞  
衣而請益余告之曰子讀韓退之之秋懷乎歎  
秋夜之不晨悼蕭蘭之共悴此悲秋者之所同  
也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歸愚識夷塗汲古  
得修綆此四言者退之之爲退之儼然在焉亦  
思所以求而得之乎夫悲憂窮蹇蛩吟而蟲弔  
者今人之秋懷也悠悠疊疊畏天而悲人者退  
之之秋懷也求秋懷於退之而退之之秋懷在  
焉求退之於秋懷而退之在焉則夫爲二子者  
自此遠矣退之不云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  
樂而悲之夫志乎古者未有不遺乎今未有不  
遺乎今而能志乎古者也今之人秋懷今也二  
子之秋懷亦今也吾願二子之遺之也吾誠與  
二子樂而悲之且亟稱其人以勸焉

重刻東壁遺稿序

吳郡祝希哲序其表弟蔣秀才燾夢召記紫府  
瓊臺之事與玉溪生傅李長吉死時事合長吉  
死七百有餘年其歌詩盛傳於世而燾之所存  
者科舉論策之文而已微希哲世幾不知有燾  
於戲斯尤窮矣玉溪生之傳賀感歎於世之才  
而奇者希獨重之而人反不重也則所謂天上  
差樂者信耶燾之所就遠不逮賀而亦以作記  
召帝之憐才也殆有甚於昔耶取士之法詩賦  
舉業代燾帝之所者好亦因時代殊耶陸魯望  
言攻詩者抉槌刻削以暴天物故天致之罰以  
言手長吉諸人則可矣燾攻舉子業未嘗有抉  
槌刻削之能事而帝不予之年破胎殺卵是天  
自爲暴也誰罰之耶然燾不幸蚤死獲以其名  
配賀於七百餘年之後斯帝之所以私燾者耶  
帝不右燾而希哲能使其名立文人之筆能與  
帝爭耶於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燾之從孫鑽  
字公鳴重刻燾所著東壁遺稿而屬余序之曰  
以永燾也公鳴有逸才殆所謂奴僕命騷者它  
日爲楚騷序列長吉與燾之事呵問上帝流傳

人間則所以永燾者或不盡乎此

錢集之遺稿序

自唐王溪生為李長吉傳載緋衣人召記白玉樓之事後七百餘年而吳郡祝允明序其中表蔣燾秀才所謂召記紫府瓊臺者與長吉死時略相類余嘗敘燾遺稿以謂燾所業者皆科舉論策之文何足以侔於長吉而帝亦重之如是豈帝之嗜好亦與時下上耶不然則亦佛氏所謂宿習餘因固不可以一世論也今年丹徒錢密緯氏以其子集之之遺文屬余余論而悲之集之之年不能逮長吉屢受科舉之業以焚膏繼晷之餘作為辭賦故其所存者止於如此然其於燾則不啻過之矣集之臨終正定泊然委世無奇怪之跡可稱於世然人之精英秀特者必不為草亡木卒與凡物漸盡其為帝之所才在玉樓紫府之間宜無疑也密緯肆力於辭賦潘江陸海沾丐一時集之羈貫軒翥海內艷稱之以為王叔師文考再見於世叔師欲為魯靈先殿賦使文考就往圖之文考遂自為賦以獻叔師為之輟翰使天假集之以年其與叔師父

子茲稱賦家又何難哉然余觀文考少得惡夢作賦以自厲其詞做詭不令大道而集之證道幽覽之賦詠懷遊仙之作曠然有一死生齊得喪之思殆又非文考所可幾及也余所謂宿習餘因不可以一世論者其又可知已矣文考既歿叔師之注楚辭尤致意乎天問殆亦有感於浮湘之故手密緯之才不减叔師其為天問若對之屬以悼集之後世必有述焉子其毋讓集之死後之一年錢後人謙益為其序

鄭聖允詩集序

有明重熙累洽之朝有讀書修行之士上應皇極四星在 帝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丘鄭君是也君名之惠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劉君時敏鏃礪問學厭薄內府冷襲典籍以為諛聞固陋有志於左氏太史公班固之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骨理解浸漬演迤雖通人大儒未能或之先也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火被服寒素有古勞人良士之風今年余見之於請室方繕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辭勘錯互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督撮其詔

今文章卓然有用於世者爲論思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爲能事也君以其閒出其詩集鹽饋肅拜而請余爲敘君之詩篇什甚富所存者絕少而余所見者尤少崇禎元年奉使中州過岳忠武湯陰故里感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沾賦詩以申意已已虜薄城下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讀君集于是數章者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巷伯之詩其卒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以是爲可以怨也春秋列國卿大夫書名獨齊高侯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爲賢而子之也然則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呂彊後唐之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其爲夫子之所子可知已矣余序君之詩大書於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爲此詩以附於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其世其必慨然於余言也矣

丁丑九日序  
士女黃皆令集序

今天下詩文衰燿奎壁間光氣黯然草衣道人

與吾家河東君清文麗句秀出西冷六橋之間馬塍之西駕湖之畔舒月波而繪煙雨則有黃媛介皆令呂和叔有言不服丈夫勝婦人豈其然哉皆令本儒家女從其兄象三受書歸於揚耶世功歌詩畫扇流傳人間晨夕稍給則相與簾閣梯几拈及韻徵僻事用相娛樂而已有集若干卷姚叟叔祥敘而傳之皆今又屬楊郎過虞山傳內言以請序於余余嘗與河東評近日閨秀之詩余曰草衣之詩近於依河東曰皆今之詩近於僧夫俠與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兩言者世所未喻也皆今之詩曰或時賣歌詩或時賣山水猶自高其風如昔鬻草履又曰燈明惟我影林寒鳥稀鳴憲中人息機風雲初有聲再三諷詠凄然詘然如霜林之落葉如午夜之清梵豈非白蓮南嶽之遺響乎河東之言僧者信矣繇是而觀草木之詩可知已矣叔祥之序奮梓古今淑媛以媿皆令累累數千言譬之貌美人者不論其神情風氣而必曰如玉嬌如西施如飛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圖譜則可矣欲以傳神寫炤能無見笑於周昉乎癸未九月虞

山牧齋老人爲其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

序七

兵使慈溪馮公進秩督學福建敘

崇禎丙子秋虜陷昌平躡畿南 詔徵天下兵入衛於是蘇松兵使馮公督其兵以行抵濟寧虜退解嚴有 詔班師而公旋奉新命晉秩往督八閩學政兩臺使者謂吳中不可一日去公文章請留而公以王言不宿於家旦夕治裝行矣吳淞副總戎許君念公共事之雅乞余文以爲賀余於公之遷而竊有歎於主爵者重閩而輕吳名爲知公而實未知所以用公也夫主爵者之用人也猶奕者之下子也必審其局面猶醫者之用藥也必察其病症不審局而下子不察症而用藥此敗亡之道也今天下北患掃東患奴中原患寇獨東南無恙而蘇松以區區二郡當天下財賦之半京邊皆仰給焉蘇松之肥瘠安危天下之肥瘠安危也此之於棋局此當爲何地東南財力盡矣吏治利敝民生感急閭閻之下草澤之間奕奕然有朝不及夕之憂而橫征重賦折筋絕骨之求未有艾也譬之於病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三

勢此又當爲何症自公之蒞吾吳也以文武兼資之器遇緩急多故之日上下說服士民豫附公之於吳以當局則國手也以療病則上藥也一旦奪之以予閩者何也閩之在海內以局勢論之當爲邊角不當爲腹腴閩之學政或有弗理也此一肢一節之病非腹心之憂也有夾於此戀邊角而棄腹腴則奕必敗有醫於此治肢節而舍腹心則病必亡主爵者重閩而輕吳何以異此且今之遷公者以隨牒平進待公者也非知公而善用之也已已之役勤王之兵悲怨就道幾如唐天寶中分道捕人故事頃者邸報阻絕譎言弘多吳中一旅之師從公於邁莫不皆骨騰肉飛髮植如竿欣欣焉有吞胡滅虜之氣非公何以得此於行間哉師之出也懸先大夫之像於堂皇戎服拜辭誓以此身殉國禡旗誓師與將士歃血酌酒情詞奮厲聲淚迸咽余爲之泣下露襟語觀者曰馮公此行必能辦賊吾屬可安枕矣向令留公於吳當東南半壁之寄治餘皇習水戰淬水犀之甲募載禽之士北禦插東勦奴中盪寇三四年間必能爲國家當

一面一旦有事呼吸應變與斬王之舟師復淮安之海運以瀕海一隅之地制海內之重輕非公誰與辦此哉唐之末也置鄭絪於鳳翔而唐幾再振宋之南也置宗澤於磁相而宋乃復立本朝宸濠之變王恭襄用王文成於上流濠一發而就擒今者奪公以予閩指麾訓練之能而理朱黃鉛槧之業則豈知用公者哉今天下之大勢亦岌岌矣民窮財盡虜寇交訐其在奕勢不可不謂之殘局其在病症亦不可遂謂之康強勿藥也而用人者之忽易如此以夫著敎將敗之棋以繆方診危殆之病天下之事其亦可爲寒心已矣余於公之遷不敢以爲喜而爲之俯仰歎息者此也夫吳之士民不可一日去公扶老携幼驚惋相告遮道而號哭者其詞未可更僕悉數余則以爲公之此行有關於用人之大政而吳人愛慕之私爲不足道也故因許君之請而敘之如此

大司馬吉安茂明李公叅贊留務序

崇禎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員缺 天子命卽家起故戎政尚書吉水李公叅贊機務命下之

日海內士大夫拊手相賀紳之士誅章跗注之徒下及兒童走卒靡不欣欣有喜色而相告也客有諗余者曰李公之品地在玉鉉大斗之間當宁深知之固將叅預密勿在帝左右留務之簡特以馬傳遽云耳何賀者之相蒙也余曰是則然矣然未知天子任公之重與其所以重公者也南都根本之地先朝以儲宮監國繼以勳臣守備自黃忠宣以耆碩鎮陪京始有叅贊機務之命委任之隆兩都文臣所獨也當武宗南巡之日翠華野宿虎旅夜驚喬莊簡任南叅贊張皇六師嚴更巡徼逆彬輩懼伏不敢動宗社有泰山之安其功不在王文成下也今海內多事王師在野憑城伏莽實煩有徒天子念根本重地以機務委公公之任豈後忠宣莊簡哉日者寇逼浦口烽火達於白門蓋岌岌矣穀城之賊飽而颺去雖蔓延唐鄧聞未嘗頃刻忘荆襄也孫吳有國時合暮西陵舉烽火三鼓未竟達吳郡之南沙晉明帝患王敦之逼也改授荆襄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參觀於今江關浦口留都之門戶也置戍設守無可疑者

西陵烽火之虞荆襄上流之勢形勢未改要害如故此不可不深思早計也荆襄一路我旣與賊共之賊瞰我則高屋之建瓴也我肆賊則鞭長之不及馬腹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之金陵以荆襄爲牖戶江關浦口堂密之閒耳留務之命天子實以桑土寄公譬之奕棋局在腹則急腹局在邊則急邊天下根本在南故以留務委公是亦善奕者之置子也公往理戎政汰老弱清冒濫中官之廝養侯家之騎從依草附木者一切釐革中外匈匈蜚語流聞上心知其公忠曲意保全歸田十餘年而有今命天子之知公深矣置公於南以南重公亦以公重南也主上神聖度越三五用舍操縱疑於鬼神其所以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者豈庸臣小知所能窺測其一二哉自叅贊設官以來以道德勳名著聞者多矣而端毅文成兩王公爲最公謝戎政家居闕依仁書院與鄉之士友講明文成之學布衣蔬食一飯不忘君國士大夫之望公者猶端毅之在三原也今居此官與兩王公百年接踵豈偶然哉端毅在留都

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爲語曰兩京十二部  
獨有一王恕而文成當世廟初言者謂宜登  
庸揆席居論道經邦之地其言果行則嘉靖之  
治當比隆於成周矣公既膺特簡當以端毅之  
事憲廟者事今上天子闕門求賢內外  
竝用文成所不能得之於世廟者公其將得  
之於今上手天子任公之重與所以重公  
者自今日始固將不一書而足也羣賢之宦於  
古者若吉水令陸君某廬陵令劉君某近公之  
居沐浴其德教而喜公之有新命也以謙益于  
公有道義之好屬爲文以賀而余爲序之如此

奉賀宮傳晉江黃公奉詔存問序

太子太傅晉江黃公以大宗伯謝政家居年踰  
八十天子眷念舊德特遣行人賜手勅存  
問授几乞言中外縉紳謹呼相慶以謂天子  
當如元祐之待文潞公起之既老九十造朝不  
獨以上尊文綺修優老之故事也謙益詞垣後  
進邇諸師門實爲公門下士其敢無一言以賀  
蓋嘗尚論公之生平而夷考其出處公之修身  
厲行表著於先朝者猶易而其孤行獨立保持

於今日者最難何也當神宗之世久道化成  
朝著肅穆公以翰苑詞臣不練不競靖獻於蓬  
山鶴禁之閒此恭人碩儒之所有事也當熹  
宗之世明夷初旦海宇霧濛公以館閣儒臣不  
懸不疎潔身於宮鄰金虎之際此端人長德之  
所有事也故曰易也迨今上御極以英明不  
世出之主負綜覈大有爲之志小人秉權藉勢  
以操切竊國枋以慎枝筭國論以深機快思怨  
以積威罔利權撈籠布置別成一陰慘詭隨之  
世界而公以老成宿素出掌邦禮遇大禮大兵  
大譴援典制引分義據經廷諍不少回互譬之  
五行之宿芒寒色正側出於陰雲翳駁之中其  
不爲之目奪而神聳者亦鮮矣人知公之奏對  
持國體養士氣補偏救弊明與執政相枝柱而  
不知其方嚴魁壘引繩切墨所以默折其機牙  
而潛杜其窟穴者尤多也往傳文毅在部無事  
不爭其章奏特煩於五曹卒以忤權罷去以王  
文忠之宿望遭逢盛際亦不能不齟齬於廬陵  
而況於公乎公既去而奸佞接跡蓄害頻仍  
天子喟然側席思公之公忠而喜其難老於是



有存問之舉大臣去而使人主思之難矣去而使英主思之抑又難矣公何以得此於天子哉昔者秦穆公喪師於崤歸而作誓夫子錄之以繼訓誥之後而秦誓之所思者詢茲黃髮也一介斷斷也其所戒者截截善論言也冒疾枝聖也自古奸邪小人禍人國家者始必以諂言爲鈞餌惑惑主心後必以冒疾爲羅網壅塞賢路而國家之所以榮懷杞隍安危而治亂者在人主之能悔與不能而已穆公之誓曰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思者悔之幾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幾乎微乎敗而思思而悔陰陽回薄精侵摩盪天地將應之而況於人乎天子之思公也所謂幾也吉之先見者也思黃髮戒諂言庸枝聖而屏冒疾於以上答謹告下淨氛禳舉而措之在手取携之間而已矣頃者狡奴入犯羽書旁午天子赫然震怒下哀痛之詔視秦穆之素服哭師不啻過之而公將以師臣造朝贊采薇天保之盛治於秦之黃髮何有謙益雖屏廢舊承乏太史之後竊取夫子剛詩之義欲舉秦誓以獻於吾君而又念其反覆陳戒

歎息於古今之謀人者推而明之可以爲用人論相之炯鑑是舉也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是用謹而書之非徒以爲公賀而已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

贈錦衣吳公進秩一品序

崇禎十年錦衣山陰吳公荷上特簡以都指揮使掌衛事受事未半載以公廉勤慎深當上心進秩一品上慎惜名器獨於公則朝上而夕報可誠重之也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構大獄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校意而顯純操刃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鈞黨者則快矣盍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樗昧亦爲聳動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其免而復逮者高忠憲輩是也其終得免者如余是也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贓皆無左證預爲昭雪地羣小詎知之嗾奄逐公幾陷不測公去而大獄始成揚左輩皆考死海內洵洵幾至移國蓋公之進退其關係國事如此不獨爲詔獄重輕也今上龍飛公首

先召用時相用枚卜遂余公不肯屈節附麗時時訟言爲余不平時相心啣之屢推掌衛事皆不報久之相焰益張用其私人掌衛事屬鍛鍊起大獄約略如逆奄用顯純故事及時相罷免私人以他事得罪而上始簡用及公公感激激知遇誓以身報每刺舉一事平反一獄必齋沐焚香昭告於神明而後行事以羔羊素絲之節風勵家庭其諸子皆闔門洗手奉公教誡公之誠心質行砥節首公乎契於士大夫而昭格於人主不終歲而受三錫之命宜也先是言者謂環衛詔獄宜舉用儒者不當專任雜流因仍先朝弊習公故偉望碩儒所條奏咸引經術傳古誼史策書之謂國家用儒者領環衛自今上始此本朝之盛事不獨爲公賀而已也蓋嘗循本而論之衛與厥之設皆起永樂中當是時國家紀綱法度盡在閣部而間有所監督收考則付之殿衛閣部股肱心膂也殿衛則四目四聰之一也二百年來閣與殿衛之勢嘗分其權相爲峙而不相爲借是故以萬眉山之穢糾汪直革西廠侃然與商文毅比肩竝事一無所鯁

避何也人主之體尊閣部附之以爲尊而國家之權重殿衛不能藉之以爲重所謂相爲峙而不相爲借者也嘉靖萬曆之交國體稍變閣不能不倚於殿衛而殿衛亦不能有加於閣其相爲峙者猶故也至天啓而大變閣與衛皆廢之私人衛附殿以尊而閣反附衛以重相借相合而閣之體獨輕今上神明獨斷殿衛與閣皆奉職不暇不敢有所假借久之而閣始睥睨其閒司閒抵隙而陰收衛以爲用外托刺舉之名內行鉗網之計下有所毛舉則其端不出於外廷上有所擊斷則其怨全歸於人主其假靈則神叢也其積威則虎馬也閣與衛合浸淫移奪而舉朝不知幸神聖之主蚤見而逆銷之然後閣與殿衛之勢仍分而其權仍不相借魁柄在手宮府一體漸復祖宗之舊實自上之用公始此其闢國故豈淺鮮哉孝宗皇帝不云乎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是時刑獄委任三法司緹騎帥領徵循而已牟斌掌詔獄正色直詞杖戚畹如試者君子以爲真弘治中人物也天子聰明仁厚同符孝宗方富於春

秋勵精圖治公且竭股肱之力佐吾君恤國體  
養元氣復見弘治之盛又豈域所可望其萬一  
也哉余於公之嚮用喜國家之有人而又深窺  
聖天子執持紀綱之微意故颺言之如此余  
再陷網羅賴 天子深恩得保首領而公不畏  
權倖持三尺法以感悟 明主其事當具戴國  
史此則天下之士大夫皆能言之而余固不敢  
以贅及也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充異徵者久  
次 闕下 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  
命尚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  
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擢州左君擢山  
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  
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簡兵馬庀糗芻先後數  
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樓  
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  
強兵悍監之口襁褓而任席之君雖一邑令中  
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  
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為 天子之言官 天子

不為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  
患奴中原患寇 天子肝食有年矣奴數萬壓  
竟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奄忽宵遁驟如風  
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人則  
躡畿輔小入則掠城堡虜婦女劫財帛捆載而  
去虜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  
然而來颺然而去此非虜之嘗也或曰送插子  
歸巢也非肄我也插子既已歸奴且子孺畜之  
矣插之巢即奴之巢也插有巢而奴共之我可  
以安枕乎或曰為插部求賞也我之欵插者以  
繼奴也我畏奴急奴而陰借插以媚奴插則畏  
奴德奴而陽挾奴以閉我奴不肯居賞之名而  
我則坐輸欵之實我何能繼奴反為奴繼耳貢  
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  
竭中國之物力以奉虜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  
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閒謀之用而況於今日乎  
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尚  
緝撫三明之將追鋒東馬窮追極討波駭鳥窺  
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間連城而居列柵而守  
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

之雄奮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懼田豐王士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旂鼓騰露布以受降撫叛為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 天子焦勞求治愈求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索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促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者醫也知其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君等皆醫國者也 天子既以俞扁命我何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為 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奴寇之事此所謂疥癩末疾何足煩湯燹哉萊州之役君身行在聞譬之良醫曾挾禁方治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方以進於 人主 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揚生龍徵以余

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為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為先龍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為君賀也輒舉 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為君告而已也

### 贈涇陽張儀昭序

崇禎丁丑余被徵下吏四方孝秀在闕下者多僕行相問訊願闕木索乘缺續以相從於圓陞其在闕中則華州郭宗昌胤伯王承祚元昌涇陽張炳璿儀昭耀州辛綿宗茂聞以辟召至耀州左佩弦 漢中王彥芹獻臣以謁選至耀州楊龍徵伯龍以游學至諸子者皆金聲玉色質有其文之君子也諸子之知余也本諸其鄉之先正若故宗伯王文肅公司空馮恭定公及宗伯盛公而儀昭之舉主為侍御曲周路公路公令涇陽待儀昭以賓師之間出按吾鄉抗疏為余申雪大忤權倖儀昭以路公知余而余亦以路公知儀昭交必有道豈不信哉儀昭將行引古人贈處之義拜而乞言余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如是而已然而有難焉有易焉有重焉有輕焉不可以不之審也方余之壯

也策足清華馳騁皇路余之身非一人之身而天下之身也天下之望余者重而余之自處則甚難今老而退廢又得罪以在此余之身非天下之身而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責余者輕而余之自處亦甚易若儀昭者儼然應 天子之明詔郡國勸駕以來殆將重余之所輕而難余之所易其何以自處哉且 天子既開門開窻號咷博求做古之玄纁備禮斯已重矣及其至也不策之於廷不命之於朝姑以付之所司有司者不深維 人主重士之初意而揣其示之以輕亦聊以舉行故事稱塞詔條而已士將從人主之所重乎亦姑從其所輕乎抑亦徇人主與有司之所輕而不自有其重乎則士之自處良亦難矣徵聘之舉莫盛於兩漢之季鮑宣為諫大夫言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不省願賜數刻之間竭髦髦之恩若此則士欲副 人主之重其道何繇永和中用李固言徵用江夏黃瓊等而固之遺瓊書以謂觀聽望深聲名太盛毀謗布流應時折減繇此言之士之欲自有其重亦甚不易也 今天子用辟召

之意而小變其法使之自試州郡隨牒平進譬之放騏驎於修途而不急其銜策則其不千里者亦鮮矣兩漢之重徵聘也未必非所以輕而今日之輕也未必非所以重此 聖天子馭吏之法亦養士之仁也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儀昭其敬之哉使後世謂本朝之徵聘賢於兩漢遠甚不負 人主所以重士之初意而已矣若自處之難易則又何計焉儀昭其以吾言偏告諸子并以復於路公余他日雖老耄猶及見諸子之有成尚能執簡以記之

送段舍素應辟召還商城序

崇禎十一年海內賢良文學應辟召者雲集京師商城段子舍素試於吏部當得今大邑需次還里段子若有不釋然者告其友高子平仲曰余將隱矣高子以問錢子錢子曰段子之不釋然者有故非為其身也 天子慨然念吏治利弊資格委頓開辟召之科重郡國守令之選甚盛舉也 天子所重有司故輕之其所急則故緩之吏持詔書到門促迫上道貧者賣田以供車馬不獲如徵醫巫者猶為駕也及其來也以

一切之法待之以舉主爲殿最以竿牘爲下上以賂賂爲劇易使天子號咷博求玄纁備禮之至意不復曉然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次且稱病不至者亦有悔本不欲來如王氏者此有司之過也縣此言之段子雖欲釋然其可得哉漢元始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英俊竝進咸聚闕庭而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憑譏公卿汝南桓寬巫稱之如段子輩流蓋亦有其人矣天子方宵旰求治何不延見便殿問以治亂如元始故事使之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而徒以州郡之職驅使天下豪俊何相天下士之薄也當今俊乂盈廷朝無倖位三事大夫度無有當軸括囊如車丞相者亦無有上權筦之利不師古始如桑大夫者卽有如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我知其遂巡踈踏舌橋而不能下何嫌何諱而不以此時開陳治亂廣論議之路收徵召之益吾以爲此非人主之意殆公卿大夫爲國計者有未盡也段子之行不訟言其故而以將隱爲辭吾以知段子之所存遠矣段子師事吾友高忠憲公忠憲以任道許之今年謁余

於請室以事忠憲之禮事余曰先師之緒言也余知段子之志意不及於一官者也故舉其所不釋然者以告之高子今擢西臺爲言官爲天子開陳治亂橋當世之失猶望高子矣余之告段子者亦并以爲高子告也

### 贈蘇松兵使高君加銜留任序

東海孩之高君以左叅議備兵蘇松甫三載而有陝西之擢撫臣上言蘇松國家重地江海鉅防請加憲使職銜治兵備事如故奏上不旬日而璽書下東南士民莫不交口謹呼聖天子慎惜名器中外啓事多侵闕不下而獨亟俞君加銜之議誠重之也謙益請得而推言之日者星紀之次時以氣稜告而今年歲星在虛危虛危齊地之分塋也吳分與虛危接比如鄰壤而天官家言齊分有賢臣輔世夫齊方得歲而君自齊以臨吳中吳之得君也時謂得天矣君所建分司地曰太倉太倉與遼海相望柳帆鐵艦衝風而感波者與我共之而淮安王建海運沉海之役自太倉以達遼餘皇如織君家膠萊之閒去遼海不宿春今居太倉以籌海事稽天巨

浸如在盤盂杯勺閒無事則掛杖桑之弓有警則尋舳艫之蹟居東南半壁而隱然制國家之重非君其誰也自徑竇多而東修自好之吏不得與昧吏競進自請託行而敢力死戰植髮如竿之士不得與游弁比肩自豪傑之并兼與奸人之抵調爲虎爲鼠首尾一身而小民不得以安旦夕之命君建節以來廉吏發舒武夫競勸而間左晏然有仰父俯子之樂蘇松天下之根本也天子之所以畀君者豈其微哉雖然謙益嘗讀杜氏詩其稱許高蜀州適者不一而足至有汲黯廉頗之目而唐史之傳適以謂適尚節義談王伯以功名自許而卒以言浮其術爲譏未嘗不反復三歎也君與適同姓以詩篇崛起一代所謂方駕曹劉者殆無愧焉而天子以重地畀君行且有總戎開府之寄遭時遇主於蜀州乎何有君舍弘貞亮議論鑿鑿副名實非適輩流所儼議自今以往君功名日章責望亦日益重願君益懋勉之無忘其所以爲汲黯廉頗者謙益不能爲杜氏之詩歎美君之盛德大業而於文稍知史法不敢以頌竊比於古人

贈言之義不任其覲樓云爾

嘗州何司理考績序

郫中具茨何侯起家進士司理嘗州三年而政成上其績於宰士應上上考繆太史當時侯之同年友也詒書諭余子其敘矣國家郡置司理導以明刑爲職而司理吾四郡者所讞刑獄與巡方之使輜軒相竝是故何侯理嘗州一郡而四郡之人皆交口稱何侯以謂公廉仁恕無寄請無留獄問遺請寄不行古臯陶蘇公其人也余旣耳何侯賢時時從人訊侯則又謂侯雍容詳雅和外而惠中譬之天球蓋蓋望而知爲宗廟之器非鈴刀之效於一割者也質之當時以其言爲信嗟乎司理古刑官也國家以是爲官也朝於御史而夕於監司用以亭疑獄重民命如農之無越畔焉而今之官是者曰姑舍是仕宦取超等踰匠安用司空城旦書乎彼將曰我今日一御史也則易置御史而爲我則又曰我它日給舍御史也則舍置我而爲給舍御史司理一人之身一御史爲之叢數給舍御史爲之寄而其爲司理者其與幾何矣觀政於亭傳取

捷於徑路游聲揚光拜除如流而奉法循理者益寡矣何侯之為理如是是其古之作士者與是所以為宗廟之器而非效用於一割者歟伏生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而太史公以謚為靜惟謚與靜先儒以為論刑之要而余以為非獨論刑亦所以論士也持此以論何侯抑亦有徵於庶獄庶慎之外者歟惟何之先有廷尉少卿者學尚書於晁錯又與張湯同時而獨以務仁恕無冤囚稱考之家傳有老嫗賜策之異史家至今傳道之今何侯為刑官理平在職掌隕地刑辟不中之時亦今之何公也余論次何侯事以少卿為徵它日者著於家傳比於老嫗之簡策則庶乎其可矣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馱沙地偽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鎮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為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乙科選擇又往往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

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茲地者亦有郵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飛溢震撼則我先為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由沒無時則我先頓刃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剋則我後耳我安得獨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鼉鼉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既輕茲地而官茲地者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為也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茲邑重以三年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案無冤獄獄無遁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每陸接維揚擲帆感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衣帶靖江之在江濱如芟蘆中聚沙耳一旦有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絕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令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



為東南根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冊  
以為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今也不  
然自丞以上日訾訾不暇丞杖屨早無譏焉然求  
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為縣丞三  
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酌酒出祖史官錢某執  
觥言曰楊少尹今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  
聚觀今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襍被春糧閔  
悶可憐人將以子相訾訾慢豈可得哉子讀書  
纘言俛首一官彊直慎法不以數慢為解子之  
得訾訾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  
訾訾於人也胥若子訾訾何病焉子歸朝夕啜  
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襍被春糧起家加大邑  
其得訾訾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于矣丞起拜  
而稽顙垂涕洟而別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  
餘歲俊又挺生在 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  
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  
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  
小其亦珠王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  
登任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  
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  
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  
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  
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  
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  
以為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  
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  
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某善事縣令  
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善問遺居間  
請求某某善任笨黠奴及州里馬醫早隸咨嗟頰  
呻異口合喙項單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誇

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  
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  
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美也吾  
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  
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末  
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  
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  
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扼衣視童子  
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今何以長子莊  
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  
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  
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  
遠矣母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  
步益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  
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  
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  
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  
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  
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  
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

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闕者無尚  
于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待吾言示人則  
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  
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採珠而攻玉  
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  
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  
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  
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  
櫓相望魚爛肉薄而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  
陷也以閒開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  
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撐壓矢石  
楛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  
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  
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  
用東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  
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  
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  
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

天子可其奏乃譔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昊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并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

于幕下卽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逮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旣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

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人而都人士朱君之喬儼然與焉先是上得王璽于漳河膺符受錄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年三月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炳奕于橋門頽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國家文明之祥而副 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壻馮公之子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而王元之之詩所謂利市欄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旣英妙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應稍閒篝燈簾閣柱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郎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

國家取士用人不分南北而通年有以北士多  
推抑爲言者嘗觀岳文肅公受知于英宗皇  
帝召對文華殿上遙見卽曰好問年幾何對  
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溲縣又曰是  
朕北方人更好繇此言之先朝未嘗不留意  
于北人也輦轂之下首善之地得一士焉譬之  
冀茨屈軼發生于殿陛之前未嘗不允以爲祥  
且異也朱君勉之異日如文肅受天子特達  
之知爲邦家之盛事余尚能援筆以記之姑先  
以復于敬仲如此

贈別方子玄進士序

余今年屏居長安賓從稀簡程處士孟陽王京  
兆損仲以其閒相過從二君蓋亟稱方子玄也  
子玄舉進士高第聲名籍甚簾閣篝燈吾伊如  
舉子時閒從孟陽損仲上下今古有志於文章  
之事損仲爲長歌贈之期以師法古昔無寄居  
今人籬落下子玄以眎余又屬孟陽乞余言以  
爲贈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及蓋已久矣經義  
之敝流而爲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爲語錄是二  
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

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  
于章句佔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弘治  
中學者以司馬柱氏爲宗以不讀唐後書相誇  
詡爲能事夫司馬柱氏之學固有從來不溯其  
所從來而驕語司馬柱氏唐以後豈遂無司馬  
柱氏哉務華絕根數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謂復  
古者蓋亦與俗學相下上而已馴至于今人自  
爲學家自爲師以鄙俚爲平易以杜撰爲新奇  
如見鬼物如聽鳥語無論古學不可得見且并  
其俗學而失之矣六經子史譬如藥物之有參  
苓也參苓之劑足以生人假令投之毒藥之中  
則亦化而爲毒藥而已矣今之學者繆種已成  
六經子史一入其中皆化爲異物又况司馬柱  
氏哉余有憂之居恒與孟陽抵掌竊嘆而不敢  
以告人子玄年富力強抗志古昔而又得損仲  
之言以導其前路知其于余言必有合也余得  
請歸田行且與子玄別矣念古人贈處之義不  
可無一言以復于子玄歐陽子讀徠集之詩  
曰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  
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子玄自今以

往固將以宦學者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嚶嚶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為吏居恒長歎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揆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于思其髯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宮相當外制駿驥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老矣退院老僧日煨飯折脚鑰邊過活而淵孟方搯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羨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為吏則一耳淵孟為書生已曉暘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

間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鑿鑿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墜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矍鑠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曉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聞衡門剝啄聲宵次如撞杵白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踉蹌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自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關仰面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嚶嚶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羨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為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為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朱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窮守節五十餘年

請得准例覆覈表署其門 天子下其事于所  
司旌有日矣范子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讚誦  
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彤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  
先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歎欷煩  
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未之歸于范也上奉皇舅  
之腆洗下庀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  
指長姑螫我幼叔螫我後姑又從而甚閒我構  
鬪旁午跬步錯迕此其辛勤顛顛固人世之所  
未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已與  
稚婦皆楚也而已爲之長已之子與叔之子皆  
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湏與分饑寒與并性命  
與共久之螫我者悛閒我者豫兩孤若一子而  
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  
白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  
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艱哉婦之事其夫與臣  
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  
權倖長舌之姑也悞夫媚子聽熒之叔也又不  
幸而喪亂游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  
不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并命如范  
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于如范之二母者

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  
亡呼吸進有絕地而退無却步卒能慨慨誓死  
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  
也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  
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漢之胡廣趙  
戒唐之六臣身爲糞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  
也聞二母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  
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  
未有不如余之歎欷煩醒掩卷而太息者也長  
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則亦當  
世得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  
臣子乎何有繡黼其文而珩璜其訓以附于管  
彤圖史之後云爾則今之居高席寵舍天憲而  
操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曩臣而  
必使爲乘韋之先也哉崇禎戊寅清明日序

###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  
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  
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  
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

司未及請汪子怒焉懼旌典之有闕遠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茱萸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竝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微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

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設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會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巧

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藉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甲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貶食敝車羸馬廉之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廩乎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間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貨產恤恤乎其不忍腹而剝之也其持已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玉人之捧介圭而懼其隕越也彼

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而後可以謂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辨兼舉而並茂此其人可以治天下而刻于爲吏乎仁和卓去病清嚴慎許可人也司教河南之祥符丞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序明府愛民如子每決杖數十輒橫眉蹙額斯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斧勞理解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謂敬且正待宗室聯師儒馭豪強養小弱又不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明府家貴而履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應卓異之選將入焉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

累臣填詔獄而汚丹書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敘次其言以復去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臣等恭奉 明命矢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自取罪戾謹合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考最將入焉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門人嚴子渡沅吳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事而請余爲其敘余惟 主上神聖深知垂流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蜩蟬沸羹警聒告訐始於朝堂投匭飛章徧於閭里 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既而厭然未有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



白然後 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卷舌于天街投饒人於有北海內咸長養和平而 明主並受其福其關於 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

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樽文君者必曰某也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辨以為 天子之大臣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條分縷析而入告于我 后如今日者也且 上之采訪

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感泣於街揚又何從而知之今也如按版籍如分部居廬列件繫使人主一覽而了然曰某也

果廉某也果平某也果明允治辨微言者之曉曉若中風而狂易也其誰與發之語有之以為事公子之法不可以為不愛公子則不可其反

而相成也豈不信哉文君有道而文者也過此以往知是非毀譽如翻覆手之不可為嘗而立身大節必不可假易也見益大心益虛骨幹益堅固而不撓以此為 天子之大臣不綽綽然

有餘裕乎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之攻文君也其有助于玉多矣文君之不為相反而以相成也其為用寧有既乎諸子曰善請書之以為序

瞿少潛字序

山陽瞿起周名式未告余以不安其字也請易之余告之曰子之不安其字者求所以尊名也尊名之道莫若取法于古古之人有名未而字文潛者宋宛丘張氏也南渡後吾鄉有丘未者其字曰少潛立之去張未遠殆亦聞其風而說之如陸務觀之於秦少游者邪今子之命名適與文潛合且讀其書而慕好之也不為不深矣取丘之字以字子殆其可也文潛少學于子由已而游于子瞻之門當是時天下皆宗王氏之學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而文潛守其師說阨窮連蹇迄不少變斯可以為文矣傳稱文潛潛于榮利顧義自守而其為柯山賦亦曰逾山而東席門草藩圖書滿家兒稚饑寒寄萬事于一笑忘食糲而衆單文潛之於潛也可謂有其德矣瞿子明德之後人門俱高讀書尚志生

產日落單詠屢空意豁如也其于以學古之道  
蓋方進而未已則夫晞文潛而爲之徒固不遠  
矣遂書之以爲序

贈侯朝宗敘

余讀侯于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  
氣英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  
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  
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于蚓竅  
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  
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余自頌繫以來四方  
人士閒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如二侯者  
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閣中可以觀  
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此之  
多其殆將以園扉爲薛宣之東閣耶抑亦翹材  
之館廢爲車廐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  
天下奇士故當舉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  
樞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  
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歎歎掩卷傍  
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